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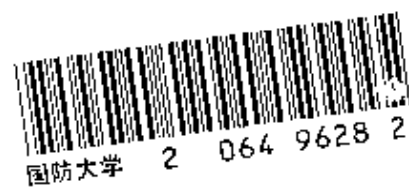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邢文著

帛书周易研究

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帛书周易研究

邢文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粤

版式设计:赵迎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帛书周易研究/邢文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11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01-002683-1

I. 帛…

II. 邢…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9923 号

帛书周易研究

BOSHU ZHOUYI YANJIU

邢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5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ISBN 7-01-002683-1/B·232 定价: 14.50 元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傅璇琮

副主任 徐苹芳 袁行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绍基 田余庆 许逸民

李国章 余瀛鳌 周绍良

袁行霈 夏剑钦 徐苹芳

萧欣桥 傅熹年 傅璇琮

楼宇烈 潘吉星 薛正兴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编辑说明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极其广博的领域,它所蕴含的中华古老文明,怎样与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接轨,已经引起中国和世界学人的关切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站在当今学术发展的高度,进行真正符合科学意义的独立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一向重视古籍(包括出土文物)的整理出版与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相结合,并且主张应把整理、研究的精确成果与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使得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既有科学的基础,又有明确的方向。也正因为如此,1992年制订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前言中即着重提到:“今后十年内,应重视安排现代学者研究古籍而获得较大成果的学术专著及时出版,提倡现代学者用现代科学精神着力于中国古籍研究的风气,以期古为今用。”

为帮助传统文化研究专著得能顺利、及时出版,也为了鼓励学术创新精神,发扬严谨笃实学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特委托其学术委员会组织编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每年一辑,每辑十种,并从国家所给经费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出版的资助。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也即本丛书的评审委员会,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按姓氏笔画排列):

邓绍基、田余庆、许逸民、李国章、余英时、周绍良、袁行霈(学

希望本丛书的出版将为广大读者提供值得思索的学术精品，也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 and 丰富的积累。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

1. 在 1990 年 12 月 22 日，即 1990 年 12 月 22 日，
 2. 在 1990 年 12 月 22 日，即 1990 年 12 月 22 日，
 3. 在 1990 年 12 月 22 日，即 1990 年 12 月 22 日，
 4. 在 1990 年 12 月 22 日，即 1990 年 12 月 22 日，
 5. 在 1990 年 12 月 22 日，即 1990 年 12 月 22 日，
 6. 在 1990 年 12 月 22 日，即 1990 年 12 月 22 日，
 7. 在 1990 年 12 月 22 日，即 1990 年 12 月 22 日，
 8. 在 1990 年 12 月 22 日，即 1990 年 12 月 22 日，
 9. 在 1990 年 12 月 22 日，即 1990 年 12 月 22 日，
 10. 在 1990 年 12 月 22 日，即 1990 年 12 月 22 日，

[illegible]

（五）为不贵，时推抱，时翻也。既，今，时翻也。时推，时翻也。

序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是我国考古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发现之一。马王堆三号墓所出帛书、竹木简,自1974年开始整理考释,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层面作了研究,20余年来已经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马王堆帛书及竹木简的整理报告《马王堆汉墓帛书》,预定分六册出版,迄今已印行第一、三、四三册。另外还有部分帛书,如《古地图》等,以单行本或分篇的形式发表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整理者时间力量方面的限制,整理出版工作仍需一段期间才能全部完成。

帛书《周易》是马王堆帛书中一项最珍贵的内容。记得着手整理之初,参加工作的学者目睹这种帛书,无不惊奇赞叹,以为前所未有的眼福。只是格于“文革”晚期的环境,不得不将《黄》《老》排为报告的第一册。这从目录学的标准来说,怎么样也是说不过去的。希望未来报告出齐后有机会再版,得以纠正这一错误。

我在近年一些拙文中,曾经再三提到,帛书《周易》,包括其经文和传的全文刊布,将给《易》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局面,对整个古代学术史探索的进展,也会有不小的促进作用。现在有关整理报告尚未付印,但其一些照片业已发表,有学者公布了经传的释文,尽管仍有多少可以修订补苴之处,讨论研究的条件是具备了。邢文博士就是在这样的际会撰写他的学位论文的,经过扩充修改,成为

这部《帛书周易研究》。

前几年我出了一本小书,题为《周易经传溯源》,想法之一,便是通过考古学、文献学的分析,说明《易》的渊源非常久远。《易》本来是卜筮之书,古人则由筮法的奇偶阴阳,逐渐抽象推悟出玄深的哲理。《易》学的真正创始,恐怕应该说在孔子。帛书《易传》《要》篇记述孔子不信卜筮而观其德义,很清楚地将占卜之《易》和哲理之《易》区别开来了。这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主旨,是适相合拍的。因此,自战国以下的《易》即有两个传统,《汉书·艺文志》以之分列于《六艺》、《数术》二略。有的书籍,明明在数术中尚属末流,却以什么哲学自命,是与《易》学渺不相干的。

历史上《易》居儒经之首,列代《易》学著作更仆难数,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许多多学者的哲学思想,是通过解《易》说《易》的形式发抒出来的,因而《易》的哲理性又为人所共知。即使在考据之学空前发扬的清世,学者们还是专以《易》为哲理之书,所下实证的功夫较之对其他典籍要少一些。用严格的文献学方法考察《周易》经传,主要是现代学者的工作。

我常常觉得,研究《周易》是很“危险”的。《周易》文义古奥简质,又玄妙深邃,可以这样解释,也不难那样推论。如果是借《易》的词语表说自己的思想,姑置不论,要想寻出《易》的本义,实在太难。十分容易出现的结果是,在想像力的基础上,建造一座七宝楼台,由于檐宇崇峻,结构繁复,设计者本人也产生出自天然之感了。

客观地探讨《周易》,很要紧的一点,是研究《周易》以及《易》学的演变发展。帛书《周易》经传的发现,刚好补足了过去我们最少了解的若干链环。从帛书《周易》着眼,上可追溯《易》学的肇端,下可认识汉《易》的兴起,其间揭示的若干问题,都是富于学术意义和兴趣的。邢文博士这部书,首先对帛书《周易》进行全面的介绍剖

析,然后把握住几个很关键的问题,深入讨论,引人入胜。材料固新,而观点尤新,所用方法则是实证的文献学;兼以博采晚近研究成果,提高推广到理论探索的境界,确实值得大家细读。相信本书的问世,会把帛书《周易》的研究引向热潮。

李学勤

1997年5月30日

图表目录

图 目

- 一 图 0.1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 (239)
- 二 图 4.1 帛书《周易》八卦方位图一 (67)
- 三 图 4.2 帛书《周易》八卦方位图二 (67)
- 四 图 5.1 先天六十四卦直图 (240)
- 五 图 6.1 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 (241)
- 六 图 6.2 天根月窟图 (243)
- 七 图 6.3 合八风虚实邪正 (106)
- 八 图 6.4 安徽阜阳式盘 (244)
- 九 图 6.5 朝鲜乐浪式盘 (245)
- 十 图 6.6 天、地、人、鬼铜式 (246)
- 十一 图 7.1 江苏尹湾《博局占》牍(局部示意) (247)
- 十二 图 7.2 安徽含山玉龟、玉版 (248)

表 目

- 一 表 0.1 《归藏》、《周易》部分卦名比较表 (8)
- 二 表 2.1 帛书、今本六十四卦卦序、卦名比较表 (34)
- 三 表 4.1 帛书六十四卦卦序表一 (69)
- 四 表 4.2 帛书上卦经卦、八宫卦卦序比较表 (70)

五	表 4.3	帛书下卦经卦、八宫卦、《说卦》五章卦序比较表	(73)
六	表 5.1	孟喜六十卦卦序表	(78)
七	表 5.2	京房八宫卦序表	(79)
八	表 5.3	《二三子》篇下所引卦序表	(82)
九	表 5.4	《易赞》(第一至十行)所引卦序表	(83)
十	表 5.5	《易赞》(第十六至十七行)所引卦序表	(84)
十一	表 5.6	《繆和》、《昭力》所论卦序表	(85)
十二	表 5.7	帛书六十四卦卦序表二	(86)
十三	表 5.8	洛书五行序卦表	(88)
十四	表 5.9	洛书五行序卦整理表一	(90)
十五	表 5.10	洛书五行序卦整理表二	(91)
十六	表 5.11	洛书五行序卦整理表三	(92)
十七	表 9.1	帛书《周易》“五行”与《国语》“五则”比较表	(207)

目 录

序	李学勤(1)
图表目录	(1)
图目	(1)
表目	(1)
导 言	(1)

上篇 帛书《周易》概说

第一章 帛书《周易》的出土、发表与研究	(17)
第一节 帛书《周易》的出土	(17)
第二节 帛书《周易》的发表	(20)
第三节 帛书《周易》的研究	(22)
第二章 帛书《周易》的结构、内容与篇名	(29)
第一节 帛书《周易》的结构	(29)
第二节 帛书《周易》的内容	(34)
第三节 帛书《周易》的篇名	(41)
第三章 帛书《周易》的成书分析	(46)
第一节 帛书《周易》传本的性质	(46)
第二节 帛书《周易》的材料来源	(49)
第三节 帛书《周易》的成书时代	(52)

中篇 经文:帛书《周易》的卦序问题

第四章 帛书卦序与《说卦》三章	(65)
第一节 《说卦》三章问题的文献学考察	(65)
第二节 帛书卦序特征试析(上)	(66)
第三节 帛书卦序与《说卦》三章	(70)
第五章 帛书卦序与清人易学	(76)
第一节 帛书《周易》所见卦序	(76)
第二节 帛书卦序特征试析(下)	(86)
第三节 帛书卦序与清人易学	(90)
第六章 帛书卦序与古代学术	(94)
第一节 帛书卦序与邵雍易学	(94)
第二节 帛书卦序与游宫思想	(98)
第三节 帛书卦序与式的观念	(103)

附录 一、沈有鼎先生卦序论与帛书《周易》 的卦序特征	(111)
二、李学勤先生《〈沈有鼎先生卦序论〉跋》	(116)

下篇 传文:帛书《周易》与古代学术

第七章 帛书《周易》传文所见火、水之说	(121)
第一节 龟灵与火水	(121)
第二节 帛书《周易》传文所见火、水	(127)
第三节 火、水之说	(132)
第八章 帛书《周易》传文所见卦气说	(142)
第一节 卦气说的定义	(142)

第二节	帛书《周易》传文所见卦气说	(149)
第三节	时:重新认识卦气说	(154)
第九章	帛书《周易》传文所见五行说	(184)
第一节	帛书《周易》的“五行”问题	(184)
第二节	帛《易》之“要”:天、地、人、时	(193)
第三节	民与神	(199)
第四节	《甘誓》“五行”之谜	(203)
第五节	“五则”与“五行”:帛书《周易》 传文所见五行说	(205)
第六节	思孟“五行”与“五行”两系说	(209)
结 语	(224)
图 版	(237)
征引文献	(249)
后 记	(287)
初稿后记	(291)

导 言

《周易》为群经之首，易学在古代学术中占据重要地位。1973年底帛书《周易》的出土，以大量前所不知的珍异资料，不仅改变了传统易学的某些成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古代学术的许多看法，丰富了我们对于古代学术的知识。

帛书《周易》与古代学术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从“疑古”走向“释古”，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一种再认识。^①

1948年，张光直先生在台北读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新出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作者裴文中先生在书中说：中国的考古可以说遍地是黄金，俯拾即是，但是有才华、有志气的读书人却很少有

① 本书系据1995年12月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学位论文《帛书〈周易〉与古代学术》改订而成。书中引述的材料，原则上截止于当时所见。校订时偶有零散的新见材料补入，但未作全面增补。

学考古的。^②如果变用一下裴先生的比喻,可以说,帛书《周易》中也是珠玉遍地,信手可得。现举本书中未能讨论的三个问题来说明此点,作为全书的开篇。

这三个问题,将始于著名的“安州六器”之一——中方鼎。

北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在今湖北孝感地区出土了一批铜器。王黼等著的《博古图录》记有安州六器,中方鼎为其中之一。^③中方鼎铭文8行55字,末有两组数字符号,张政烺先生已释作《剥》、《比》两卦。^④李学勤先生作有专门研究,依《左传》、《国语》筮例,释此二卦为“遇《剥》之《比》。”^⑤

《剥》:“七八六六六六”,坤下艮上;《比》:“八七六六六六”,坤下坎上。筮遇《剥》之《比》,本卦二爻变,只有用朱子所说的“以本卦二变爻占”。^⑥《剥》:“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李学勤先生据此解道:^⑦

②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前言,第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按本书注引文献,第一次出现时详注作者、篇名(书名、杂志名)、页数、出版社、出版年代、古籍版本等项;重复出现时,在不会引起歧解的情况下,一般只注篇名(书名、杂志名)、页数;引用古籍有多种版本时,均予注明;外语文献一般注以原文,并译出篇名(书名)大意;引用今本《周易》经、传,只说明篇名,概不注版本、页数;《二十四史》均用中华书局校点本,注出卷数、页数;版本详情俱见书末《征引文献》。

③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卷十六并记有“同得于”、“同出于安陆之孝感”的另外3件铜器,第168—170、310页,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有学者称作“安州九器”等,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第1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403—415页。

⑤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从考古学、文献学看〈周易〉》,第153—160页。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

⑥ 《周易经传溯源》,第159页。

⑦ 《周易经传溯源》,第160页。

方鼎铭载中受昭王恩宠，赐以采地，占问当地之人是否臣服，这用上述《周易》爻辞来占，再合适也没有了。剥六五爻辞云受宠得当，无所不利；剥上九爻辞又说君子居之，民赖得安，如得乘车舆，与命辞（引按：即中鼎铭文末句“惟臣尚中臣”）对照，也是大吉大利。

此说为多数学者所遵信。^⑧然而，刘宗汉先生认为，按春秋筮法，七、八为不变之爻，《剥》、《比》两卦是否是之卦关系，尚难肯定；进而指出，《剥》、《比》的《大象》与中方鼎铭的内容密合无隙。《剥·象》：“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比·象》：“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因此：^⑨

既然《剥》有安宅（安居）之意，《比》有亲附之象，那么中所问的“佳臣尚中臣”问题，已得吉兆，可以放心。大约是因为两卦既得吉兆，又与中的境遇高度吻合，所以才在作器时，将这两卦记于铭文之后。

这两种说法的学术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马王堆帛书《周易》，我们也许可以有第三种研究思路。

刘宗汉先生指出七、八为不变之爻，《剥》、《比》二卦未必是之卦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今本《周易》中，未见《剥》、《比》二卦有何特别的联系，但在帛书《周易》中，《剥》、《比》二卦是相互关联的。

⑧ 请参见《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第19—21页；李零：《中国方术考》，第241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⑨ 刘宗汉：《从〈中方鼎〉看〈易传·大象〉的性质和年代》，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327—33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按论文的目的不在解说中方鼎铭，而在说明《大象》的筮书性质。

也许纯属偶然,但事实是:中方鼎铭《剥》、《比》二卦的卦序,合于帛书《周易》的卦序思想。

关于帛书《周易》的卦序思想,本书中篇《经文:帛书《周易》的卦序问题》有详论。这里可以简单地说明与中方鼎《剥》、《比》二卦相关的这样一点:在帛书《周易》中,六十四卦内卦的取序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外卦的取序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当内卦为坤卦时,依次以坤、乾、艮、坎、震、兑、离、巽为外卦,即为坤、否、剥、比、豫、萃、晋、观。显而易见,帛书中的剥、比二卦是前后相续的。

帛书卦序反映了一种比较清楚的阴阳思想,这在第二个问题中还要谈到。现在还不能明确帛书卦序具体的数术意义何在,但如此系统的卦序思想,如果不在当时有其现实的数术意义,就很可能有其此前的数术渊源。然而,不论是哪一种情形,帛书《周易》的数术传统与中方鼎所见《剥》、《比》二卦的数术思想的关联,都应予以重视的。这条线索,应该是中方鼎筮法研究的一条思路。

不仅如此,帛书《周易》的传文,还可与中方鼎铭及其筮卦对看。帛书《周易》传文《繆和》:^⑩

·汤出輶(巡)守,东北又(有)火,曰:彼何火也?又(有)司对曰:渔者也。汤遂口口口口子之祝[曰:古者蛛]螫作罔(网),今之人缘序。左者、右者,尚(上)者、下者,率突乎土者

⑩ 陈松长:《马王堆帛书《繆和》、《昭力》释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第373—3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按本书征引帛书《周易》传文,一般使用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六辑本。由于帛书照片没有发表,故对释文中标点、文字有争议之处(包括校排错误),原则上一仍其旧(如下引“汤之德及禽兽鱼鳖矣”后,当用句号,仍从释文作逗号)。释文中原注的帛书行数,俱删。偶有订误,在注释中说明。

皆来(离)乎吾罔(网)。汤曰:不可,我教子祝之曰:古者蛛螫作罔(网),今之[人](原缺)缘序。左者使左,右者使右,尚(上)者使尚(上),下者使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诸侯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鱼鳖矣,故共(供)皮敝(币)以进者卅又有余国。《易》卦其义曰:显比,王用参啖,失前禽,邑[人](原缺)不戒,吉,此之谓(谓)也。

所引《比》卦的爻辞,正是当阳得位的九五爻爻辞。

虽然帛书文字残缺,但还是可以看见此节的大意:①汤出巡,见渔火,闻知渔人祝:左、右、上、下之鱼皆入吾网。汤便教之祝曰:左、右、上、下之鱼各使归左、右、上、下,云云。②诸侯闻之,为汤德所感,以皮币进贡者有四十余国。

中方鼎的筮法,未必即是《周易》,但用《周易》的爻、象之辞解之,彼此可以相合,可见这种方向是可以尝试的。李学勤先生纯用《剥》卦爻辞,刘宗汉先生援用《剥》、《比》的《大象》,都见合于中方鼎铭;帛书《繆和》申说《比》卦爻辞,也颇见相合之迹。

《比》九五爻,当阳得位,一阳驭五阴,可算是六十四卦中最为显赫的一爻。爻辞说:“显比。王用三啖,失前禽。邑[人]不戒,吉。”三啖,张立文先生用田狩的三驱之礼解之③,可从。但爻辞之义,还应从《周易尚氏学》之说,所谓“王师宽大,所至之邑,百姓仍

① 类似的故事,也见于《吕氏春秋·异用》,《二十二子》,第659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贾谊《新书·礼》、《谕诚》,《二十二子》,第748页下、752页中;《史记》卷三《殷本纪》,第95页;刘向《新序·杂事》,第28页上,《诸子百家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新书》卷七作汤祝:“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受其犯命者。”《二十二子》,第752页中。

③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第182—18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安居乐业，人人亲附，不惊诚也。”^{①②}这样的意义，与中方鼎铭已经有联系。但是，较之帛书《周易》的传文《繆和》用汤德与诸侯的归附来说解，其与中占筮“惟臣尚中臣”的情形，《繆和》之说则更为契合。换言之，径以《比》九五爻爻辞说中方鼎铭，两者仍有距离；用帛书《繆和》之说，两者甚为相契。

相对而言，《繆和》一篇在帛书《周易》的传文中未有太重要的地位，但其断篇残缣，信手拈来，却于著名铜器的铭文研究有启示意义，可见帛书《周易》“珠玉遍地”之一斑。

从上例的讨论，可以引入第二个问题——太极图的来源。

上文说到帛书《周易》的外卦，取序乾、艮、坎、震、坤、兑、离、巽，这一卦序是很有阴阳意义的。

今本《周易》的《系辞上》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之说，这是文献所见太极图的理论之源。我们曾经讨论过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源流问题，但并未真正溯论太极图的来源。^{①③}太极图的来源，与帛书《周易》的卦序思想有关。

帛书《周易》乾、艮、坎、震、坤、兑、离、巽的外卦卦序，可画作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图4.2的方位图。如果把这一方位图视作圆球，从乾开始顺时针旋转，乾、艮、坎、震四卦的变化，分别是纯阳、少阳、中阳、老阳的变化过程；继续旋转，为坤、兑、离、巽的变化，为纯阴、少阴、中阴、老阴的变化过程。^{①④}假如把纯阳、纯阴二卦视作太极图阴阳鱼的阴阳双眼，那么整个这一方位图，就是一个阴阳消长的太极图的图式。

①②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第6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①③ 李学勤、邢文：《太极图的来源》，《寻根》1996年第3期，第10—12页。又载《新华文摘》1996年第10期，第70—72页。

①④ 按“中阳”、“中阴”的说法不规范，姑借以说明问题而已。

这一发现表明,根据帛书《周易》外卦卦序所画的方位图,与太极图的起源,有着重要的联系。

第三个问题,关涉新出江陵王家台秦简。

上文述及,有学者指出:中方鼎铭卦画“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七、八为不变之爻。这容易使人想到古书中所说的《连山》、《归藏》以七、八不变为占。

筮法中的七八九六,七、八为静爻,九、六为动爻,与数字卦中的“七”、“八”之数等仍有区别。《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注:《连山》、《归藏》“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①“八”,即是指《艮》卦的六二爻。此爻不变,其余五爻变,所以得《随》卦,“史曰:是谓《艮》之《随》。”^②

以七、八不变为占,相传是《连山》、《归藏》的古法。《山海经》以《连山》为夏《易》,《归藏》为商《易》。^③《五行大义》:“七、八者静爻,夏、殷尚质,以静爻占之;九、六者动爻,周备质、文,故兼用动爻。”^④帛书《周易》当然是周人的占法,但却与《归藏》有着重要的关系。

于豪亮先生早在 1976 年即发现帛书《周易》与《归藏》的关系,李学勤先生对此已大加表彰。^⑤饶宗颐先生对帛书《周易》与世传《归藏》卦名,逐一进行了比较,并经裘锡圭先生校正。^⑥ 1993 年,

①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第 240 页上。《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② 同上。

③ 《玉海》卷三十五,第 17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7 年版。

④ 肖吉:《五行大义》第三,第 7 页。《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⑤ 《周易经传溯源》,第 219—220 页。

⑥ 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二十辑,第 1—13 页,1983 年。又见《饶宗颐史学论著选》,第 31—5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湖北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出土一批竹简,^②经研究,其中有《归藏》无疑。^③现利用饶宗颐先生整理的材料,结合秦简所见《归藏》卦名,用简化字列表如下,见其大概:^④

表 0.1 《归藏》、《周易》部分卦名比较表

简本《归藏》	古本《归藏》	今本《周易》	帛书《周易》
讼	讼	讼	讼
师	师	师	[师]
比	比	比	比
泰	一	泰	口
同人	一	同人	同人
夜	蜀	蛊	箇
复	复	复	复
毋亡	毋亡	无妄	无孟
丽	离	离	罗
晋	晋	晋	溜
睽	睽	睽	乖
萃	一	萃	卒
井	井	井	井
渐	渐	渐	渐
归妹	归妹	归妹	归妹
丰	丰	丰	丰
兑	兑	兑	夺
节	节	节	节

②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第 37—43 页。

③ 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古方、徐良高、唐际根编:《一剑集》,第 101—112 页。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 简本《归藏》卦名系据前引《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

如饶先生所注,表中“古本《归藏》”的卦名,系据罗福颐《倭翁一得录》。^⑤

表中可见:

一,《归藏》卦名不见于旧籍而见秦简的,有柰、同人、卒三卦;

二,秦简《归藏》卦名同于古本而不同于《周易》的,有毋亡一卦;

三,秦简《归藏》卦名不同于旧传也不同于《周易》的,有夜、丽、菩、曜(、柰)诸卦;

四,简本其余各卦均与古本及两种《周易》相同。

按简报中又有“臣”卦。然简报中“颐”卦作错字,“同人”、“旅”二卦亦疑系错字^⑥,故不知“臣”字是否可信,上表不列。

今本《周易》“姤”卦,古本《归藏》作“夜”。尚秉和先生有考证。^⑦现秦简所见“夜”卦,与《周易》“蛊”卦对应,则《归藏》简本“夜”卦与古书记载的“夜”卦,并非一卦,这是应该注意的现象。

帛书《周易》是目前所知的《周易》传本中唯一明确可见《归藏》卦名的《周易》传本。^⑧王家台秦简的发现与研究,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帛书《周易》的珍贵。

以上三例,讨论的问题分别关涉传世的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相关的学术思想史问题,以及新近出土的地下文献。王国维先生在批评学术界过分怀疑古书的思潮时,提出过“以‘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卜辞和金文)印证‘纸上之材料’(指古书记载)的‘二

⑤ 《文史》第二十辑,第3页。

⑥ 《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第40页。

⑦ 《周易尚氏学》,第205页。

⑧ 按目前已有战国简本《周易》发现,上海博物馆贮藏,材料尚未公布。

重证据法’”^①，饶宗颐先生又把“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分开，提出“三重证据法”，“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②上文所举三例，不仅说明帛书《周易》是一个蕴藏珍富的宝库，而且形象地说明了帛书《周易》的研究，于“三重证据”的不可偏废。通读全书可以看见，我们的讨论并涉及到“第四重证据”，那就是国际汉学的研究成果。^③应该说，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对这种“四重证据法”进行了尝试性探索。

二

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帛书《周易》，是帛书《周易》研究的重要方向。

李学勤先生近年倡导反思古代学术、走出疑古时代，“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把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结合起来”。^④这也是其名著《周易经传溯源》用《从考古学、文献学看〈周易〉》作为副题的原因所在。虽然这种历史性的学术取向尚未在前辈学者中达成共识，但大量出土的考古文献与相关材料已经决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基本走向。本书就帛书《周易》的文献特征、经文卦序与传文中的若干问题，结合

① 袁锡圭：《〈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前言》，《古史新证·前言》，第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收入袁锡圭：《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第190—19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按引文中注系原注。

②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作者在学位论文《帛书〈周易〉与古代学术》中，对所谓“四重证据”的运用进行了尝试。张岂之先生在主持论文答辩时，归纳并指出了此点。

④ 《走出疑古时代》，第19页。

考古材料、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与国际汉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学术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试作研究与反思,不仅是出于服膺先生倡议的一种强烈的学术义务,也是内容珍异的帛书《周易》材料本身的特点使然。

全书包括三个部分:上篇,讨论帛书《周易》的文献特征;中篇,研究帛书《周易》的经文卦序;下篇,探论并反思帛书《周易》传文所见的若干古说。

帛书《周易》的全部材料,由于种种原因,迄未完全发表。因此,学术界对于帛书《周易》的文献特征,多有异说。本书上篇在综述各家意见之后,就帛书《周易》的结构、篇名与成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帛书《周易》的经文卦序与今本《周易》基本相同。帛书《周易》的经文与今本不同之处,在于卦序的排列。本书中篇从帛书卦序入手,考察了今本《周易》卦序的文献学问题,揭示了清人易学中的帛书卦序,以宋、清易学为背景,探讨了帛书的卦序思想,兼论了中国古代的游宫思想与文质观、民神的观念,指出了时义的重要。

帛书《周易》的传文大部分不见于传世文献,其内容的古奥珍异难以言述。本书下篇仅对帛书《周易》传文所见火水之说、卦气说与五行说试加探讨,管窥蠡测,分析了火水之说的时义,揭著了帛书《周易》所见卦气说,订正了学术界关于卦气的某些成说,钩沉了古代学术史上沦隐已久的天、地、民、神、时“五行”思想,分析了“五行”古说的两系现象。

本书对于帛书《周易》经、传的研究,表面上论题各各独立,实则经文的卦序研究,在分析帛书卦序特征及其思想的同时,推绎着其中的时义,而这种时义,贯穿于传文所见火水之说、卦气说与五

行说,实际上成为全书的理论主线,收归于全书末章所论帛书《周易》五行说——天、地、民、神、时,构成了对于帛书《周易》与古代学术的阶段性的反思。这是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一份微小的成果。

需要说明,本书未及展开的论题极多。前文所举的三个问题,足见其例。马王堆汉墓同时出有罕见的艺术珍品,为帛书《周易》所见天、地、民、神、时的“五行”古义,提供了珍贵的图示。在马王堆一号、三号墓所出的 T 形帛画中(图 0.1),天、地与民、神的世界,昭然眼前。它们不仅反映了古人的二分思想^④,同时也表现了一种明确的时的观念。不论是 T 形帛画所绘太阳数目的变化^⑤,还是习见于汉代绘画、遍及于马王堆棺槨器皿表面的云气纹^⑥,在在见其时义的底蕴。凡此种种,都在等待我们继续努力。

④ Kwang-chih Chang(张光直),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古代中国文明:人类学的视角)第 93—114 页,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又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美术,神话与祭祀: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权威之路)第 56—80 页,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按后书中译本由郭净、陈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Hung Wu(巫鸿),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武梁祠)第 218—221 页,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⑤ 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第 19、23 页。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

⑥ Hung Wu, "A Sanpan Shan Chariot Ornament and the Xiangrui Design in Western Han Art," (三盘山车饰与西汉艺术中的祥瑞图饰) *Archives of Asian Art* 第 37 期,第 46—48 页,1984 年;又 "Art in Ritual Context: Rethinking Mawangdui," (仪礼中的艺术:马王堆的再思) *Early China* 第 17 辑,第 128 页,1992 年。Martin J. Powers, *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 (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现)第 54 页,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第 16—24 页,文物出版社 1973 年版。

三

界定一下本书使用的部分概念。

本书中,“帛书《周易》”指马王堆帛书《周易》的经文与传文;“帛书《周易》的经文”,指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帛书《周易》的传文”,是帛书《周易》经文后的全部传文的总称,也作“帛书《易传》”,包括朱伯崑先生所说的“易传”与“易说”。^②世传本《周易》经传,一般简称“今本《周易》”或“传本《周易》”。

帛书《周易》所见卦序有多种。行文中不特别强调帛书《周易》“传文”所见卦序时,即指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即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序,也简作“帛书卦序”。

^② 朱伯崑:《帛书易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55—56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上 篇

帛书《周易》概说

第一章 帛书《周易》的出土、发表与研究

第一节 帛书《周易》的出土

马王堆帛书《周易》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三号汉墓，墓主可能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轅侯利蒼的儿子。

马王堆三号汉墓的东边箱有一个长方形的漆奁，长60厘米，宽30余厘米，高20余厘米。马王堆帛书大部分藏于漆奁的一个格子里，少部分压在两卷竹简的下面。帛书的形制约有两种，一种是抄在宽约48厘米的整幅的帛上，一种是抄在宽约24厘米的半幅的帛上。前者折叠成长约24厘米、宽约10厘米的长方形存放，后者卷在一条宽约2—3厘米的木片上。出土时，前种帛书的折叠处已经断裂，后种帛书的粘连破损也很严重。经专家水浸、揭页、托裱、拍照、依照片拼复以及录文、考释，现已判明帛书共有28种，计12万余字。

帛书中有一部分画有宽约0.7—0.8厘米的朱砂界格，上下留有天地头，宽幅的满行书写60—70字或稍多，窄幅的满行约

30余字。各篇前后留有相当于“赘简”的空行，每篇开始在行首有长方形的墨丁作标志。帛书抄写的形制与汉代竹简基本一致，篇中分章分节处加圆墨点，文中见句读符号，如有抄写脱漏，其字数往往合于一枚竹简的字数。帛书原有篇题的，都书于末行空白处，有的还记明字数。

帛书抄写的年代，约有两类：一种字体近于篆书，不避高祖刘邦讳，大约写于秦汉之际；一种字体为隶书，讳邦为国，但不避惠帝刘盈讳，当写于汉初。马王堆帛书多无原书名，整理时根据内容定名，按《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可列如次：

一，六艺类。

1，《周易》；2，《丧服图》；3，《春秋事语》；4，《战国纵横家书》。

二，诸子类。

1，《老子》甲本和卷后佚书4篇；2，《老子》乙本和卷前佚书4篇；3，《九主图》。

三，兵书类。

1，《刑德》甲种；2，《刑德》乙种；3，《刑德》丙种。

四，数术类。

1，《篆书阴阳五行》；2，《隶书阴阳五行》；3，《五星占》；4，《天文气象杂占》；5，《出行占》；6，《木人占》；7，《符策》；8，《避兵》；9，《筑城图》；10，《园寝图》；11，《相马图》。

四，方技类。

1，《五十二病方》和卷前佚书4篇；2，《胎产书》；3，《养生方》；4，《杂疗方》；5，《导引图》和卷前佚书2篇。

五，其他。

1，《长沙国南部地形图》；2，《驻军图》。

马王堆帛书《周易》写在整幅的帛上。根据目前发表的释文，帛书《周易》包括《六十四卦》、《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繆和》、《昭力》诸篇。

《六十四卦》与《二三子问》抄在一幅宽约 49 厘米、长约 85 厘米的帛上。帛书界画朱栏，字以墨写，每行字数不等，满行约 64—81 字，共 129 行。从第 1 行至第 93 行为《六十四卦》，第 94 行至 129 行为《二三子问》。帛书的折叠以第 64 行革卦为中轴线，卷首向尾部对折，又自折缝向左连折两次，最后上下对折一次，尾部上下两截为全卷的最外层。折叠处已断裂，全书分为长约 24 厘米、宽约 10 厘米的长方形帛片 16 幅。

《系辞》、《易之义》、《要》、《繆和》、《昭力》也抄于一幅宽约 48 厘米的宽帛上。《易之义》接于《系辞》之后，其余诸篇的拼接方法不详。《系辞》部分首尾基本完整，篇首有长方形的墨丁，共 47 行，存约 3000 字。《易之义》篇从第 48 行开始，行首有长方形墨丁。《要》篇存 18 行半，篇首残缺，篇末自题并注明字数一千六百四十八。《繆和》、《昭力》篇首合一墨丁，两篇各有自题并合记字数六千。^①

① 本节内容据下列材料综述：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第 7 期，第 39—48、63 页；韩仲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 年第 9 期，第 40—44 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写作小组：《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 年第 1 期，第 47—57、61 页；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 年第 2 期，第 51—56 页；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 年第 3 期，第 9—14 页；韩仲民：《帛易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按综述时回避了以上文献中的分歧与有争议的说法。

第二节 帛书《周易》的发表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发表可以分三个部分来介绍：一，经文部分；二，传文《系辞》部分；三，传文不见于今本诸篇。

经文部分发表最早。1974年，《文物》杂志第7期刊登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于图版壹刊布帛书《周易》经文照片一页，为键（乾）、妇（否）、掾（遁）、礼（履）、讼、同人、无孟（无妄）、狗（姤）、根（艮）、泰蓄（大畜）、剥、损、蒙诸卦的断片。^②1984年3月，《文物》杂志第三期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公布了整理小组所作帛书《周易》经文的全部释文，并刊印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照片一纸，计有革、随、大过、离、大有、晋、旅、睽、未济、噬嗑诸卦。^③帛书经文六十四卦的全部照片，刊于1992年出版的《马王堆汉墓文物》。^④

传文《系辞》部分有多种整理本发表。^⑤最早发表的帛书《系辞》，是1992年《马王堆汉墓文物》所刊帛书《系辞》的全部图片及其所附释文。^⑥同年10月，韩仲民先生《帛易说略》出

② 《文物》1974年第7期，图版壹：帛书《易经》（断片）。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第1—8页、图版壹、图版贰。

④ 《马王堆汉墓文物》，第106—117页。

⑤ 按马王堆帛书《周易》的《系辞》部分，曾有两种理解。一以马王堆帛书《周易》的传文有《系辞》二篇，分为上、下，《系辞上》即帛书传文与今本《系辞》内容相同的一篇，《系辞下》即帛书《易之义》篇；一以帛书仅有《系辞》一篇，即前所谓《系辞上》篇。目前一般采用后说，本书也是如此。

⑥ 《马王堆汉墓文物》，第118—126页。

版，附刊所著《帛〈易〉系辞校注》。^⑦年末，《周易研究》第4期刊台湾黄沛荣先生所撰《马王堆帛书〈系辞传〉校读》及所写释文。^⑧1993年，廖名春先生发表帛书《系辞》校补文章多篇^⑨；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陈鼓应先生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同时发表张政烺先生帛书《系辞》的校本与陈松长先生所写帛书《系辞》的释文。^⑩1995年1月，朱伯崑先生主编的《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问世，刊有廖名春先生新写的帛书《系辞》释文。^⑪

帛书《周易》传文不见于今本的诸篇，经由陈鼓应先生积极努力，终于1993年8月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刊布了《二三子问》、《易之义》与《要》三篇的释文。^⑫《繆和》、《昭力》二篇的释文，1995年1月刊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⑬；同年6月，《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也刊出了不同的释文。^⑭《二三子问》和《易之义》，也有不同本子的释

⑦ 《帛易说略》，第183—225页。

⑧ 黄沛荣：《马王堆帛书〈系辞传〉校读》，《周易研究》1992年第4期，第1—9页。

⑨ 廖名春：《帛书〈系辞〉释文补正》，《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3年第2期，第1—8页；《帛书〈系辞〉释文再补》，《周易研究》1993年第4期，第9—11、32页；《帛书〈周易系辞传〉异文初考》，《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⑩ 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7—35页。陈松长：《帛书〈系辞〉释文》，同前，第416—423页。

⑪ 廖名春：《帛书〈系辞〉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13—19页。

⑫ 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24—435页。

⑬ 廖名春：《帛书〈繆和〉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30—37页；《帛书〈昭力〉释文》，同前，第38—39页。

⑭ 《马王堆帛书〈繆和〉、〈昭力〉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第367—380页。

文发表^⑮；《要》篇的释文目前可见3种。^⑯

帛书《周易》传文不见于今本诸篇的照片，最早刊布的是1983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丛书》第二卷《湖南省博物馆》的一页，系《繆和》篇末第四十九行下“子曰：恒之初六曰睿恒”至《昭力》篇首行的残片。^⑰此外，《二三子问》的照片，有三种刊出，一为刊于《马王堆汉墓文物》的两行，一为刊于《文物》杂志1994年第1期的一页，一为《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的图版，分别为第1行“二三子问曰”至第2行“神能之至也”^⑱，第4行“……爵之曰君子”至第19行“必顺五行，其孙贵而”的残片及重拼的大部分残片。^⑲帛书《周易》传文不见于今本部分的全部照片，迄未正式发表。

第三节 帛书《周易》的研究

帛书《周易》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有丰富的研究成果。^⑳

帛书《周易》的研究，可大致分为文献特征、经文研究与传

⑮ 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7—12页；《帛书〈易之义〉释文》，同前，第20—25页。按《二三子问》篇名，该刊第7—12页均作《二三子》，目录页误作《二三子问》。

⑯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本以外，又有廖名春：《帛书〈要〉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26—29页；池田知久：《帛书〈要〉释文》，同前，第40—45页。

⑰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博物馆》，第一三九号。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⑱ 《马王堆汉墓文物》，第116—117页。

⑲ 《文物》1994年第1期，第44页；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图版，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

⑳ 帛书《周易》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屡见新出，本书讨论的材料范围见全书注①的说明。

文研究三个方面。有关这三方面的研究状况，在相应章节的讨论中，本书将分别评介，此不赘述。本节只对书中未及讨论的帛书《周易》研究的一二重要方面，作必要的简介，系全书的补苴，而非研究综述。^①

帛书《周易》的学派之辩，是帛书《周易》出土之后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讨论始于陈鼓应先生《〈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之作》一文^②，所论兼及先秦天道观发展的线索和《系辞》自然观所受道家的影响。吕绍刚先生迅即反驳，认为“《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③讨论的深入，可见陈鼓应先生《〈易传·系辞〉所受庄子思想之影响》^④、《〈易传〉与楚学齐学》^⑤、《论〈系辞传〉是稷下道家之作——五论〈易传〉非儒家典籍》^⑥等。学术界有赞同者^⑦，也有反对者。^⑧帛书《系辞》发表以后，陈鼓应先生撰

① 作者曾应约为一内部刊物作有帛书《周易》研究综述性质的短文，分卦序研究、帛书结构、《系辞》早晚、学派性质、帛书时代、“太极”“大恒”之辨、文字训诂与成书专著等八个方面，或可参看。见《〈周易〉帛书学：马王堆帛书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通讯》1994年第1期（总第4期），第21—24、11页。

② 《哲学研究》1989年第1期，第34—42、52页。

③ 吕绍刚：《〈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兼与陈鼓应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89年第8期，第20—29页。

④ 《哲学研究》1991年第4期，第51—58页。

⑤ 《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第143—156页。

⑥ 《周易研究》1992年第2期，第3—9页。

⑦ 如胡家骥：《易传〈系辞〉思想与道家黄老之学相通》，《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第157—174页；王葆玟：《从马王堆帛书看〈系辞〉与老子学派的关系》，同前，第175—187页。

⑧ 如周桂钊：《道家新成员考辨——兼论〈易·系辞〉不是道家著作》，《周易研究》1993年第1期，第1—5、26页。

文《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指出今本《系辞》已是一部以道家为主而融合阴阳、儒、墨各家思想解《易》的作品，帛书本的道家倾向更为明显，可能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传本。^⑧这是《周易》学派之辩的继续。许抗生先生《略谈帛书〈老子〉与帛书〈易传·系辞〉》，认为老子思想是《系辞》的重要思想来源^⑨，李定生先生《帛书〈系辞传〉与〈文子〉》认为《系辞传》本来就属道家思想系统^⑩，支持陈氏之说；廖名春先生《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⑪持说反对陈氏之论。陈来先生则通过辨析中国思想史研究与西方哲学研究不同的方法与立场，驳议了《易传》道家之说。^⑫调和中立之说，可见张岱年先生《初观帛书〈系辞〉》与余敦康先生《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文化意蕴》等。^⑬陈鼓应先生的答辩申说，又有《也谈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象传〉中的道家思维方式》等。^⑭1994年9月，台湾出版陈鼓应先生《易传与道家思想》，成为第一部系统论述《易传》道家学派性质的专著。出版者在该书的切口写道：“本书重点在于讨论易传的学派性质。自汉代以来，学界无不误认易传为儒家作品，本书一反众说，从内证与类

⑧ 《哲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42—49页。

⑨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55—63页。

⑩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165—167页。

⑪ 《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第58—65页。

⑫ 陈来：《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二卷，第51—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⑬ 均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张先生文：第1—5页；余先生文：第20—26页。

⑭ 《也谈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第58—60页；《〈象传〉中的道家思维方式》，《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第197—213页。

书中提出大量的原始材料，详尽地指证易传哲学的重要概念、范畴及学说均渊源于道家，从而论证易传是属于道家系统的作品。此一论点，对两千年来经学传统是一项空前的挑战，而在学术史上更有重大突破性的意义。”^⑥为深入的讨论准备了条件。

从文献学的视角研究帛书《周易》，不能不提训诂校勘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作有特别的研究。于豪亮、李学勤先生文之外^⑦，又有丁南《帛书〈周易〉别字谐声臆测》^⑧、季旭升《谈帛书〈周易〉的别字谐声》^⑨、王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⑩、严灵峰《马王堆帛书〈易经〉的出土对校勘学的重大意义》^⑪、王建慧《马王堆帛书〈周易〉异文考》^⑫、陈徽治《帛书〈周易〉中的通假字》^⑬、黄沛荣《马王堆帛书〈系辞传〉校读》^⑭及《帛书〈系辞传〉校正》^⑮、连劭名《帛书〈周易〉卦名校释》^⑯、吴辛丑《从帛书异文看〈周易〉训诂中存在的问题》^⑰、张

⑥ 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按此书三联书店1996年出简体字版。

⑦ 《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第15—24页；《帛书〈系辞〉上篇析论》，《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第80—83页。按廖名春先生亦有数文，见本章上节所引。

⑧ 《中华易学》1982年第2期，第12—13页。

⑨ 《中华易学》1982年第2期，第17—19页。

⑩ 《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第281—294页，1986年。

⑪ 严灵峰：《无求备斋学术新著》，第162—16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⑫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9期，第45—70页，1988年。

⑬ 《中华易学》1992年第1期，第64—68页。

⑭ 《周易研究》1992年第4期，第1—9页。

⑮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104—119页。

⑯ 《文史》第三十六辑，第51—76页，1992年。

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38—42页。

立文《帛书〈系辞〉与通行本〈系辞〉的比较》^④、曹锦炎《马王堆帛书〈易经〉札记》^⑤，等。帛书《周易》中的一些古文字现象，也被学者们用以解决其他疑难。^⑥

海外学者对于帛书《周易》的关注与研究，也是值得注意与借鉴的。

在西方，剑桥大学的鲁惟一博士 1977 年在《通报》撰写的《中国新发现文书概述》^⑦，当时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执教的杜维明教授于《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黄老”思想：马王堆帛书〈老子〉与〈黄帝书〉的反思》^⑧，都分别论及帛书《周易》。限于帛书《周易》的发表状况，海外帛书《周易》的研究进展不大。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美国高校多见选题《周易》作博士学位论文^⑨，如 Smith (1979)，Phelan (1982)，夏含夷 (1983)，Adler

④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 126—130 页。

⑤ 《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第 36—38 页。

⑥ 裘锡圭先生尝据帛书《周易》〈损〉卦“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的“曷”字与《大有》卦“无交害”的“害”字的字形，论证甲骨卜辞中一般读为“它”的字，应该为“害”。《古文字论集》，第 11—16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⑦ Michael Loewe (鲁惟一)，"Manuscripts Found Recentl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T'oung Pao* 第 63 期，第 99—136 页，1977 年。

⑧ Wei-Ming Tu (杜维明)，"The Thought of 'Huang - Lao': A Reflection on the Lao Tzu and Huang Ti Texts in the Silk Manuscripts of Ma - wang - tu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第 39 卷第 1 期，第 95—110 页，1979 年。

⑨ 70 年代以前西方的易学研究，可见 Hellmut Wilhelm (卫德明)，*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A Selected Bibliography*，(西方易学作品选目)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and Foreign A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70 年代中期的易学博士论文，又有 Swanson (1974)、White (1976)，详本书《征引文献》，下同。

(1984), 孔瑞昌 (1985), Goodman (1985), Fendos (1988) 等。^⑤1982年,《哈佛燕京学志》所刊美国学者 Willard J. Peterson 的易学论文,结合今本《系辞》,介绍了帛书《周易》传文《系辞》的情况。^⑥美国古代中国学会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 1993 年推出的《古代中国典籍导读》,于帛书《周易》的经文也有介绍。^⑦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教授在美国《古代中国》杂志撰文《初读马王堆〈易经〉》,虽属导读性质,但也大致综述了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的

⑤ Kidder Smith, Jr., *Cheng Yi's (1033-1107) Commentary on the Yijing*. (程颐易传)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9 年博士论文。Timothy Phelan, *The Neo-Confucian Cosmology in Chu Hsi's I-hsueh ch'i-meng*. (朱熹《易学启蒙》中的新儒家宇宙观),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2 年博士论文。Edward Shaughnessy (夏含夷), *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yi*. (《周易》的构成) Stanford University 1983 年博士论文。Joseph Adler, *Divination and Philosophy: Chu Hs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ching*. (占卜与哲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84 年博士论文。Richard Kunst (孔瑞昌), *The Original Yijing: A Text, Phonetic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and Indexes, with Sample Glosses*. (原本《易经》)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5 年博士论文。Howard Goodman, *Exegetes and Exegese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Third Century A.D.: Historical and Scholastic Contexts for Wang Pi*. (王弼: 传易经师及其易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5 年博士论文。Paul George Fendos, *Fei Chih'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Ching Studies*. (费直在易学中的地位)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8 年博士论文。此外,有关易学的博士论文又可举 Schulz (1982)、Hon (1992) 等;又有从《周易》出发研究电子、设计、音乐等方面的博士论文,如 Shih (1988)、Yang (1991)、Chung (1995) 等。

⑥ Willard J. Peterson, "Making Connections: 'Commentary on the Attached Verbalization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建立联系: 论《周易》“系辞”)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 42 卷第 1 辑, 第 71--72 页。

⑦ Michael Loewe (Edited),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古代中国典籍导读) 第 216—228 页。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93。按此书已由李学勤先生等译出, 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主要内容，对于帮助西方读者了解帛书《周易》仍有重要意义。^⑤美国的白兰汀图书公司已将夏含夷教授英译的帛书《周易》，列入了著名的《古代中国经典》丛书的出版计划。^⑥

海外研究帛书《周易》最为突出的，当为日本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所著《“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研究》，发表了帛书《周易·要》篇更为详尽的释文^⑦；其续论《“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思想》，在订正《要》篇释文的基础上，围绕《要》篇的思想，讨论了有关《易》儒教化诸问题，成绩斐然。^⑧

一些海外学生也在完成有关帛书《周易》的学位论文。^⑨

⑤ Edward Shaughnessy, "A First Reading of the Mawangdui Yijing Manuscript," *Early China* 第19辑，第47—73页，1994年。按1994年夏，李学勤先生应约为美国《古代中国》杂志撰稿：“Basic Considerations on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Silk Manuscript *Book of Changes*”（帛书《易传》的基本认识）。据悉，此稿已经刊于 *Early China* 第20辑，1995年号。

⑥ 白兰汀图书公司（Ballantin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出版的《古代中国经典》（*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丛书，译者均为美国一些重要的汉学家，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这套丛书对马王堆帛书颇为关注，已经出版了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教授翻译的帛书《老子》：Lao - Tzu: *Te - 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dui Texts*（《老子道德经》——新出马王堆帛书的译本）。

⑦ 见东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百二十三册，第111—207页。

⑧ 见东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百二十六册，拔刷本，第1—105页。释文又可参见《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40—45页。

⑨ 如清华大学的韩国研究生林亨锡君、日本东京大学的近藤浩之君等。

第二章 帛书《周易》的结构、 内容与篇名

第一节 帛书《周易》的结构

对于帛书《周易》结构的认识，是随着帛书材料的不断发表而不断深入的。由于帛书《周易》传文照片的主要部分尚未发表，所以我们的讨论终难论定。本节将在综述前人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已经发表的释文，提出自己的分析。

从内容上看，帛书《周易》分作两大部分：一为经文《六十四卦》，一为传文。对于帛书《周易》结构认识的分歧，集中在传文。概括说来，对帛书《周易》结构的认识，主要有五种意见。

一，传文六种七篇说（于氏）。

于豪亮先生 1984 年发表《帛书〈周易〉》，分帛书《周易》为三部分：一，《六十四卦》；二，《六十四卦》卷后佚书；三，《系辞》。

《六十四卦》即帛书《周易》的《经》，可以称为别本《周易》，一篇，共约四千九百余字。

《六十四卦》卷后佚书五篇，约存九千六百字。第一、二两篇无篇题，也未记字数，共约二千五百余字；第三篇题为《要》，记字数一千六百四十；第四篇题为《繆和》，未记字数；第五篇题为《昭力》，记字数六千，应为第四、五两篇字数的总和。

《系辞》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今本《系辞》的主要内容，下篇包括今本《说卦》、《系辞下》的部分内容和今本《系辞》所无的约二千一百字。帛书《系辞》共约六千七百余字。

就帛书《周易》的传文而言，于氏分之为六种七篇，即《六十四卦》卷后佚书五种五篇，《系辞》一种二篇。^①所以，帛书《周易》为经文一篇，传文六种七篇。

二、《易传》七篇说。

李学勤先生对于帛书《周易》传文结构的介绍和认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为《周易经传溯源》的“《易传》七篇说”，一为下文介绍的“传文六种七篇说（李氏）。”

《周易经传溯源》成书之际，帛书《周易》传文材料的发表尚极有限。李学勤先生书中对于帛书《易传》的介绍，是基于于豪亮、周世荣、韩仲民诸先生的论文^②，分帛书《易传》为四项七篇：

（一）《系辞》，共两篇，原无篇题，共约六千七百余字；

① 《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第15—24页。按李学勤先生称于氏说为“五种七篇”（《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文物》1994年第1期，第45页），是合于氏所谓“《六十四卦》卷后佚书”的第一、二两篇，即通常所说的《二三子问》为一种。查于氏原文，知其本义系以目前所说的《二三子问》为两种两篇。

② 《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第15—24页；周世荣：《略谈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第2辑；韩仲民：《帛书〈系辞〉浅说——兼论易传的编纂》，《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第23—29页。

- (二)《二三子问》，两篇，原无篇题，共约二千五百字；
 - (三)《要》，原有篇题，并记字数为一千六百四十；
 - (四)《繆和》、《昭力》，原各有篇题，并合记字数六千。^③
- 这样，帛书《周易》经文一篇之外，又有《易传》七篇。
- 三，传文六种六篇说（韩氏）。

韩仲民先生以帛书《周易》为两件帛书，一为《六十四卦》及卷后佚书，一为《系辞》及卷后佚书。

就帛书《周易》的传文而言，《六十四卦》卷后佚书为《二三子问》，一篇；《系辞》卷后佚书有四篇，即以“子曰易之义”开始的一篇、《要》一篇、《繆和》一篇、《昭力》一篇，合《系辞》一篇，凡五篇。全部传文共六种六篇。^④

四，传文六种六篇说（傅、陈二氏）。

与韩氏帛书《周易》两件说不同，傅举有、陈松长二先生所编《马王堆汉墓文物》，认为帛书《周易》仅为一件帛书；经文之外，有传文《二三子问》、《系辞》、《子曰》、《要》、《繆和》、《昭力》各一篇，计传文六种六篇。^⑤

五，传文六种七篇说（李氏）。

关于帛书《周易》结构的最新意见，见于李学勤先生为《文物》1994年第1期所撰《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李学勤先生详细分析了帛书的拼接缀合，结合《二三子问》与《易之义》篇的文献特征，指出帛书《周易》包括两件帛书，可以称作上下两卷：

③ 《周易经传溯源》，第224页。

④ 《帛易说略》，第5—10页。

⑤ 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综述》，第11页。《马王堆汉墓文物》附。按《子曰》即通常所说的《易之义》篇。

上卷 经文

《二三子问》上下篇

下卷 《系辞》

《易之义》

《要》

《繆和》

《昭力》

传文共六种七篇。

以上诸说的提出者，都是参加过帛书《周易》的整理或有机会接触帛书原件的学者。没有机会考察帛书的原件或照片，一般说来不应该对帛书的结构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在认真体会上述各家之说，细心研读已经发表的帛书释文的文献特征之后，有必要对帛书《周易》的结构问题，提出一种总结性的分析意见。

李学勤先生把缀合后的帛书《周易》分作三大块，第一大块是经文和《二三子问》，第二大块是《系辞》和《易之义》，第三大块是《要》、《繆和》与《昭力》。据分析，第二大块是不能拼接于任何一块帛书之后的，因为在第二大块的开头有一行相当于赘简一样的空白，只能是一件帛书的起首。而第三大块一定是与第二大块拼接的，因为第二大块的最后一行虽有残缺，但仍可看出下一行有墨丁标志，这正是第三大块开头《要》篇所缺的。^⑥

帛书拼接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分为两件，称之为帛书《周易》的上、下两卷无疑是正确的。韩仲民先生称之为“《六十四卦》及卷后佚书”与“《系辞》及卷后佚书”^⑦，却另有启发意

⑥ 以上见《文物》1994年第1期，第45—46页。

⑦ 《帛易说略》，第5页。

义。

“《六十四卦》卷后佚书”、“《系辞》卷后佚书”的称名，是着眼于帛书《周易》诸篇的内容。就帛书《周易》上卷而言，《六十四卦》是主要的，其“卷后佚书”即《二三子问》，是对《六十四卦》的附说；就帛书《周易》的下卷而言，《系辞》与《易之义》是主要的，不论是行文方式还是论述内容，在在合于其所讲论的《周易》大义，《要》、《繆和》、《昭力》或为其附篇。这种从帛书《周易》各篇内容入手的思路，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认识帛书《周易》的结构。

就内容而言，不难看出《繆和》、《昭力》二篇的相关。《繆和》、《昭力》总的说来都是以问答方式论《易》的记录，两者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相互贯通的。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两篇帛书众所周知的钞本特征。《繆和》篇首有标明分篇的墨丁；《昭力》仅以另起一行开篇，没有分篇的墨丁。此外，《繆和》篇末未记字数，仅题篇名；《昭力》篇末除题篇名之外，并合记两篇字数“六千”。^⑧从帛书《周易》各篇传文来看，篇首墨丁是分篇的标志，《昭力》篇首无分篇墨丁；从马王堆帛书其他文献来看，一种帛书内分多篇，于末篇标明总字数，《老子》乙本卷前佚书多见其例，^⑨与《繆和》、《昭力》的情形相合。所以，《繆和》、《昭力》两篇实为一种帛书，篇分为二，字数六千。

如此，马王堆帛书《周易》卷分上、下，传文共五种七篇：

上卷 经文

⑧ 皆见《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30—39页；《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第367—377页。

⑨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释文》，《文物》1974年第10期，第30—42页。

《二三子问》上、下篇

下卷 《系辞》

《易之义》

《要》

《繆和》、《昭力》二篇

第二节 帛书《周易》的内容

分析帛书《周易》的内容，是认识帛书《周易》文献特征的重要方面，也为完整领会帛书《周易》结构与分篇所必需。

帛书《周易》卷上为经文《六十四卦》与传文《二三子问》上、下篇。

《六十四卦》包括六十四卦的卦名和卦爻辞，除卦序不同与多见通假字以外，其余与今本《周易》基本相同。帛书《六十四卦》与今本六十四卦的卦序与卦名比较，可见下表。

表 2.1 帛书、今本六十四卦卦序、卦名比较表

帛书卦序	今本卦序	帛书卦名	今本卦名
1	1	鍵	乾
2	12	婦	否
3	33	掾	遁
4	10	禮	履
5	6	訟	讼
6	13	同人	同人
7	25	无孟	无妄

续表

帛书卦序	今本卦序	帛书卦名	今本卦名
8	44	狗	姤
9	52	根	艮
10	26	泰蓄	大畜
11	23	剥	剥
12	41	損	损
13	4	蒙	蒙
14	22	紫	贲
15	27	頤	颐
16	18	箇	蛊
17	29	習贛 ^⑩	坎
18	5	橘	需
19	8	比	比
20	39	蹇	蹇
21	60	節	节
22	63	既濟	既济
23	3	屯	屯
24	48	井	井
25	51	辰	震
26	34	泰壯	大壮

⑩ 目前发表的帛书《周易》经文的照片中，“習贛”的卦画与“箇”的卦画、卦名，被误拼在“蹇”卦卦画、卦名的位置。见《马王堆汉墓文物》，第116页。

续表

帛书卦序	今本卦序	帛书卦名	今本卦名
27	16	餘	豫
28	62	少過	小过
29	54	歸妹	归妹
30	40	解	解
31	55	豐	丰
32	32	恒	恒
33	2	川	坤
34	11	口	泰
35	15	謙	谦
36	19	林	临
37	7	師	师
38	36	明夷	明夷
39	24	復	復
40	46	登	升
41	58	奪	兑
42	43	夬	夬
43	45	卒	萃
44	31	欽	咸
45	47	困	困
46	49	勒	革
47	17	隋	隨
48	28	泰過	大过

续表

帛书卦序	今本卦序	帛书卦名	今本卦名
49	30	離	离
50	14	大有	大有
51	35	晉	晋
52	56	旅	旅
53	38	乖	睽
54	64	未濟	未济
55	21	筮口	噬嗑
56	50	鼎	鼎
57	57	筭	巽
58	9	少菽	小畜
59	20	觀	观
60	53	漸	渐
61	61	中復	中孚
62	59	渙	涣
63	37	家人	家人
64	64	益	益

《二三子问》分上、下两篇^①，上篇 11 节，讲论龙之德义

① 也有学者反对分篇，见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 190—191 页；陈松长：《帛书〈二三子问〉初论》，《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第 46 页；近藤浩之：《帛书〈周易〉的整理过程及其编目》，曹学群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第 135—136 页，湖南出版社 1996 年版。

与乾、蹇、鼎、晋、坤的卦爻辞；下篇 21 节，讲论乾、坤、屯、同人、大有、谦、豫、中孚、小过、恒、解、艮、丰、未济的卦爻辞。

帛书《周易》卷下为《系辞》、《易之义》、《要》、《繆和》与《昭力》四种帛书。

帛书《系辞》包括今本《系辞》的大部分内容。如果采用《周易正义》的分章，帛书《系辞》包括今本《系辞上》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章，今本《系辞下》的第一、二、三章，第四章的第一、二、三、四、七节，第七章“若夫杂物撰德”以下的几句，第九章。

帛书《易之义》可分为五个部分。一为《易赞》，从第 1 行至第 19 行；二为《乾坤之参说》，从第 19 行至第 23 行；三为《乾之详说》，从第 23 行至第 29 行；四为《坤之详说》，从第 29 行至第 34 行；五为今本《系辞下》的第五、六章，第七章“若夫杂物撰德”之前的部分和第八章，从第 34 行至第 45 行。其中，《易赞》部分包括了今本《说卦》的第一至三章。

接近见李学勤先生新出文集《古文献丛论》，中有《帛书〈易传〉〈易之义〉研究》一篇，对帛书《易之义》的结构作了详细的分析：^②

《易之义》现存四十五行。第十三行以前缺损较甚，无法准确划分段落。只是从文例来看，由第一行开端“子曰：易之义谁（唯）阴与阳”起，到第八行中间止，应为一；从第八行下面“……忠身无量，故曰慎而待也”，到第十三行“子曰：五行……”，应为另一段。我们称这两段为《易

② 李学勤：《古文献丛论》，第 49—51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之义》的第一段、第二段。

第十三行下端，应该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等语，业已残去，仅剩“圣”字还有少数笔画。自此至第十六行“故易达（‘逆’字之误）数也”，为《易之义》的第三段。

第十六行“子曰：万物之义，不刚则不能僮（动）”，到第十九行“……之屯（纯）于文武也。此易赞也”。为《易之义》的第四段，“易赞”可视为此段的标题。

第十九行下端，“子曰：键（乾）六刚能方”，到第二十三行上面“刚而能让。此键（乾）川（坤）之五（参）说也。”为《易之义》的第五段，标题即“乾坤之参说”。

第二十三行“子曰：易之用也”云云，至第二十九行“无阶而登，……此键（乾）之羊（详）说也”。是《易之义》的第六段，标题为“乾之详说”。

第二十九行下端，“子曰：易又（有）名曰川（坤），雌道也”以下，以至第三十四行“此川（坤）之羊（说）说也”。为《易之义》的第七段，标题为“坤之详说”。此段有错简，现在第三十五至三十七行，我在《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里已经指出。将错简移回，仍有缺脱字句，足见帛书所据原本确甚断烂。

由第三十四行“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到第四十五行篇末，为《易之义》的第八段。

帛书《易之义》的第三段，相当于“十翼”《说卦》的前三章；第八段，相当于《系辞下》六至八章。

根据以上的叙述，《易之义》共分八段，情形如下：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说卦》第一至三章

第四段《易赞》

第五段《乾坤之参说》

第六段《乾之详说》

第七段《坤之详说》

第八段《系辞下》第六至八章前半

帛书《要》篇至少分为3节。第12行“夫子老而好易”前，或有两节：前节，以残字过多，不便讨论；后节，内容包括今本《系辞下》第四章的后半部分。第12行至第18行“祝巫卜筮其后乎”，为一节，记孔子与子赣关于“夫子老而好易”的对话。第18行“孔子繇易”至第24行，为最后一节，记孔子讲损益之道。

《繆和》与《昭力》一书两篇。根据目前发表的材料，《繆和》、《昭力》二篇共约25节。^①《繆和》篇中，繆和问涣、困、谦、丰4节，吕昌问屯、涣、蒙3节，吴孟问中孚1节，庄伧问谦1节，张射问谦1节，李羊问归妹1节；以“子曰”开头，讲论复、讼、恒、坤诸卦爻辞之义者5节；以历史故事引论比、益、谦、睽、明夷、观诸卦爻辞之义者6节。《昭力》篇共有3节，分别综论卦爻辞，讲论卿大夫之义、国君之义与四勿之卦大义。

① 《繆和》、《昭力》释文的整理者指出两篇共约27节，其间有圆墨点断开，详见廖名春：《帛书〈繆和〉、〈昭力〉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08页。按廖文以繆和问《易》凡5节，查释文，繆和问涣、困、谦、丰四卦，凡4节，其问谦一节无分段的圆墨点；又以吴孟问中孚与谦，实则吴孟问中孚九二，庄伧问谦初六；又同时以第12节为李羊问归妹上六、子曰复卦六二之义，查知二者分在两节，其间有圆墨点断开。

了解了帛书《周易》经传的内容，可以对帛书《周易》的结构有深入的认识。在帛书《周易》的上卷，经文《六十四卦》是主要的，《二三子问》是附于经文的说解。在帛书《周易》的下卷，不论从内容还是文例来看，《系辞》和《易之义》都是主要的，长篇大论《周易》的精义，而记录体的《繆和》与《昭力》只是附钞的易学作品，甚至未有作品的总题；《要》篇的重要性介于前后两者之间，在内容上既有今本《系辞下》的内容与《周易》的要义之论，又有孔子论学的记录，在文例上既见论述体也见对话体。

第三节 帛书《周易》的篇名

帛书《周易》在结构与内容上的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帛书《周易》各篇的篇名。

帛书《周易》的经文，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在发表释文时题作《六十四卦》。按《周易》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千载流传，向称《易》、《经》、《周易》或《易经》，没有称作《六十四卦》之例。《汉书·艺文志》总述群书，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未见《六十四卦》一名。^⑩即便是古本《周易》，也不称《六十四卦》。刘向以宫廷所藏古本《周易》校施、孟、梁丘《易》说，史书记以“中古文《易经》”，不作“中古文《六十四卦》”。^⑪所以，马王堆帛书《周易》的经文部分应该名作《经》或“经文”，不必赘名《六十四卦》。以帛书经文末行未记篇名，

^⑩ 《汉书》卷三十，第1703—1704页。

^⑪ 《汉书》卷三十：“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第1704页。

故可循古书之例，称之为“经”。^⑩

《二三子问》的篇名，取诸帛书开篇4字。张立文先生举《繆和》不题《繆和问》、《昭力》不题《昭力问》，参以古书定名的通例，定之为《二三子》，非常妥当。^⑪

帛书《系辞》与《易之义》如此定名，有一个发展过程。

于豪亮先生最初称这两篇帛书为《系辞》上、下篇。^⑫此说遭到韩仲民先生的反对。韩氏指出第二篇帛书“顶端也涂有长方形墨钉，以‘子曰易之义’开始，显系另一篇易说佚书。”^⑬这是非常正确的。韩仲民先生没有为这篇易学佚书拟定篇名，称两篇帛书为“帛书《系辞》”与“卷后佚书”。^⑭

《马王堆汉墓文物》称这两篇帛书为《系辞》与《子曰》，《子曰》一名当取自该篇帛书的开篇二字。^⑮

张立文先生首先明确第一篇帛书之后既有墨丁相隔，则二者必为二书，继而说明今本《系辞》的内容并见于包括《要》篇在内的三种帛书，所以不能径以前两种帛书为《系辞》的上、下篇。张氏在称第一篇帛书为帛书《系辞》的同时，取第二篇帛书首句“子曰易之义”中“易之义”三字，定第二篇帛书为《易之

⑩ 李学勤先生即称名“经文”，见《文物》1994年第1期，第46页。按《汉书》六艺类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后，有“《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之例。《汉书》卷三十，第1705页。

⑪ 张立文：《帛书〈易传〉的时代和人文精神》，《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71页。

⑫ 《文物》1984年第3期，第15—24页。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从于氏之说，但漏记帛书篇数，易产生帛书《系辞》一篇的误会。见第30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⑬ 《帛易说略》，第10页。

⑭ 同上。

⑮ 《马王堆汉墓文物综述》，第11页。

义》。^②此说目前为学术界广为采用。

帛书《系辞》，据说末行原有自题篇名，惜已残去。^③陈鼓应先生在向张政烺先生证实帛书末行确题有“系”字之后，建议帛书此篇名作《系》，或依《彖》、《象》称名《彖传》、《象传》之例，称帛书此篇为《系传》。^④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继续称此篇帛书为《系辞》仍是合适的。

帛书《系辞》篇分上、下，但这不是于豪亮先生所说的《系辞》上下。

帛书《系辞》第12行“鸣鹤在阴”前，有一分章的圆点。^⑤此点，韩仲民先生早已指明^⑥，但通行的帛书《系辞》释文没有写出。^⑦这是帛书《系辞》中唯一的一个圆点。据帛书文例，此篇帛书应在此分作上、下两个部分。

帛书《系辞》确实在此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帛书总论易理，不及卦爻辞；后半部分，从“鸣鹤在阴”开始，援卦爻辞入论。两者在论述的方式上确有区别。所以，帛书《系辞》一篇，分作上、下两层。

帛书《易之义》的篇名是应该重新考虑的。

帛书《易之义》在帛书《周易》传文五种七篇中，是内容最

② 张立文：《〈周易〉帛书浅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8）》，第84—85页。三联书店1990年版。

③ 《帛易说略》，第225页；《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5页；《帛书〈系辞〉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一批，第19页。又有不同意见，见陈松长：《帛书〈系辞〉校勘札记》，《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第309页。

④ 《易传与道家思想》，第184—185页（台版）。

⑤ 《马王堆汉墓文物》，第121页。

⑥ 《帛易说略》，第10页，第193—194页。

⑦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0页；第418页。

为艰深的一种。虽然《易之义》中内容最为重要的第一部分阙字甚多，但通过前文对其内容的介绍，我们仍可看出《易之义》是一篇结构极为严整的论著。

前节已经说明《易之义》分为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环环相扣。

第一部分自题《易赞》，以《周易》的阴阳之义开篇，论“天之义”“六刚无柔”，“地之义”“六柔无刚”，进而历举卦义爻辞，说天地定位、六画成章之理，继而说以柔刚之失，收之于“天之义”、“地之义”的辩证之论，名曰“此《易赞》也。”其后，以“乾六刚能方，汤武之德也”与“坤六柔相从顺，文之至也”继之，申论“六刚”“六柔”之义，是为第二部分《乾坤之参说》。再其后，分说乾、坤，为第三部分《乾之详说》与第四部分《坤之详说》。最后，以子曰“乾坤也者，易之门户也；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②，而达神明之德”等今本《系辞下》的诸章，来说明“易之要，可得而知矣”，既承第二、三、四部分的乾坤诸说，又以“易之要”之论回应申说第一部分的“易之义”，构成一部结构整饬的易学著作。

这样的一部易学著作，在内容与结构上，都可与《系辞》相埒。

现在再看于豪亮先生以帛书《系辞》、《易之义》为一个部分，称之为帛书《系辞》上篇、下篇的意见，知其至少有助于对帛《易》传文的理解。在没有找见这两篇帛书的自题残片以前，在明确了这两篇帛书是独立的两种帛书以后，称之为帛书《系辞》的上篇、下篇或帛书《系辞》的甲篇、乙篇，皆未尝不可。

帛书《系辞》的全部内容均见于今本《系辞》，我们现在当然应以《系辞》名其篇。然而，《易之义》的篇名是从帛书的首

^② 李学勤先生指出这里有错简，见《文物》1994年第1期，第48页。

句中摘出的；通读这部帛书，我们发现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帛书《易之义》应名作《易赞》。

这部帛书，仿佛一部《周易》阴阳乾坤说：其第一部分为全书总论，纵论《周易》阴阳的精义——所说诸卦之义，正是马王堆帛书易学的要义，所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实为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卦序所本；详说乾、坤的第二、三、四部分，则是总论部分的推阐申说；回应全篇的第五部分，由乾坤之说导入“易之要”，由三陈九卦申论“易之义”，与第二、三、四部分共同完成了对第一部分总论的详说。可见，第一部分总论是全书的灵魂，全书围绕第一部分而展开；第一部分总论如有自题，当为全书的篇题，如果全书篇末未见自题。我们知道第一部分自题《易赞》；倘若不能找见帛书篇末的自题残片，我们最有理由采用帛书篇中的自题——《易赞》。

《要》、《繆和》、《昭力》皆是帛书的原题，可置不论。

综上所述，马王堆帛书《周易》的构成，当表述如次：^②

上卷 经

《二三子》上、下篇

下卷 《系辞》

《易赞》

《要》

《繆和》、《昭力》二篇

传文共五种七篇。

② 以下行文及于帛书《周易》经传篇名，包括征引释文，将采用本书提出的说法；引述其他学者的研究时，仍从其原文的称名。

第三章 帛书《周易》的成书分析

第一节 帛书《周易》传本的性质

马王堆帛书《周易》是一部教科书。马王堆三号汉墓墓主拥有此书的目的主要在于收藏。

帛书《周易》的很多特征都说明这是一部教学用书。

帛书《周易》的上卷，经文是经过重新编排的。帛书六十四卦始乾终益，不分上下篇，目的当非专于卜筮的实践或其他某种相关的应用，而应在于说明一种思想或理论学说，这就是《易赞》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其思想意义，学者们已经有很好的研究。^①这样的作品代表着一种不同的易学学派。帛书《周易》的经文之后，有《二三子》一篇，托名孔子答二三子之问，从龙之德义谈起，通篇讲述《周易》卦爻辞的意义，是一部典型的易学教材。

帛书《周易》的下卷，《系辞》、《易赞》与《要》篇有明显的抄编遗痕。

^① 《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第17页。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李学勤集》，第352—353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前文说帛书《系辞》分篇上、篇下两层。帛书《系辞》的分层在“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句前。上层所论都是弥纶于天地乾坤的《周易》大义，下层所论的内容则相对庞杂；上层全无卦爻辞，下层则多见征引卦爻辞而论。这种篇分上、下，目前可以认为是仅仅着眼于卦爻辞的是否征引。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帛书《系辞》的祖本与今本《系辞》非常相近，帛书《系辞》是对此本的抄录；二，标明帛书《系辞》分层墨点的那位编者或者抄手，并不讲授（甚或并不通晓）今本《系辞》之学。

“鸣鹤在阴”云云是中孚九二爻辞，今本《系辞》引以说明“言行君子之枢机”，“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的道理，见今本《系辞上》的第六章。帛书《系辞》录有此节，惟于“鸣鹤在阴”前加分段符号，成为帛书《系辞》目前所知的唯一的分段符号，可知帛书的编者（或者抄者）于今本《系辞上》此节的原义并不在乎。这种现象也只能在帛书转抄一个与今本非常相象的本子时发生，因为如果帛书是原本的话，就不会把一节理义完整的文字分归两层。

帛书《系辞》的分层恰可说明帛书作为钞本的性质。这是一部教学用书，讲《易》的经师分“鸣鹤在阴”前为上层，下层紧接着就是中孚九二、同人九五、大过初六、谦九三、乾上九、节初九、解六三的爻辞，与上层迥然有别，便利讲授；至于其与今本《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章理义的不合，或许因为学派的原因，帛书易学的经师并不看重。

《易赞》的编纂结构，堪称整饬，第二章第二节已有详述。但如果不看结构，玩其内容，仍见改编斧迹。

《易赞》的第一、二、三、四部分是浑然一体的，问题出在

最末一部分。如前所述，最末一部分取自今本《系辞下》。读其开头：“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乾坤也者，易之门户也。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而达于神明之德也”，既与《易赞》篇始的阴阳“易之义”相合，又与第一、二、三、四部分的乾坤诸说相继，可谓浑成。但再往下读，就略感茫然了：三陈九卦，固然是“易之义”，但与前四部分谆谆以说的阴阳乾坤之义，相离稍远；虽然其后又有“易之义，赞始反终以为质”云云与文首“易之义”呼应，但毕竟偏离了乾坤刚柔之说的主线。这也是摘选经典资料编纂教材经常出现的弊病。但就教材的编纂本身而言，《易赞》仍是一部出色的作品：第一部分总说阴阳乾坤之后，次之以乾坤之参说，再次之以乾之详说、坤之详说，最后摘取经典文献终篇，结构是完满的；之所以取同于今本《系辞下》的这几章作结，不仅在于其前有阴阳乾坤“易之要”之说，后有赞始反终“易之义”之论，而且在于第五部分的三陈九卦与第一部分的乾、讼、师、比、小畜、履、益、否等等易卦的评说，有着结构上的对应。这种结构上妙处，是编者的匠心所至，也是教学用书的特征；如果不是第五部分在内容上不能与前四部分有机地统一起来，简直有必要考虑《易赞》是包含今本《系辞下》部分内容在内的一部易学著作的原本，今本《系辞》摘抄了《易赞》的内容。

《要》篇现在发表的释文主要是三节。这三节的内容，不论是今本《系辞》中“危者安其位者也”的一段，还是孔子论老而好易、损益之道的两段，都是相对完整而独立的。编辑《要》篇可能的目的应该有二：一，保存濒于失传的易学材料；二，编辑教学参考资料。这两种情况都是适用于易学讲传的，为经师传《易》所需。如果《要》的成篇是出于单纯的著书立说的动机，

就很难解释两个现象：一，《要》篇诸节的内容表面上彼此无关；二，“危者安其位者也”一段，屡引易卦爻辞，体例与后面两段有所不同。

《繆和》、《昭力》教学讲论实录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其性质可置不论。

把帛书《周易》的性质划归教学，并不是说墓主是将此书用以教学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帛书中所有的“象”字都被抄作“马”字。^②如果此书是教学实用之本，该字至少应有部分已被改作正字。^③可见，此书最可能是墓主的收藏。

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可能是长沙相利苍的儿子，他是不必以讲经谋生的。帛书《周易》的本子，字体多不雅正^④，最大的可能是墓主生前雇人抄写，用以收藏查检的。从第一章第一节的介绍可知，墓主的藏书多属数术类书，如果包括医书，约占全部藏书的三分之二。“书籍用来殉葬必然是死者生前读用或爱好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死者身份和思想倾向的反映。”^⑤马王堆三号墓墓主爱好数术的倾向是非常清楚的。爱好数术者收藏《周易》，自是情理中事。

第二节 帛书《周易》的材料来源

帛书《周易》材料的来源至少有三：一为与今本《周易》甚

② 李学勤：《帛书〈系辞〉上篇析论》，《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第81页。

③ 按顷悉饶宗颐先生引魏齐别体，指此字为“象”的俗字。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导论》，《饶序》，第1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版。

④ 张涌泉先生指出帛书《周易》中有大量的俗字材料，见《汉语俗字研究》，第18—19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

⑤ 《李学勤集》，第328页。

为相近的一个《周易》传本，这个传本应该与今本《周易》的祖本同源、或者就是今本《周易》经传的祖本，一为决定帛书《周易》卦序思想的学说甚或文献，一为《繆和》与《昭力》的内容。其中，第一种是帛书《周易》最主要的文献来源，第二、三两种同属作为地域学术的帛书易学的内容。^⑥

帛书《周易》的经文，卦序与卦名的通假字以外，内容全同今本，可见与今本同一起来源。其卦序的编排，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不但“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而且“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⑦，于豪亮先生对此曾有详细的分析。^⑧如果说帛书六十四卦的卦序依据的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那么这种依据本身就可以分解出两种可能的来源：一，今本《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的祖本；二，改变上引《说卦》文句的思想或学说，或可称之马王堆帛书易学。

《二三子》上、下篇也应有两种不同的来源。

《二三子》上篇应有独立的来源。上篇从“龙之德”谈起，然后历讲坤、乾、蹇、鼎、晋的卦爻辞，最后以坤、乾的爻辞之说终篇。《二三子》上篇讲经的卦序，与今本《周易》、帛书《周易》的经文都不相同，倒使人想起了以坤先乾的《归藏》。

《二三子》下篇的来源同于今本《周易》。下篇讲论的卦爻辞，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乾、坤、屯、同人、大有、谦、

⑥ 我们曾经说明，帛书易学是楚地易学别派中的一种，见《儒学与〈周易〉——马王堆帛书研究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42页。

⑦ 《周易经传溯源》，第205页。

⑧ 《文物》1984年第3期，第17页。

豫、中孚、小过的爻辞；第二组，是恒、解、艮、丰、未济的爻辞。两组卦序，完全与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相合。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下卷中，《系辞》基本上同于今本，两者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来源。帛书《系辞》在当时是独立于今本的一种传本，其祖本应与今本相同，但不是今本。今本《系辞上》第三章有：“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这段话在帛书中作：“易与天地顺，故能弥论天下之道。”^⑨“天地之道”与“天下之道”向来并传。陆德明《经典释文》作“天下之道”，注曰：“一本作天地。”^⑩可知两种传本至唐尚存。李鼎祚《周易集解》本也是“天下之道”，并引虞翻注：“谓易在天下，包络万物”^⑪，与孔颖达《周易正义》本作“天地之道”不同。可知，帛书《系辞》的祖本绝非今本。^⑫

《易赞》至少也有两种来源。结合第二章第二节的讨论，可知《易赞》的第一、二、三、四部分是不见于世传的帛书易学，第五部分则基本上同于今本《系辞》的有关章节。《要》的情形与《易赞》相似。《要》篇中，有一节内容与今本《系辞》相同，其余各节则是其他的来源。

《繆和》、《昭力》的来源稍为特别。《繆和》与《昭力》的成篇较晚，所记为孔子弟子之类的传《易》经师讲《易》的内

⑨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8页。

⑩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第25页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⑪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三，第4页上。吴县周孝垓平叔氏校刊本，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天地之道”，虞翻注仍作“易在天下”云云。见卷十三，第10页上。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7册。

⑫ 有学者认为帛书《系辞》的底本是古代“太史”一系“易学”的《蓍书》，见陈亚军：《帛本〈系辞〉探源》，《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98页。

容。^⑬这种内容应该与马王堆帛书易学是一系的，但即便是一系，以其学说的时代相对较晚，所以应该视作独立的一脉。

第三节 帛书《周易》的成书时代

帛书《周易》的成书时代，多有争论。争论的焦点，首在今本《系辞》与帛书《系辞》的先后关系。综观各家之说，约有三者。^⑭

一，同时说。

不赞成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之间分先后之说的，最早有李学勤先生和韩仲民先生。“帛书《系辞》和今本《系辞》只是编排有异，思想实相一致，这应该认为是不同传本，不好说是前后演变的关系。”^⑮“今本《系辞》的个别篇章，散见于其他佚书，并不能因而断定今本《系辞》编定的时间要比帛书更晚。两种不同的本子都收有《系辞》，而且内容基本一致，说明《系辞》当时已经编定成书，广为流传。”^⑯

张岱年先生《初观帛书〈系辞〉》分析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异文，得出了更为具体的结论：《系辞》“帛书本是今存最古的抄写本”，但今本《系辞》“不可能晚于帛书《系辞》，当是同时异地的传本。”^⑰

二，帛书《系辞》早于今本说。

⑬ 此点由李学勤师指出，1993年3月6日笔记。

⑭ 按本节曾题《帛书〈周易〉的成书分析》，发表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第50—54页。

⑮ 《周易经传溯源》，第232页。

⑯ 《帛易说略》，第103页。

⑰ 《初观帛书〈系辞〉》，《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3页。

1993年《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陈鼓应先生《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指出：“今本《系辞》晚于帛本”，“帛本《系辞》较今本近于原貌”，“今本《系辞》不见于帛本的部分乃汉儒编纂时续貂而成。”^⑩楼宇烈先生比较帛书《易传》与今本《系辞》的异文，认为在许多地方帛书本胜于今本，或较今本更近于原貌，指出：“以现今通行各本与帛书《系辞》相校，可以清楚地看到，现通行各本基本上是在帛书《系辞》基础上整编而成的。”^⑪

王葆玟先生从战国秦汉之际道家易学学派活动情形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今本《系辞》抄录了帛书《易之义》的文字，是根据帛书《系辞》、《易之义》、《要》改编纂集而成的。^⑫王博先生在分析汉初传《易》的状况与历史背景的同时，比较帛书《易传》和今本《系辞》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相信今本《系辞》是在帛书《易传》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⑬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其他学者的论述。^⑭

三、今本《系辞》早于帛书说。

廖名春先生对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异文作了仔细

⑩ 《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哲学研究》1993年第2期；《易传与道家思想》，第181、172页（台版）。

⑪ 楼宇烈：《读帛书〈系辞〉杂记》，《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8页。按楼先生并认为帛书卦序也可能早于今本，是早期的一种较原始与机械的卦序，见《易卦爻象原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19—29页。

⑫ 王葆玟：《帛书〈系辞〉与战国秦汉道家〈易〉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73—88页。

⑬ 王博：《从帛书〈易传〉看今本〈系辞〉的形成过程》，《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144—154页。

⑭ 陈松长：《帛书〈系辞〉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155—164页。

的比较，“从语意的不同论帛书《系辞》是对今本《系辞》的改造”，“从内容的详略论帛书《系辞》是对今本《系辞》的节录”，“从《易之义》、《要》的记载论今本《系辞》早于帛书《系辞》”，认为：“在帛书《系辞》、《易之义》、《要》写作时，今本《系辞》的内容都已基本形成。”^②

《系辞》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先后之争而外，关于帛书《系辞》及其他传文的时代问题，也有不同意见。

一、战国末期说。

1993年，《中国哲学》第十六辑推出李学勤先生的《帛书〈易传〉与〈系辞〉的年代》，最早发表了关于帛书《周易》全部传文时代问题的初步意见：帛书《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形成于战国早中期之间，约相当于《史记》所记驺臂、矫疵之世；《繆和》、《昭力》的形成，要迟至战国晚期。^③“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④

二、战国中期说。

张立文先生曾考定今本《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的成书年代为春秋到战国中期。^⑤综合分析帛书《易传》与今本《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之间的关系，张立文先生认为：帛书《易传》大体成书于战国初期至中期或中期稍后，其

② 廖名春：《论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133—143页。

③ 李学勤：《帛书〈易传〉与〈系辞〉的年代》，黄宣民、陈谷嘉主编：《中国哲学》第十六辑，第1—8页。岳麓书社1993年版。

④ 《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文物》1994年第1期，第49页。

⑤ 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第201—20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二三子》是春秋以后,战国初期到中期的作品;帛书《系辞》、《易之义》成书于战国中期;《要》成书于战国中期稍后;《繆和》约成书于战国中期,《昭力》成书与之同时或稍晚。^②

三,秦汉之际或汉初说。

朱伯崑先生分帛书《周易》的传文为易传《系辞》一篇和易说《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繆和》、《昭力》五篇,并以易说五篇的成书,在《彖》、《象》、《文言》三传之后,即秦汉之际或汉初;今本《系辞》的年代被定在汉代以前,而帛书经传文的时代又被认为很难说早于今本。^③这是关于帛书《周易》经传等文献时代问题的秦汉之际或汉初说。

四,秦初和秦末汉初说。

秦初和秦末汉初说是陈鼓应先生关于马王堆帛书易说三篇成书时代的见解。陈鼓应先生把帛书易说三篇《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的成书时代问题,放入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战国中早期的黄老之学大融合、秦汉之际的易学大融合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认为:《二三子问》中黄老思想极为突出,是秦初的作品,它晚于帛书《系辞》,略早于《易之义》和《要》;《易之义》、《要》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接近,应该作于秦末汉初;帛书易说三篇成书于帛书《系辞》之后、今本《系辞》之前,在帛书《系辞》和今本《系辞》之间起着纽带作用,是易学大融合的产物。^④

综观上述,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帛书《周易》经传各篇,不

② 《帛书〈易传〉的时代和人文精神》,《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75—80页。

③ 《帛书易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56—59页。

④ 陈鼓应:《〈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的撰作年代及其黄老思想》,《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90—98页。

成书于一时。从帛书《周易》经传内容的基本构成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上述各家之说不可调和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虽其如此，各家之说或在异文的考证，或在学派的流变，或在义理的辨析，或在文献的传流，或在考察的视角等等方面，皆为帛书《周易》成书时代的分析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考定帛书《周易》的成书时代，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困难的原因在于：从时间维度上去还原古代文献的分合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一个按照时间序列编排的可靠的古代文献参照系。但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考虑问题的角度，或许可以通过解释现存文献中的一些现象与特征，得出一些距历史真实相去不甚遥远的结论，虽然这样的结论永远是相对的。

下面我们就要根据前文的讨论，避免用分解的方法去分析考证孤立的章节与异文，尝试用综合的方法把帛书《周易》作为一部书这样一个整体，讨论其相对可能的成书时代。

首先需要说明，我们所说的成书时代不是材料的时代。帛书《周易》经传的材料，来源古远。下文讨论的种种古说，可见其义。本节中，帛书《周易》的成书年代也不是指帛书抄成的年代。张政烺先生已经把帛书《周易》抄成的年代精确到公元前180—170年。^⑨现在我们准备讨论的是帛书《周易》这一部出于马王堆三号墓的古书，其编成的时代。

帛书《周易》经文一篇，传文五种七篇，分卷上、卷下，是一部教科书，其材料的来源或曰其祖本不止一种。就这样一部教材而言，各篇的编纂一定有先后之序。

从前文的讨论知道，帛书《周易》的经文是用与今本经文基

^⑨ 《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第9页。

本相同的材料，按照《易赞》“天地定位”节的思想，改编而成的。如此，一定是先有《易赞》的“天地定位”节，后有帛书的经文。《易赞》结构的完满，我们已经详加评说；在这样一部结构谨严的作品中，“天地定位”节的形成，必与第一、二、三、四部分同步，而第五部分则是选辑的当时已经基本成形的材料——与今本《系辞》甚为相近的一个《易传》本子。由此可以推出两种可能：一，既然一个与今本《系辞》甚为相近的《易传》祖本已经存在，而《易赞》中也已经辑用了其大段文字，与今本《系辞》基本相同的帛书《系辞》，其成书一定不晚于《易赞》；二，既然“天地定位”节属于结构如此严谨的《易赞》，而帛书经文又据“天地定位”节编成，那么帛书经文的成篇就可能在《易赞》成书之后。这也就是说，帛书《系辞》的成书略早于《易赞》或至少与《易赞》同时，《易赞》的成书早于帛书经文。

如果以上的分析成立，《二三子》上、下篇内容的单独成篇，一定早于帛书经文；至于其上、下篇的合成，则又在经文成篇之后。

《二三子》篇分上下。如前所论，就下篇的卦序来看，其思想与今本《周易》同属一系，其材料来自与今本非常相近的一个祖本；这个祖本应该和帛书《系辞》及《易赞》所据的祖本同为了一本。因此，《二三子》篇下的成篇，就应与帛书《系辞》同时，不晚于甚或早于《易赞》。《二三子》篇下的成篇一定是早于帛书经文的。如果《二三子》篇下的形成晚于帛书经文，其卦序就应该是帛书经文的卦序；《二三子》篇下的卦序与帛书经文不同，唯一的理由就是帛书经文成编之际，《二三子》的内容已经形成，编者直接以现成的材料编入。

至于《二三子》篇上的成篇，从常理与逻辑上推断，应该先

于篇下；其卦序以坤先乾，颇见《归藏》古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其成书早前的推论。作为一部教材，帛书经文编成以后，需要配一部论说爻辞卦义的经典性的易说，于是就有《二三子》上、下篇内容的合成，形成我们今天看见的帛书《周易》的上卷。

《要》篇短小而章节独立，不象帛书《系辞》或《易赞》那样有经典的气派，类于一部易书的剩义札记。如果帛书《系辞》与《易赞》果然据以一部与今本非常相近的《周易》的本子，那么《要》篇“危者安其位者也”一节，就是这个本子的散金碎玉了。孔子“老而好易”与“损益之道”两节，从文例与语气来看，都与帛书《二三子》、《系辞》、《易赞》不同而略显晚近。如果整部帛书《周易》如上文所说是一部教材的钞本，那么《要》篇应该是在这部教材的《系辞》、《易赞》、经、《二三子》编成之后续编的一份内容重要的补充材料，地位仅次于其前的经传诸篇。

编纂这一部教材的经师，一定有一些传承于学派内部的易说文献。把这些文献编入教材，是最自然的事情。这些文献记录的是学派内部经师们的讲经片段，不是依据一个古本而整理的古籍，所以成篇的时代最为靠后。这部分内容在帛书《周易》中，就是《繆和》与《昭力》。

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帛书《易传》诸篇所根据的《系辞》，其构成其实是和今本基本一致的。^⑤这正是我们强调的帛书《周易》有一个与今本非常相近的祖本。这个祖本和今本非常相近，所以不但帛书经文的卦爻辞的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同，而且帛书

^⑤ 《文物》1994年第1期，第48页。

《系辞》、《易赞》与《要》中的相关内容都与今本基本相同；但是，这个祖本一定不是今本。

帛书《系辞》的祖本一定不是今本，上节论帛书《系辞》的来源，已举“天下之道”与“天地之道”的异文一例。帛书《易赞》的祖本也是如此。《易赞》“坤之详说”一节，有“以体天地之化，而达神明之德也”，今本作：“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化”与“撰”、“通”与“达”，各各成立，不必是一本对另一本的修改。朱伯崑先生指出帛书“天地之化”于义为长，可以调解以往训诂上的分歧。^②《易赞》三陈九卦中的涣卦，今本《系辞下》俱作“巽”。有学者认为帛书从“涣”讲不通，当从今本。^③然帛书三陈其卦，俱作“涣”^④，显然不是误传。而且，“涣，以行权也”后，又有“子曰：涣而不救，则比矣”，不见于今本，对涣的意义加以了阐释，说明《易赞》作“涣”是有依据的，尽管我们现在的知识还解释不了这种依据。^⑤这是《易赞》的祖本不是今本《系辞》的明证。

帛书《要》所本的《系辞》祖本也和今本《系辞》分属两系。今本《系辞下》第十章有：“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也，有人道也，有地道也。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帛书《要》也有天道、地道、人道、四时之变的类似之论。有学者以《要》篇所论是对今本《系辞》的解释。^⑥细读帛书，知《要》篇论三才四时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易

② 朱伯崑：《帛书本〈系辞〉文读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1页。

③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1页。

④ 按释文第二个“涣”字系据前后“涣”字所补，可从。

⑤ 参见严灵峰：《有关帛书易传的几个问题》，《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50页。

⑥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2页。

道”，所以有阴阳、柔刚、上下、八卦之说；今本《系辞》说三才只是为了说明八卦六画的意义，所谓“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两者属完全不同的易学体系：帛书论述的起点是卦，今本论述的起点是爻。^②此外，如果不看今本所无的四时之说，帛书三才的顺序是天、地、人，今本三才的顺序是天、人、地，这种差异同样反映了两者思想与来源的不同。^③可知《要》的祖本与今本有别。

综上所述，帛书《周易》有一个祖本，帛书《二三子》、《系辞》、《易赞》、经文以及《要》篇，保存了这个祖本的大部分内容。这个祖本与今本《周易》经传非常相近，但决不是同一个本子。

帛书《周易》经传作为一部教材，其编成约分两步：第一步，编纂《系辞》、《易赞》、经、《二三子》；第二步，编辑《要》、《繆和》与《昭力》。

至于这一编纂过程的大致年代，也是有线索可循的。张政烺先生根据帛书的字体，断其为汉文帝初年的抄本，而马王堆三号墓的下葬年代又是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那么，帛书《周易》的成编当在文帝初年以前。这是帛书《周易》成书的下限。《要》篇的释文有：“尚书多於（阙）矣，周易未失也”^④；或

② 此即作者所谓爻学与卦学的体系，见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Visiting Scholar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ume 16, 第87页，1995年。按文中所注拼音“(Xiang xue)”系“(Gua xue)”之误。

③ 邢文：《〈鹖冠子〉与帛书〈要〉》，《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第346页。按陈鼓应先生早在《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中，即比较了今本《系辞》“三才”的次序与道家的三大、三稽与三道之说，认为帛书《系传》的“三极之道”来源于道家的三大、三稽与三道。《易传与道家思想》，第203—204页（台版）。

④ 廖名春、陈松长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4页。

作“尚书多勿矣、周易未失也。”^⑩如果这些释文不误,《要》篇应该是秦火以后的作品。^⑪如此,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帛书《周易》这一部教材,应该编于秦王坑焚之后。这是帛书《周易》的成书上限。帛书《周易》中多见论说为君之道的内容,如《二三子》中“圣人之立正也,若遁木,俞高俞畏下”(六行),《易赞》中“武之义保功”(十八行)、“文之义保安”(十九行),《要》篇“君道”之论(二十三行),《繆和》与《昭力》“夫《易》,明君之守也”(《繆和》一行)、“夫《易》,耶君之所尊也”(《繆和》二十八行)、“《易》有国君之义”(《昭力》七至八行)诸说,等等,这些或许都是新王朝始建、士夫企冀干政的迹象。诚如是,帛书《周易》经传上、下卷的编纂完成,当在汉初。

⑩ 池田知久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43页。

⑪ 《〈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的撰作年代以及其中的黄老思想》,《易传与道家思想》,第253页(台版);王博:《〈要〉篇略论》,《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第324页;王葆玟:《帛书〈要〉与〈易之义〉的撰作时代及其与〈系辞〉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第351—355页。按池田知久先生认为:“《要》篇的成书年代,……是在从西汉初期的高祖到吕后,即公元前206—前180年之间。”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成书年代》,陈建初译,《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第123页。

中 篇

经文：帛书《周易》的卦序问题

第四章 帛书卦序与《说卦》三章

第一节 《说卦》三章问题的文献学考察

帛书《周易》出土之后，专门讨论帛书卦位问题的论文，严格说来，仅见李学勤先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①这篇论文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今本《说卦》前三章所记卦位与“帝出乎震”章的不合。

对《说卦》前三章与其后诸章不合问题的文献学考察，至少在宋代已有学者尝试。^②宋人林栗《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十五认为：《说卦》前三章是前人把《文言》分系于乾、坤两卦时的“遗简”，因此，《说卦》第一章应移到《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之前，第二章应移到《文言》“天玄而地黄”之后，第三章“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几句应接于第二章之末。林栗之外，又有周燾之说。周氏以《说卦》前两章应分别移入《系辞》，但具体的移法业已失传，其说见于旧题吕祖谦的《古周

① 此文最初刊于《中国哲学》第十四辑，第16—2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后被收入《李学勤集》，第351—371页；《周易经传溯源》，第204—213页。

② 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第一章，台大《文史丛刊》，1980年；《周易经传溯源》，第222页。

易》。^③

《说卦》前三章与其后诸章的不合，也见于国外汉学家的讨论。^④

关于“帝出乎震”章的来源，李学勤先生并指出两条可以深入考察的线索：一为《汉书》所记魏相之奏，有“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艮，执绳，司下土”，其中八卦方位与“帝出乎震”章相合；一为晋干宝《周礼》注指“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段为“《连山》之易也。”^⑤

帛书《周易》的出土，使我们对《说卦》三章的文献学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

第二节 帛书卦序特征试析（上）

卦序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经文极为重要的部分。马王堆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特征，可以为《说卦》三章问题的探讨提供新的思路。

帛书卦序的构成，基于《说卦》“天地定位”章的部分思想。这一章内容在帛书中，与传本略有不同。帛书《易赞》：^⑥

③ 《周易经传溯源》，第222页。

④ Iulian K. Shchutskii（舒茨基），*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易经研究）第159—161页，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年。

⑤ 《周易经传溯源》，第213页。按“帝出乎震”章艮为东北之卦。《汉书》卷七十四：“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张晏注：“土为信，信者诚，诚者直，故为绳。”第3139—3140页。

⑥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0页。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 火水相射，雷风相薄，……

张政烺先生指出，较之今本，帛书本上引文字有两个优点：“一，‘水火不相射’无不字，是也。水火矛盾，故言相射，不相射则脱离接触，不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二，水火在山泽之后，雷风之前，这一点很重要，和我们画的八卦方位圆图相合。”^⑦

张先生所说的圆图即：

图 4.1 帛书《周易》八卦方位图一



此图，于豪亮先生作乾上坤下。^⑧李学勤先生以为上南下北是古书的通例，并改张、于二先生的左旋图为右旋图：^⑨

图 4.2 帛书《周易》八卦方位图二



⑦ 《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第14页。按日本学者山下静雄氏尝比论“水火相逮”与“水火不相射”，见《周易十翼の成立と展開——其の本文批判的研究》，第136—138、144页。东京风间书房昭和49年版。

⑧ 《文物》1984年第3期，第17页。

⑨ 《周易经传溯源》，第209—210页。

《说卦》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如此，圆图所示正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的对立回旋。^⑩

上图中，从左往右旋转，依次以取八卦，可得：乾、艮、坎、震，坤、兑、离、巽，这就是马王堆帛书《周易》六十四卦上卦的取序。图中，以天、地、山、泽对举之序，依次右旋以取八卦，得：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这就是帛书《周易》六十四卦下卦的取序。

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帛书卦序这种特点说明：帛书《周易》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帛书卦序既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也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概念。^⑪

天地对立、阴阳交错而外，帛书《周易》的卦序另有内蕴。

沈有鼎先生的卦序研究，被认为是对“周易卦序真正科学研究的开始。”^⑫沈氏所论与崔东壁之说，似有所合。^⑬崔氏论卦序，

⑩ 帛书“火水”的解说，又可见《周易经传溯源》，第205页。按讨论请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

⑪ 《周易经传溯源》，第205页。按学者们对于帛书卦序的研究又有：陈道生：《“三易”和“帛书”卦序表微稿》，《哲学与文化》8卷3期，第41—45页，1981年；黎子耀：《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卦序释义》，《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38—41页；冒怀辛：《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与邵雍先天易学》，《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第79—80页；黄沛荣：《论马王堆帛书〈易经〉之卦序》，《书目季刊》18卷4期，第139—149页，1985年；刘大钧：《帛〈易〉初探》，《文史哲》1985年第4期，第53—60页；严灵峰：《马王堆帛书〈易经〉六十四卦的重卦和卦序问题》，《无求备斋学术新著》，第173—22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沉痛悼念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沈有鼎教授》，《哲学研究》1989年第5期，封三。

⑬ 沈有鼎：《周易序卦骨构大意》，《沈有鼎文集》，第97—9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有纯卦、交卦、平对、反对诸说，重于爻象^⑬；沈氏主卦论、从卦论重在卦象，而得于易卦阴阳与序次的内在逻辑。二者起点与落点根本不同。重要的是，从沈氏卦序理论来看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可见通篇以阳驭阴，主、从卦分布较今本更为整饬，通篇卦序用回互之序。^⑭

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可以分为八组，每组以上卦相同为准。上卦的顺序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每组中，先取与上卦相同之卦为下卦，然后取此卦以外的其余七卦为下卦，其下卦相应的顺序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可如表 4.1 所示。不难看出，其上卦的顺序是“以阳驭阴”的：乾、艮、坎、震为阳，坤、兑、离、巽为阴；其下卦的顺序也是“以阳驭阴”的：先乾后坤、先艮后兑、先坎后离、先震后巽。这种“以阳驭阴”的规律，在表 4.3 中可以说明帛书卦序与《说卦》三章问题的关系。

表 4.1 帛书六十四卦卦序表一

上卦 下卦	键 (乾)	根 (艮)	贲 (坎)	辰 (震)	川 (坤)	夺 (兑)	罗 (离)	筭 (巽)
	键	根	习贲	辰	川	夺	罗	筭
键	—	泰蓄	禴	泰壮	(泰)	夬	大有	少姤
川	妇	剥	比	余	—	卒	潜	观
根	豫	—	蹇	少过	谦	欽	旅	渐

⑬ 崔述：《崔东壁遗书》，第 670—67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⑭ 邢文：《沈有鼎先生卦序论——兼论帛书《周易》的卦序特征》，《中国哲学》第十七辑，第 166—185 页。岳麓书社 1996 年版。

续表

上卦 下卦	键 (乾)	根 (艮)	幢 (坎)	辰 (震)	川 (坤)	夺 (兑)	罗 (离)	筭 (巽)
夺	礼	损	节	归妹	林	—	乖	中复
幢	讼	蒙	—	解	师	困	未济	涣
罗	同人	贲	既济	丰	明夷	勒	—	家人
辰	无妄	颐	屯	—	复	隋	噬嗑	益
筭	狗	箇	井	恒	登	泰过	鼎	—

第三节 帛书卦序与《说卦》三章

从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内外卦“以阳取阴”的思路出发，可以结合京房的八宫卦序，比较帛书六十四卦上卦于经卦的取序和下卦于经卦的取序，与传本《易传》的“父母六子”思想。

这一比较可分作两步：一，比较帛书六十四卦上卦于经卦的取序，与八宫卦序及传本《周易》的“父母六子”思想；二，比较帛书六十四卦下卦于经卦的取序，与八宫卦序及传本《周易》的“父母六子”思想。

先作第一种比较。见下表。

表 4.2 帛书上卦经卦、八宫卦卦序比较表

序号	帛书	父母六子	八纯	父母六子
1	乾	父	乾	父
2	艮	少男	震	长男
3	坎	中男	坎	中男
4	震	长男	艮	少男

续表

序号	帛书	父母六子	八纯	父母六子
5	坤	母	坤	母
6	兑	少女	巽	长女
7	离	中女	离	中女
8	巽	长女	兑	少女

上表说明，帛书易卦上卦所取经卦的顺序与京房八宫卦的卦序，都采用了父母、六子的排序方式，反映了《说卦》“父母六子”的取象观念与思想。在“六子”的排序上，帛书取少、中、长之序，京房取长、中、少之序。

帛书经卦的这一卦序与北周卫元嵩《元包》的八卦顺序很相似。《元包》八卦卦序如下：^⑥

太阴第一	太阳第二
少阴第三	少阳第四
仲阴第五	仲阳第六
孟阴第七	孟阳第八

这实际上就是：

坤母第一	乾父第二
兑少女第三	艮少男第四
离中女第五	坎中男第六
巽长女第七	震长男第八

⑥ 卫元嵩撰、苏渊明传、李江注：《元包经传》卷一，第1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803页。

张政烺先生认为“这里的八卦次序和帛书一样。”^①准确地说，应该是这里六子卦的顺序和帛书的一样。因为，帛书卦序先乾后坤，与《元包》的先坤后乾不同。^②

《元包》卦序“太阴第一”：坤、复、临、泰、大壮、夬、需、比；“太阳第二”：乾、姤、遁、否、观、剥、晋、大有；等等。除八经卦本身之序外，其余卦序，全同京氏八宫卦序。^③这说明了《元包》与京房易学之间或有承传关系。

作第二种比较之前，须看《说卦》“帝出乎震”章以后五章：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乾，为天，为圆，……为衣，为言。坤，为地，为母，……为帛，为浆。震，为雷，为龙，……为鹄，为鼓。巽，

① 《文物》1984年第3期，第14页。

② 饶宗颐先生径以“帛书卦序与卫元嵩无关”，见《再谈马王堆帛书周易》，《饶宗颐史学论著选》，第76—79页。

③ 《元包经传》卷一至四；张行成：《元包数总义》卷一，第1—2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803册。

为木，为风，……为杨，为鹤。坎，为水，为沟渎，……为蒺藜，为桎梏。离，为火，为日，……为科上槁，为牝牛。艮，为山，为径路，……为虎，为狐。兑，为泽，为少女，……为常，为辅颊。

上引《说卦》五章论八卦之象，连续采用了一种相同的卦序：

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这一卦序，与八经卦游徙以主帛书六十四卦内卦的卦序，及京氏八宫卦的卦序，可以一比。

表 4.3 帛书下卦经卦、八宫卦、《说卦》五章卦序比较表

组号	序号	帛书	《说卦》 五章	八 纯 (序号) (序号)
1	1	乾 (父)	乾 (父)	(1) 乾 (父)
	2	坤 (母)	坤 (母)	(5) 坤 (母)
2	3	艮 (少男)	震 (长男)	(2) 震 (长男)
	4	兑 (少女)	巽 (长女)	(6) 巽 (长女)
3	5	坎 (中男)	坎 (中男)	(3) 坎 (中男)
	6	离 (中女)	离 (中女)	(7) 离 (中女)
4	7	震 (长男)	艮 (少男)	(4) 艮 (少男)
	8	巽 (长女)	兑 (少女)	(8) 兑 (少女)

结果表明，帛书《周易》下卦所取经卦的顺序，与《说卦》五章有很强的可比性：

一，如分八卦为四组，两者均取互为对象的经卦为一组，即乾、坤为天、地相对，艮、兑为山、泽相对，坎、离为水、火相

对，震、巽为雷、风相对；

二，两者八卦排列，皆按“父母”领“六子”的方式，即乾、坤父母卦，领艮、兑、坎、离、震、巽六子卦，其中六子的排序，帛书取少长之序，《说卦》取长少之序。

就京房八宫卦而言，其序取父领三子、母领三女，父与三子、母与三女各为一组。但是，京房八宫的六子之序与《说卦》同，均为长少之序。

上表中，八宫卦与《说卦》五章已经多有相类之处。但八宫卦实分乾三子、坤三女两组，与《说卦》五章八卦对象而为四组的分法，根本不同。帛书经卦与《说卦》五章八卦，不但卦分四组，而且每组卦象相对，反映了相同的思想。不仅如此，两者的基本卦序都是父母领六子。尽管其六子的少长列序不同，但基本思想显然是紧密相关的。

帛书《周易》下卦所取经卦的卦序与《说卦》五章八经卦的卦序如此相关，直接说明帛书《周易》下卦的取序反映了《说卦》五章的思想内容。

我们知道，帛书《周易》上卦所取经卦的顺序，出于“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的思想，这反映了今本《周易》中《说卦》前三章的内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帛书《周易》上卦的取序与《说卦》前三章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就不容忽视了：传本《周易·说卦》前三章与后五章的卦序思想，有机地统一在帛书《周易》的卦序之中。也就是说，从帛书《周易》的卦序来看，《周易·说卦》“帝出乎震”章前后诸章是相互关联、可以统一的。

《说卦》前三章问题，向来聚讼纷纭。基于上述，最迟始于

宋代，中外学者对于《说卦》诸章的文献学的考察，当有重新认识的必要。^②事情很清楚，虽然马王堆帛书《周易》的传文部分只包括传本《周易·说卦》的前三章，但传本《说卦》“帝出乎震”章以后《说卦》五章的思想内容，在帛书卦序中仍有明确的反映。因此，依据帛书《周易》的卦序，有理由认为《说卦》前三章与后五章是一个统一整体。

② 《周易经传溯源》，第222—223页。

第五章 帛书卦序与清人易学

第一节 帛书《周易》所见卦序

帛书《周易》所见卦序不止一种。帛书《周易》经文卦序所反映的思想，或折射出其成书时代的某种特征。

《周易》有不同的卦序，文献多有记载。重排卦序是汉代易学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晋干宝《周礼》注引《归藏》：^①

复子，临丑，泰寅，大壮卯，夬辰，乾巳，姤午，遁未，否申，观酉，剥戌，坤亥。

《归藏》为“三《易》”之一，曾为周官“太卜”所掌，古人或以之为黄帝《易》，或以之为商人《易》。^②上引文字亦见异本：^③

子复，丑临，寅泰，卯大壮，辰夬，巳乾，午姤，未遁，（朱太史曰：“《归藏》本文作‘逢’。”）申否，酉观，戌

① 尚秉和：《焦氏易詁》，第239页。陈金生点校。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② 杜子春云：“《连山》，宓戏；《归藏》，黄帝。”《周礼注疏》郑玄注引，卷二十四，第164页，《十三经注疏》本。《山海经》：“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卷三十五，第17页。

③ 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一》，第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剥，（朱太史曰：“《归藏》本文作‘仆’。”）亥坤。（徐善《四易》）

不难看出其与十二月卦的相同：^④

十一月	复
十二月	临
正 月	泰
二 月	大壮
三 月	夬
四 月	乾
五 月	姤
六 月	遁
七 月	否
八 月	观
九 月	剥
十 月	坤

所以，孟喜十二月卦说是对部分卦序的重排，其排序沿袭了传本《归藏》。

实际上，孟喜几乎对全部易卦作了重排，十二月卦仅系其中部分。孟喜卦气六十卦配二十四气、五等爵：^⑤

④ 《旧唐书》卷三十四，第1235—1236页。

⑤ 同上。按第1236页中“霜降，九月中、兑六五”系“霜降，九月中、兑六三”之误。

表 5.1 孟喜六十卦卦序表

恒气	月中、节	始卦	中卦	终卦
冬至	十一月中	公 中孚	辟 复	侯 屯
小寒	十二月节	侯 屯	大夫 谦	卿 睽
大寒	十二月中	公 升	辟 临	侯 小过
立春	正月节	侯 小过	大夫 蒙	卿 益
雨水	正月中	公 渐	辟 泰	侯 需
惊蛰	二月节	侯 需	大夫 随	卿 晋
春分	二月中	公 解	辟 大壮	侯 豫
清明	三月节	侯 豫	大夫 讼	卿 蛊
谷雨	三月中	公 革	辟 夬	侯 旅
立夏	四月节	侯 旅	大夫 师	卿 比
小满	四月中	公 小畜	辟 乾	侯 大有
芒种	五月节	侯 大有	大夫 家人	卿 井
夏至	五月中	公 咸	辟 姤	侯 鼎
小暑	六月节	侯 鼎	大夫 丰	卿 涣
大暑	六月中	公 履	辟 遁	侯 恒
立秋	七月节	侯 恒	大夫 节	卿 同人
处暑	七月中	公 损	辟 否	侯 巽
白露	八月节	侯 巽	大夫 萃	卿 大畜
秋分	八月中	公 贲	辟 观	侯 归妹
寒露	九月节	侯 归妹	大夫 无妄	卿 明夷
霜降	九月中	公 困	辟 剥	侯 艮
立冬	十月节	侯 艮	大夫 既济	卿 噬嗑
小雪	十月中	公 大过	辟 坤	侯 未济
大雪	十一月节	侯 未济	大夫 蹇	卿 颐

《卦议》：“据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⑥即每年从冬至初候开始，以中孚卦相配。《淮南子·天文》以冬至“德气为土”。^⑦在阴阳五行说中，土居中，五常配信；《易传》也以“孚”为有信义——《序卦》：“‘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所以，“中孚用事”的思想意义是明显的。坎、震、离、兑四正卦，依次主四方、四时与辟、公、侯、卿、大夫六十卦，一样是从不同的卦序编排反映出阴阳二气的消息盈虚。在一定意义上，孟喜卦气说正是出于对某种规律性的感悟，重排卦序的结果。

京房的八宫卦说更是如此。

京房以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八卦为八宫，每宫各领七卦；七卦中，前五卦称“一世”至“五世”，第六、七两卦称“游魂”、“归魂”，如此，对全部易卦进行了重排：

表 5.2 京房八宫卦序表^⑧

八宫	乾	震	坎	艮	坤	巽	离	兑
一世	姤	豫	节	贲	复	小畜	旅	困
二世	遁	解	屯	大畜	临	家人	鼎	萃
三世	否	恒	既济	损	泰	益	未济	咸
四世	观	升	革	睽	大壮	无妄	蒙	蹇
五世	剥	井	丰	履	夬	噬嗑	涣	谦
游魂	晋	大过	明夷	中孚	需	颐	讼	小过
归魂	大有	随	师	渐	比	蛊	同人	归妹

⑥ 《新唐书》卷二十七上，第 599 页。

⑦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 113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⑧ 惠栋：《易汉学》卷四，第 7 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 52 册。

以上卦序反映了卦爻的阴阳消长。例如，“乾宫”从“乾”到“剥”，易卦六爻分别由六爻纯阳“乾”，到一阴生而“姤”，二阴生而“遁”，三阴生而“否”，四阴生而“观”，五阴生而“剥”，以至于“游魂”卦——阳不可尽剥、复游徙外卦四位而为“晋”，“归魂”卦——阴退阳伏、阳归本位，内卦归于“乾”而为“大有”。这与孟喜十二辟卦阴阳消息是同样道理。

《易纬》卦气也重排卦序。试以《稽览图》为例：^⑨

小过，蒙，益，渐，泰（寅）；需，随，晋，解，大壮（卯）；豫，讼，蛊，革，夬（辰）；旅，师，比，小畜，乾（巳）；大有，家人，井，咸，姤（午）；鼎，丰，涣，履，遁（未）；恒，节，同人，损，否（申）；巽，萃，大畜，贲，观（酉）；归妹，无妄，明夷，困，剥（戌）；艮，既济，噬嗑，大过，坤（亥）；未济，蹇，颐，中孚，复（子）；屯，谦，睽，升，临（丑）。坎（六），震（八），离（七），兑（九）。

已上四卦者，四正卦为四象，每岁十二月，每月五月，（按“月”字当作“卦”）卦六日七分，每期三百六十六日，每四分。（按“六日”当作“五日”，“四分”当作“四分日之一”）

可以“两汉象数易发展的最高峰”^⑩虞翻的卦序，作为最后一个例证。虞翻以乾、坤两卦为基础，分易卦为“一阳五阴”

⑨ 《易纬稽览图》卷下，第1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纬书集成》，第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按文中注为原注。

⑩ 高怀民：《两汉易学史》，第202页。台湾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70年版。

类、“一阴五阳”类，“二阳四阴”类、“二阴四阳”类、“三阳三阴”类，将全部卦序加以重排^①，俞琰先天六十四卦直图对此有很好的图示（图 5.1）。^②如按虞翻“以乾推坤”^③之意，全部卦序按阴生之序可排列如下：

纯阳卦一	乾								
一阴五阳卦六	姤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二阴四阳卦十五	遁	讼	巽	鼎	大过	无妄	家人		
	离	革	中孚	睽	兑	大畜	需		
	大壮								
三阳三阴卦二十	否	渐	旅	咸	涣	未济	困	蛊	
	井	恒	益	噬嗑	随	贲	既济		
	丰	损	节	归妹	泰				
二阳四阴卦十五	观	晋	萃	艮	蹇	小过	蒙	坎	
	解	升	颐	屯	震	明夷	临		
一阳五阴卦六	剥	比	豫	谦	师	复			
纯阴卦一	坤								

反序而列，则是虞翻所说的“以坤变乾”^④的卦序。

① 《两汉易学史》，第 205—210 页；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第 205—20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俞琰：《易外别传》，第 8 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 1061 册。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第 3 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同上。

当然，今本《周易》经传也见有不同卦序^⑮，这或许是不同的传本所致。我们说过，汉代易学史上有一种重排卦序之风。^⑯这种风气的产生原因自然有多种。不同的《周易》传本、不同的学术倾向，都可能引发对于卦序的重排。但无论如何这种风尚是有其传统的。

帛书《周易》虽然在经文中采用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今本的卦序，但在传文中又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今本经文的卦序。

《二三子》篇上依次论及坤、乾、坤、蹇、鼎、晋、坤、乾诸卦，除始于坤、乾终于坤、乾而外，目前看不出其他的特征；《二三子》篇下论及的易卦，可列如下表：

表 5.3 《二三子》篇下所引卦序表

次序	卦名	今本经文中的序号	帛书经文中的序号
1	乾	1	1
2	坤	2	33
3	?	?	?
4	屯	3	23
5	同人	13	6
6	大有	14	50
7	谦	15	35
8	豫	16	27

⑮ 韩仲民先生有《关于序卦、杂卦和世卦的卦序分析比较》，论今本《序卦》、《杂卦》等卦序的不同，见《帛易说略》，第83—88页。台湾林庆彰先生编《〈周易〉研究著述分类目录》，其“卦序问题”部分收论文目录10篇，见《周易研究》1993年第4期，第78页。

⑯ 邢文：《帛书〈周易〉与卦气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27—328页。

续表

次序	卦名	今本经文中的序号	帛书经文中的序号
9	中孚	61	61
10	小过	62	28
11	恒	32	32
12	解	40	30
13	艮	52	9
14	丰	55	31
15	未济	64	54

如果把前 10 卦作为一组，后 5 卦作为第二组，即可清楚地看出两组易卦都是以今本《周易》经文的卦序为序。

《易赞》、《繆和》与《昭力》中讨论的易卦，都可以作同样的排比。下以《易赞》为例。

表 5.4 《易赞》（第一至十行）所引卦序表

次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卦名	乾	坤	讼	师	比	小畜	履	益	否	无妄	需
今序	1	2	6	7	8	9	10	42	12	25	5
帛序	1	33	5	37	19	58	4	64	2	7	18

次序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卦名	讼	大有	大壮	大畜	随	艮	家人	井	姤	丰	姤
今序	6	14	34	26	17	52	37	48	44	55	44
帛序	5	50	26	10	47	9	63	24	8	31	8

次序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卦名	临	观	晋	讼	?	损	大壮	归妹	既济	……
今序	19	20	35	6	—	41	34	54	63	—
帛序	36	59	51	5	—	12	26	29	22	—

表中，“今序”表示“今本经文中的卦序”，“帛序”表示“帛书经文中的卦序”。下同。不难看见，从第一位“乾”卦至第八位“益”卦，帛书仍然按照今本经文的卦序说卦；第八位以后，帛书中卦序的规律性尚不能看出。

上表中，乾卦到益卦以今本经文卦序排列的规律性是不容否认的。如果以这八卦作为一组，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此组以今本经文卦序排列的易卦，始于乾、终于益。始乾终益，正是帛书经文卦序的特征。

《易赞》、《繆和》与《昭力》中其他易卦的排序，除《易赞》中三陈九卦——履、谦、复、恒、损、益、困、井、涣——基本上同于今本之序，《繆和》中繆和问涣、困、谦三卦以今本之逆序之外，其他卦序的规律，还不能看出，概如下列：

表 5.5 《易赞》（第十六至十七行）所引卦序表

	刚之失五繇诸卦					柔之失五繇诸卦				
次序	1	2	3	4	5	1	2	3	4	5
卦名	乾	大壮	姤	鼎	丰	坤	小畜	姤	渐	屯
今序	1	34	44	50	55	2	9	44	53	3
帛序	1	26	8	56	31	33	58	8	60	23

表 5.6 《繆和》、《昭力》所论卦序表

《繆和》											
	繆和				吕昌			吴孟	庄但	张射	李羊
次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卦名	涣	困	谦	丰	屯	涣	蒙	中孚	谦	谦	归妹
今序	59	47	15	55	3	59	4	61	15	15	54
帛序	62	45	35	31	23	62	13	61	35	35	29

《繆和》											
	“子曰”说《易》诸卦					以史说《易》诸卦					
次序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卦名	复	讼	恒	恒	坤	比	益	谦	睽	明夷	观
今序	24	6	32	32	2	8	42	15	38	36	20
帛序	39	5	32	32	33	19	64	35	53	38	59

《昭力》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次序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卦名	师	大畜	大畜	师	比	泰	比	?	无妄	无妄	归妹
今序	7	26	26	7	8	11	8	—	25	25	54
帛序	37	10	10	37	19	34	19	—	7	7	29

让我们回到帛书《周易》的经文。

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乃是据《易赞》中“天地定位”一

节重新编排的结果。这种卦序严格的规律性说明其只能晚于今本的卦序；^①帛书《周易》传文所引卦序多见与今本卦序相同，也说明了这一点。秦皇坑焚，《周易》以卜筮之书而幸存；汉代易学象数易的兴盛，当与此有关。帛书《周易》经文卦序的规律性及其对于阴阳思想的强调，或也是秦火之后易学术数倾向的反映，关涉帛书《周易》经文的成书时代；其卦序的重编，也许正是汉易重排卦序之风的滥觞。

第二节 帛书卦序特征试析（下）

如所周知，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不见于世传。马王堆帛书《周易》出土之后，饶宗颐先生曾在 1980 年于成都举行的古文字学会年会上，推测过全书的卦序，所言俱中。^②帛书《周易》经文六十四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八经卦以一定次序，游徙以居六十四卦的内卦而成。

可以用传本六十四卦的卦名，将帛书六十四卦重新表列如下：

表 5.7 帛书六十四卦卦序表二

乾	艮	坎	震	坤	兑	离	巽
乾	艮	坎	震	坤	兑	离	巽
否	大畜	需	大壮	泰	夬	大有	小畜

^① 《周易经传溯源》，第 206 页。

^②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第 68 页；饶宗颐：《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同书，第 56—67 页。

续表

乾	艮	坎	震	坤	兑	离	巽
遁	剥	比	豫	谦	萃	晋	观
履	损	蹇	小过	临	咸	旅	渐
讼	蒙	节	归妹	师	困	睽	中孚
同人	贲	既济	解	明夷	革	未济	涣
无妄	颐	屯	丰	复	随	噬嗑	家人
姤	蛊	井	恒	升	大过	鼎	益

表中，帛书易卦乾列——乾、否、遁、履、讼、同人、无妄、姤八卦，外卦皆为乾，内卦分别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其余艮、坎、震、坤、兑、离、巽诸列，其外卦、内卦的构成，规律与此相类。帛书六十四卦内外卦的这种特点，与京房的八宫卦说，在思想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京房的八宫卦中，六十四卦分属八纯（上世）、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与游魂、归魂，所谓易有四世：“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⑨，很清楚地说明了八宫卦说强调重卦中的爻的变化与性质。换言之，或可说京房的卦序理论反映了汉易中以爻的变化为着眼点的易学思想。帛书易卦则不同。从上表所示，不难看见帛书的卦序，反映的是重卦中内卦、外卦的变化。这说明了帛书易学以卦的变化为考察视角的思想特征。这两种不同的易学思想与理论，

⑨ 京房：《京氏易传》卷下。程荣纂辑：《汉魏丛书》，第12页上。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据万历新安程氏刊本影印版。按此本使用方便，但出版者所加标点未可尽从，本书引用时径改不注。

可以称作《周易》的爻学与卦学。在汉易中，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的卦序思想与京房八宫卦说中的卦序思想，分别是卦学与爻学的典型代表。从卦学与爻学的角度去看待易学史，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中国学术史上易学发展的源流与特征。

帛书六十四卦反映了汉易卦学的思想特征，这种特征在后世易学中也有清楚的表现。

清儒范尔梅《读书小记》有《易卦考》一卷，论河图洛书、后天卦变与先天卦变，后附易图若干。其中，《洛书五行图》是探讨帛书《周易》经文卦序的重要文献。

范氏《洛书五行》图可简作下表：^②

表 5.8 洛书五行序卦表

坤 (地)	艮 (山)	坎 (水)	巽 (风)	震 (雷)	离 (火)	兑 (泽)	乾 (天)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壮	大有	夬	乾
临	损	节	中孚	归妹	睽	兑	履
明夷	贲	既济	家人	丰	离	革	同人
复	颐	屯	益	震	噬嗑	随	无妄
升	蛊	井	巽	恒	鼎	大过	姤
师	蒙	坎	涣	解	未济	困	讼
谦	艮	蹇	渐	小过	旅	咸	遁
坤	剥	比	观	豫	晋	萃	否

② 范尔梅：《读书小记》，图二十三。雍正七年（1729年）刊本。

范氏洛书五行序卦的第一列（右起），为：乾、履、同人、无妄、姤、讼、遁、否；其内卦，依次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经卦。否卦之后，复由此八经卦，仍依此序，居于第二列夬、兑、革、随至萃卦的内卦位置；萃卦以后，再由此八经卦，以相同顺序，居于第三列易卦的相应位置。如此，八经卦循环游徙，居于六十四卦的内卦，直至第八列。

不难发现，范氏洛书五行六十四卦的卦序思想，属于我们所说的卦学一系；其八经卦以特定顺序，游徙以主六十四卦内卦的特征，与帛书《周易》非常相象。从上举二表可见：

一，两组经卦游徙的方式相同。

表 5.7 中，帛书六十四卦的八经卦以乾、坤、艮、兑、坎、离、震、巽的顺序，依次游徙，成为乾列、艮列、坎列、震列、坤列、兑列、离列、巽列诸卦的内卦；表 5.8 范氏洛书五行序卦中，八经卦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顺序，从右至左依次游徙，成为乾列、兑（夬）列、离（大有）列、震（大壮）列、巽（小畜）列、坎（需）列、艮（大畜）列、坤（泰）列诸卦的内卦。

二，两组经卦游徙的方向相同。

帛书六十四卦与范氏《洛书五行》六十四卦八经卦的游徙方向，都是从上往下。

很明显，范氏《洛书五行》图中八经卦游徙以主六十四卦内卦的特征，与帛书《周易》颇为相似。两者的不同在于易卦的列序相异，但这并不重要。细心地分析、推演，居然可以在范氏《洛书五行》中发现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此点当于下节详论。

第三节 帛书卦序与清人易学

从文献学的角度比较范尔梅氏的《洛书五行》图与帛书《周易》卦序，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易学史实：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卦序，并非不见于载籍所记；从清人《周易》的图书之学中，可以完整地发掘出帛书《周易》的卦序。

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是可以直接从《洛书五行》图中读出的。

可以对《洛书五行》作三步行、列调整。

第一步，调整行序。

我们知道，帛书《周易》六十四卦上、下卦的取序，均取“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之意，在上引帛书《周易》八卦方位图二（图4.2）中，上卦沿图右旋而取，即：天、山、水、雷，地、泽、火、风，亦即上卦取序为：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下卦在图中，一边相对而取，一边右旋而取，即：天、地，山、泽，水、火，雷、风，亦即下卦取序：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这里对于行序的调整，就是把《洛书五行》图中八行序卦，以所在行八经卦按帛书《周易》六十四卦下卦的取序排列，即每行序卦，随行中八经卦，按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之序排列，得下表：

表 5.9 洛书五行序卦整理表一

乾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壮	大有	夬	乾
坤	坤	剥	比	观	豫	晋	萃	否
艮	谦	艮	蹇	渐	小过	旅	咸	遁

续表

兑	临	损	节	中孚	归妹	睽	兑	履
坎	师	蒙	坎	涣	解	未济	困	讼
离	明夷	贲	既济	家人	丰	离	革	同人
震	复	颐	屯	益	震	噬嗑	随	无妄
巽	升	蛊	井	巽	恒	鼎	大过	姤

第二步，在表 5.9 上方增加一行，提取各列八经卦置于此行之中，原八经卦所在空位由其下易卦，依次补齐，得下表：

表 5.10 洛书五行序卦整理表二

坤	艮	坎	巽	震	离	兑	乾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壮	大有	夬	否
谦	剥	比	观	豫	晋	萃	遁
临	损	蹇	渐	小过	旅	咸	履
师	蒙	节	中孚	归妹	睽	困	讼
明夷	贲	既济	涣	解	未济	革	同人
复	颐	屯	家人	丰	噬嗑	随	无妄
升	蛊	井	益	恒	鼎	大过	姤

第三步，调整列序。与第一步相似，按帛书《周易》六十四卦上卦的取序，将上表中的八列，随所在列八经卦，按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之序排列，得下表：

表 5.11 洛书五行序卦整理表三

乾	艮	坎	震	坤	兑	离	巽
否	大畜	需	大壮	泰	夬	大有	小畜
遁	剥	比	豫	谦	萃	晋	观
履	损	蹇	小过	临	咸	旅	渐
讼	蒙	节	归妹	师	困	睽	中孚
同人	贲	既济	解	明夷	革	未济	涣
无妄	颐	屯	丰	复	随	噬嗑	家人
姤	蛊	井	恒	升	大过	鼎	益

显而易见，此表与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卦序表（表 4.1 或表 5.7）实为一表。也就是说，范氏《洛书五行》图六十四卦卦序，稍作行、列调整，即与帛书卦序完全相同。

以上三个整理表，实际上只做了两件事：一，改变列与行的排序；二，提取洛书五行序卦表中八经卦的重卦，置于所在列列首，并以其下的易卦补齐其空。所以，《洛书五行》六十四卦的内部顺序，基本未变，所调整的只是每组序卦的组序。应该说，这样的调整，没有改变序卦卦序思想的性质。

由此，可以得出本节的结论。

范尔梅《洛书五行》图中六十四卦的卦序，经本节以行、列为单位两度调整，所得六十四卦的卦序与帛书《周易》完全一致。这一现象表明：一，帛书六十四卦与范氏洛书五行序卦，其卦序思想多有相合，都属于我们所说的卦学的体系；二，在卦序的表现形式上，两者可以在简单的技术性处理之后完全一致，说

明帛书卦序并非不见于传世文献，而是可以完整地从此清人易学图书之学的遗产中发掘出来。

这种现象的学术史意义，显然需要专门的探究。通过本节的讨论，从范尔梅《洛书五行》图中，不作卦序调整而直接读出帛书《周易》的卦序，也是非常容易的。

第六章 帛书卦序与古代学术

第一节 帛书卦序与邵雍易学

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本于《易赞》中“天地定位”一节，这一节在今本《周易》中见于《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实际上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思想。

不论是分析按照这种宇宙观思想编排的六十四卦，还是探讨卦序中的卦学或爻学思想，都不能不提及邵雍的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

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是邵雍易学的图式。从宇宙观思想的角度来看，其图外圆内方，朱熹解作“圆于外者为阳，方于中者为阴；圆者动而为天，方者静而为地者也。”^①从卦学与爻学的角度来看，其圆图卦序思想属于爻学，其方图卦序思想属于卦学；二者合而为一，见邵尧夫易学体大思精之一斑。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见附图 6.1。^②

先看圆图。

① 朱熹：《原本周易本义》图，第 9 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 12 册。

② 《原本周易本义》图，第 7 页下至第 8 页上。按本书图版用同治十一年（1872 年）山东书局刊《周易本义》本，见《图说》第 4 页下至第 5 页上。

从坤开始，阳气以二进制的方式渐生渐行，以爻为单位变化，由复、颐、屯、益，以至于乾；由一爻阳，至六爻阳。阴气的运行也与之相应。这就是邵雍所说：^③

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此真至之理，按图可见之矣。^④

圆者象天，所以可以理解圆图为天“气”的运行，或者说“时”的运行。

再看方图。

可以清楚地看见方图六十四卦内、外卦以卦为单位的演进之迹。

从乾到泰内卦皆乾，从履到临内卦皆兑，从同人到明夷内卦皆离，从无妄到复内卦皆震，从姤到升内卦皆巽，从讼到师内卦皆坎，从遁到谦内卦皆艮，从否到坤内卦皆坤。

不论从乾开始还是从坤开始，纵读先天六十四卦方图的过

③ 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三，第27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803册。

④ 有西方学者以先天图左半震、离、兑、乾为阳，右半巽、坎、艮、坤为阴，并以左半图中震、离、兑、乾四卦阳爻数量的变化与右半图中巽、坎、艮、坤四卦阴爻数量的变化，来说明邵雍的“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这是不能成立的。Kidder Smith, Jr., Peter K. Bol, Joseph A. Adler, and Don J. Wyatt, *Sung Dynasty Uses of the I Ching*. (宋代《易经》的运用) 第119页,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这里需要把握两点：第一，先天图中，震、乾、坎、艮为阳，离、兑、巽、坤为阴；离、兑二卦虽各有两阳爻，但仍为阴卦，坎、艮也是各有两阴爻的阳卦。第二，邵雍自己已经对“顺行”作了解释：“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西方学者所说的“顺行”之序（“This is *shun*, 'going along in the normal sequence,'” 第119页）震、离、兑、乾、巽、坎、艮、坤，正是邵雍自己说的“逆”序：“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五、艮坤六。”《皇极经世书》卷十三，第27页上。

程，都是八经卦按一定顺序，游徙以主六十四卦内卦的过程。以乾列为例，从乾至履、同人、无妄、姤、讼、遁、否，分别为八经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依次作乾、履、同人诸卦内卦的过程；在纵读方图的过程中，此八经卦并以此序，游徙于各列，分别成为相应的内卦。

在邵雍的卦图中，阴阳爻的变化表示昼夜及四季之变。《观物外篇》：^⑤

阳爻，昼数也；阴爻，夜数也。天地相銜，阴阳相交，故昼夜相杂，刚柔相错。春、夏，阳多也，故昼数多，夜数少；秋、冬，阴多也，故昼数少，夜数多。

这种阴阳消长的变化，如果用图表示，可见元人俞琰的天根月窟图：图 6.2。^⑥在此图中，六圈表示六爻，白地为阳，黑地为阴，以复姤二卦为小父母。复为一阳生，为“天根”；姤为一阴生，为“月窟”。从复、姤开始，阴阳往来，此长彼消。复为冬至，姤为夏至，四时运行，所以邵雍有诗“天根月窟闲往来”^⑦，“一日止能移一宫。”^⑧方圆二图之中，阴阳二气的运转是相应而行的。所以，方图中八经卦的游徙，可以在圆图上有其时间的对应。换言之，八经卦是游徙有时、关乎天道的；邵雍卦图有其时义的特征。

朱熹对整个方位图有一解说：^⑨

⑤ 《皇极经世书》卷十三，第 9 页上。

⑥ 《易外别传》，第 3 页。

⑦ 邵雍：《击壤集》卷十六，第 3 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 1101 册。

⑧ 《击壤集》卷十五，第 8 页下。

⑨ 黄宗羲等编：《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卷十，第 9 页下。中国书店 1990 年版。

圆图象天，一顺一逆，流行中有对待，为震八卦对巽八卦之类。方图象地，有逆无顺，定位中有对待，四角相对，如乾八卦对坤八卦之类。此则方圆图之辨也。

明确了“圆图象天，”“方图象地，”阴阳二气顺逆流行的基本观念，加上邵雍所谓“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曰‘知来’也”^⑩，不仅易于理解天道，而且可以逆知来事。

六十四卦的顺序，与方图的宇宙观意义关系更为密切：^⑪

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损咸见义；雷风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

这应是邵氏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中方图的本义。

不难看出，邵氏这一方图，乃是根据《说卦》“天地定位”章的意义而设计。全图分作四层。据上诗，最外层为“天地定位，否泰反类；”乾、坤、否、泰为四隅，构成四围，囊括宇内。次外层为“山泽通气，损咸见义；”艮、兑、损、咸为四隅，构成第二层。向内一层，为“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坎、离、既济、未济为四隅，构成第三层。最内层为“雷风相薄，恒益起意；”是宇宙图式的中心。

邵雍卦图与“天地定位”章的关系，与帛书《周易》的卦序

^⑩ 《皇极经世书》卷十三，第26页下。

^⑪ 《击壤集》卷十七，第9页下。

思想颇可比论。^⑫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范尔梅的《洛书五行》图。比较范氏《洛书五行》与邵雍卦图，其中的关联令人讶然：整个《洛书五行》，就是邵雍先天六十四卦方图的颠倒。

如果说《洛书五行》的卦序思想与帛书相合的话，这或源出邵雍易学。李学勤先生论邵雍易学曾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宋学的某些观点比汉人更近于周汉之际的儒家”。^⑬帛书卦序与范氏《洛书五行》及邵雍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的关系，不仅为此论点增加了一个生动的例证，而且也许还暗示着易学史上这么一条可能的学术脉络：帛书《周易》·邵雍易学·范氏易学。这是帛书卦序与邵雍易学的比较研究，为汉、宋易学的关系，提出的一个引人入胜的学术问题。

第二节 帛书卦序与游宫思想

帛书《周易》的经文与汉易有关，已有许多的论述。^⑭从前文的讨论可以知道，帛书卦序与京房易学，最多可比之处。京氏八宫卦说，每宫易卦的排列，以爻变为序。这种学说，我们已称作爻学。在乾宫中：

乾卦，六爻皆阳，京房《易传》称之“纯阳用事”；

⑫ 请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与邵雍先天易学》，《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第79—80页。又帛书卦序与先天卦位之间的关系，也与此问题相关，请见《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连劭名：《式盘中的四门与八卦》，《文物》1987年第9期，第33—36、40页。

⑬ 《周易经传溯源》，第213页。

⑭ 饶宗颐：《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再谈马王堆帛书周易》，《饶宗颐史学论著选》，第56—67页、第68—83页。李学勤：《〈易纬·乾凿度〉的几点研究——兼论帛书〈周易〉与汉易的关系》，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第12—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初爻变阴，为姤卦，所谓“阴爻用事”，“阴遇阳”；

二爻变阴为遁卦，所谓“阴爻用事，阴荡阳”，“阴来阳退也”；

三爻变阴为否卦，内卦变坤，所谓“内象阴长，天气上腾，地气下降”；

四爻变阴为观卦，所谓“内象阴道已成”；

五爻变阴为剥卦，所谓“柔长刚减，天地盈虚”，“天气消灭”；

四爻再变返为阳，得晋卦，“阴阳反复，进退不居，精粹气纯，是为游魂”；

内卦变返为乾，得卦大有，所谓“卦复本宫曰大有，内象见乾是本位。”^⑤

这就是乾宫八卦从纯阳气盛（乾），至阴渐生而浸阳（由姤至剥），以至于阳不可尽剥，复游徙以居外卦四位（晋），和阴退阳伏、阳归本位、内卦变乾（大有）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乾宫八卦从初爻开始，逐爻变化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爻为变化单位。

帛书《周易》则以卦为变化单位。在帛书卦序表中，乾、否、遁、履至姤一列，外卦皆乾；

乾卦，上下皆“乾”，乾自主内卦；

内卦由“坤”游徙而主，为否卦；

内卦由“艮”游徙而主，为遁卦；

内卦由“兑”游徙而主，为履卦；

内卦由“坎”游徙而主，为讼卦；

^⑤ 均见《京氏易传》卷上。《汉魏丛书》，第1—2页。

内卦由“离”游徙而主，为同人；

内卦由“震”游徙而主，为无妄；

内卦由“巽”游徙而主，为姤卦。

这是八经卦以“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之序，依次游徙而主外卦皆“乾”列诸卦内卦的情形，可以看出其与京房乾宫八卦变化方式的不同。

如果引入“宫”的概念^⑥，把“乾、坤、艮、兑、坎、离、震、巽”游徙以主帛书易卦内卦的现象，视作是此八卦在外卦“乾、艮、坎、震、坤、兑、离、巽”所居之宫的游徙移居，那么，帛书易卦内卦的游徙以居，当然也是中国古代游宫思想的一种表现。

《乾凿度》有太一游宫的记载：^⑦

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象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

这是说太一之神游行九宫，九宫之数合于十五。太一游宫之详，郑玄有注：^⑧

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大一。出入所游患于紫宫之内，外，

⑥ 古人以八卦神所居之处，名之为宫。参见下引《周易乾凿度》郑注。

⑦ 《周易乾凿度》卷下，第3—4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纬书集成》，第52—53页。

⑧ 《周易乾凿度》卷下，第4页。同前本。

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则复。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

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亦言无适也。自此而从^⑩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此数皆合于十五，言有法也。

郑氏说太一游宫，主要有四层意思：

一、太一为北辰神名；

二、四正四维为八卦之宫，加上中央北神之宫为九宫；

三、太一游宫，以阳出，以阴入，即始出于坎宫，入于坤宫，再出于震宫，而入于巽宫，此为上半，然后息于中央之宫；下半，出于乾宫，入于兑宫，再出于艮宫，而入于离宫，至此游行一周；

四、太一游宫之序、九宫十五之数，皆有法义于其中。

《乾凿度》以五音、六律、七宿之作，起于太一游宫。太一游宫本身在《乾凿度》中，是天神的一种与时游迁；其游行九宫

^⑩ 当作“徙”，下同。

的本质，也是一种时、位相应的关系^②，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思想。

《灵枢·九宫八风》也记有太一游宫：^③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上天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数所在，日从^④一处，至九日，复反于一。常如是无已，终而复始。

《灵枢》九宫并有图示，除中央招摇之外，北宫为叶蛰，东北为天留，东方为仓门，东南为阴洛，南宫为上天，西南为玄委，西方为仓果，西北为新洛。^⑤

《灵枢》并以太一游宫与风雨相联，进而与人事相关，所谓：^⑥

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

② 李学勤、邢文：《黄帝与河图洛书》，《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第1期，第72—76页。

③ 《二十二子》本，第1035页中。

④ 《太素》卷二十八萧延平校：“从，疑‘徙’之误。《桐人》卷三载金大定二十六年《太一图序》引经文正作‘徙’。”河北医学院校释：《灵枢经校释》下册，第381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版。

⑤ 《二十二子》，第1035页。

⑥ 《二十二子》，第1035页中。

所谓有变者，太一居五宫之日，病风折树木、扬沙石。

可以用来占断吉凶。所以如此，是因为：^⑤

太一者，玄皇之使，常居北极之傍，汁蚺上下政天地之常口起也。汁蚺，坎宫名也。太一至坎宫，天必应之以风雨，其感从太一所居乡来向中宫，名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若风从南方来向中宫，为冲后来虚风，贼伤人者也。其贼风夜至，人皆寝卧，不犯其风，人少其病也。

所谓坎宫，即前引《乾凿度》郑注中八卦神所居宫之一，是太一在冬至之日游行以居的宫名。太一游行九宫的宫名与八卦相配，表明了游宫思想与古代易学的紧密关系。如果说帛书六十四卦的组构，可以从八经卦游徙以主诸卦内卦的视角来观察，那么，中国古代的游宫思想同时也是考察帛书经文卦序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仅如此，太一游宫之说中太一游行与民人百姓的吉凶相关，是更应予以重视的一点。太一游移之日，天必有变；天之变，直接关涉年岁的美恶与人民的安康。这种太一之神与时的关系、天之变与民之安康的关系，均被置于游宫之说与古代易学的背景之中，对于我们深入思考马王堆帛书《周易》的易学思想与学术特征，具有特别的意义。

第三节 帛书卦序与式的观念

以上两节的讨论，有两点应在这里强调：一，帛书卦序反映

⑤ 《九宫经》，《太素·八正风候》杨上善注引。《黄帝内经太素》卷第二十八，第53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版（标点本）。

了“天地定位”的思想；二，帛书卦序与中国古代的游宫思想相关。需要看到，天地定位、游行九宫两者，正是九宫式盘具有的观念。

式作为一种数术用具，已经为学者们广为注意。^⑤安徽阜阳九宫式盘的出土，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珍贵的材料。^⑥

《乾凿度》论游宫，曰“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这里说的是九宫之数。九宫之数，朱熹以为洛书^⑦，为世人所熟知。南宋以来，此说流行而为通说。实际上，北宋刘牧《易数钩隐图》明指九宫为河图：^⑧

昔宓戏氏之有天下，感龙马之瑞，负天地之数，出于河，是为龙图者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与四为肩，六与八为足，五为腹心。纵横数之，皆十五。盖《易·系》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者也。

王湜《易学》^⑨、朱震《汉上易传卦图》^⑩、郑樵《六经奥论》^⑪、朱

⑤ 《中国方术考》第二章《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对海内外式的资料与研究作了全面的综述与评论。第83—102页。

⑥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第12—31页。

⑦ 《原本周易本义》图，第2页上。

⑧ 刘牧：《易数钩隐图》遗论，第1页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8册。

⑨ 王湜：《易学》，第9—10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805册。

⑩ 朱震：《汉上易传卦图》卷上，第1—3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11册。

⑪ 郑樵：《六经奥论》，卷一，第19—21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184册。

元升《三易备遗》^③、李简《学易记》^④、薛季宣《浪语集》^⑤、张理《大易象数钩深图》^⑥ 从其说，可见其说在宋元易学中的影响。刘牧以九宫为河图之说决非无中生有。东汉刘瑜即以九宫为河图，所谓“河图授嗣，正在九房。”^⑦

九宫之数，见于《大戴礼记·明堂》：^⑧

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

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缀户也，白缀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可知《乾凿度》以九宫之数与游宫并论是有来历的。

帛书《周易》的传文未直接论及游宫，但仍同今本《系辞》而有河洛之论。^⑨帛《易》论数除同于今本《易传》者外，又有独立的学说，我们当专门讨论。

九宫与八卦的配合，前引《易纬·乾凿度》已见其例。郑玄注以八宫为八卦之神所居，这是文字的载录。真正见于图示的，首推《黄帝内经·灵枢》。《灵枢·九宫八风》篇篇首，有《合八风

③ 朱元升：《三易备遗》卷一，第1—23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20册。

④ 李简：《学易记》图说，第2—5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25册。

⑤ 薛季宣：《浪语集》卷二十七，第9页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1159册。

⑥ 张理：《大易象数钩深图》卷上，第12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25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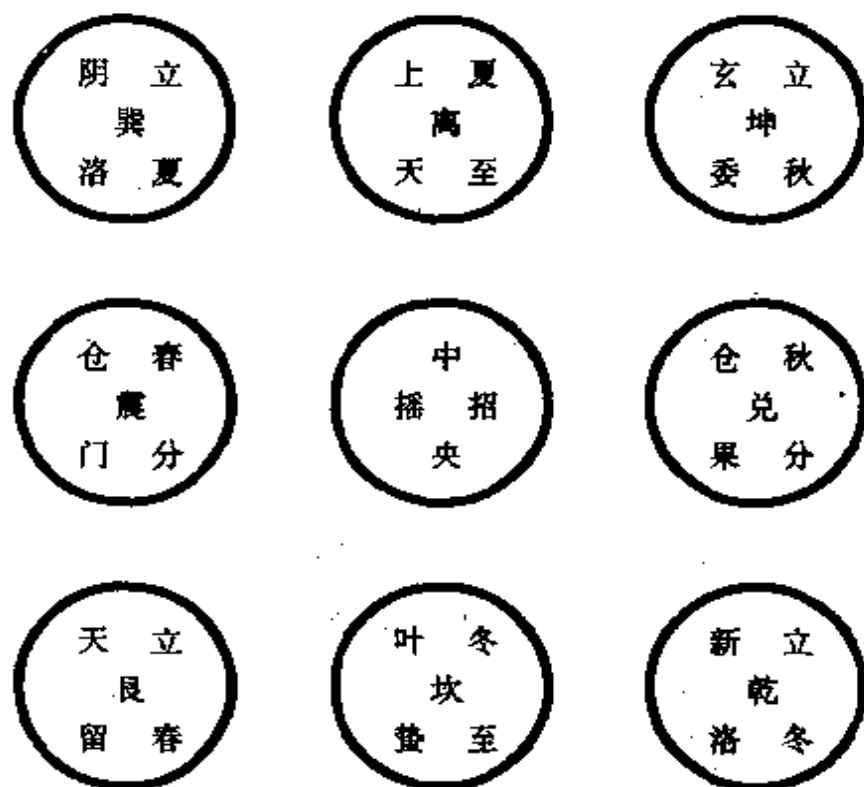
⑦ 《后汉书》卷五十七，第1855页。

⑧ 《大戴礼记》。《汉魏丛书》，第90页下。

⑨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1页。

虚实邪正》图：^④

图 6.3 舍八风虚实邪正



倪仲玉有说解：^⑤

坎官名叶蛰官者，冬令主蛰封藏，至一阳初动之时，蛰虫始振，故名曰叶蛰。艮官名天留者，艮为山，正而不动，因以为名。震官为仓门者，仓，藏也，天地万物之气收藏，至东方春令而始震动开辟，故名仓门。巽官名阴洛者，洛书以二四为肩，巽官位居东南，而主四月，因以为名。离官名天官者，日月丽天，主离明在上之象，因以为名。坤官名玄

④ 《二十二子》，第 1035 页。按《太素》之图异此，可参看，《黄帝内经太素》卷第二十八，第 527 页。

⑤ 《灵枢经校释》下册，第 375 页。

委者，坤为地，玄，幽远也，委，随顺也，地道幽远柔顺，是以名之。兑宫为仓果者，果，实也，万物至秋而收藏成实，是以名之。乾宫名新洛者，新，始也，洛书戴九履一，一乃乾之始也。此九宫之位应于八方四时，各随时而命名也。

认为九宫之名与八卦有关，所说可供参考。近有论文以《灵枢》九宫图出于齐梁陈延之的《小品方》^②，作者显然不知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已有西汉九宫式盘出土，所论不能成立。阜阳式盘四时、方位、九宫之数、九宫之名等等，俱与《灵枢》相合，见图 6.4。^③

阜阳式盘与九宫相配，且与《灵枢》九宫及明堂之数完全相合，是很有思想意义的。式盘与八卦相配的例子可举朝鲜乐浪王盱墓所出式盘，见图 6.5。^④盘中，八卦分布地盘四正四隅，与阜阳式盘九宫的位置相应，两者结合，正是图 6.3《灵枢》《合八风虚实邪正》之义。^⑤

帛书《周易》八经卦以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之序，游主其六十四卦的内卦，这应该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的思想。《乾凿度》说“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强调九宫游行之

② 王旭、徐昭玉：《〈灵枢·九宫八风篇〉的九宫图非其所固有》，《中华医史杂志》1992年第2期，第96页。

③ 《灵枢》九宫明堂之数，见《九宫八风》篇篇首第二图。《二十二子》，第1035页中。

④ Michael Loewe, *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升天之路：中国人对于永恒的追求) 第80页。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9.

⑤ 此盘系据1925年朝鲜乐浪王盱墓所出漆木式残片复原而成，《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刊严敦杰先生《跋六壬式盘》，指出复原图中有若干错误，第21页。李零先生有评论，《中国方术考》，第93—94页。

义；阜阳式盘兼有九宫之名与九宫之数，乐浪式并见易卦，说明《周易》与游宫的关系。敦煌文献中有一些珍贵的九宫图，其图式与式盘的图式极为相似，只是相当于圆形的天盘部分，改作了方形的九宫图。^④尤其是 S.612 号文书中的九宫图，虽九宫的内容与前述有别，但九宫与天、地、人、鬼四门及乾、巽、坤、艮四卦卦名并见于一图，恰恰贯通了《周易》、游宫与式盘的关系，并可与下述上海博物馆所藏铜式对看。^⑤帛书卦序的组构，明显地受天地定位、阴阳对立思想的影响，这已经为学术界所认识。如果从九宫式盘与游宫思想的角度深入考察，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帛书卦序中可能的数术意义。

天、地、人、鬼，是式盘中的四门，包含了出、入、生、死的思想。然而，天、地、人、鬼的观念在易学中，却有特别的意义。

式有天盘、地盘。天盘在上，象天为圆；地盘在下，法地为方。天地定位，是式的基本的思想。帛书《易传》：“天地设立（位），易行乎其中。”^⑥天盘、地盘既定，“易行乎其中”，故可以卜占吉凶。

④ 据称至少有九图：S.2404、S.276、S.681、S.95、P.2623、S.612、S.1473、P.3403、P.3507，见 Carole Morgan（茅甘），“Les ‘Neuf palais’（九宫）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敦煌文书中的“九宫图”）*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17, *Hautes Etudes Orientales* II, 第 252 页。Geneve: Librairie Droz S. A., 1981。按此文已有汉译，但编号等项偶见舛错，主要图版也未收录，见谢和耐等著：《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⑤ 同上，第 261 页 b 图。按日本山本书店影印万历版韩鄂《四时纂要》有《日出设图》，可与诸九宫图参看。内野熊一郎：《六朝唐宋镜背八卦方位图形を究めて周子太極圖の來源に及ぶ》，《東方學》第二十五輯，图版 8，1963 年。

⑥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 29 页。

天、地、人、鬼并出，也是易学的思想内容。帛书《易传》有“天乱骄而成谦（谦），地僻（？）骄而实谦（谦），鬼神祸福谦（谦），人亚（恶）骄而好[谦（谦）]。”^⑨这在传本《周易》中见于《谦·彖》：“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图 6.6 中 (a)、(b) 两只铜式，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均标出天、地、人、鬼四门。图 6.6 (a) 铭：

(东北)	己鬼门
(东南)	戊土门
(西南)	己入门
(西北)	戊天门

(b) 例铭文并有卦画，倍极珍贵：

东北鬼门	艮三
东南地户	巽三
西南入门	坤三
西北天门	乾三

式铭天、地、人、鬼四“门”，与《周易》天、地、人、鬼四“谦”相类。(b) 式中的卦画，正说明式的“四门”观念与《周易》八卦的关系，与王盱墓所出漆木式（图 6.5）以及敦煌文书中的九宫图，都是相同的思想。式的“四门”与《周易》“四谦”在思想观念上的联系，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帛书卦序与京房易学，前文已经作有比较。京房用八宫卦说

^⑨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 427 页。

重排六十四卦，托名孔子，分易为四世：“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⑤，也是天、地、人、鬼四者。北宋杨维德《景佑六壬神定经》曰：“造式：天中作斗杓，指天罡；次列十二辰；中列二十八宿，四维局；地列十二辰，八干，五行，三十六禽；天门、地户、人门、鬼路四隅讫。”^⑥式的四隅天、地、人、鬼四门，溯其渊源，当与古代易学有密切的关联。

天、地、人、鬼之外，“时”也是式的重要观念。《周礼·大史》记：“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郑注：“大出师，则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⑦可知“天时”为式的别名。古人既以“天时”名式，时的观念之于式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综上所述，“天地定位”与“游行九宫”的思想之外，时与天、地、人、鬼的观念，也是式的重要思想内容。事实上，时与天、地、人、鬼的思想，在易学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通过下篇第九章的讨论，我们会对此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在帛书易学中，时与天、地、民、神有着独特的学术史与思想史意义。

⑤ 《京氏易传》卷下。《汉魏丛书》，第12页上。

⑥ 杨维德撰集：《景佑六壬神定经》卷之二，第26—27页。《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⑦ 《周礼注疏》卷二十六，第180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附 录

一、沈有鼎先生卦序论与帛书《周易》 的卦序特征^①

卦序问题，向为先儒所重。沈有鼎先生的卦序研究，“被认为是周易卦序真正科学研究的开始。”^②然而，沈先生的卦序理论问世已逾半个世纪，事实上并未引起易学界的足够重视。用沈先生的卦序理论考察帛书《周易》，可以从一个特别具有启示意义的视角，认识帛书《周易》的卦序特征，寻绎今本《周易》与帛书《周易》的卦序规律。

沈有鼎先生论卦序，见于1936年5月的《周易序卦骨构大意》与同年9月的《周易卦序分析》。^③用沈氏卦序理论对帛书卦序作初步分析可见：从帛书易卦通篇来看，“以阳驭阴”是其要例；从沈氏主卦说来看，帛书易卦主、从卦分布更有规律；从沈氏从卦说来看，帛书易卦通篇用“回互之序”。

① 沈有鼎先生的卦序理论为帛书《周易》的卦序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拙文《沈有鼎先生卦序论——兼论帛书《周易》的卦序特征》对此作有初步探讨，指出了帛书卦序的若干特征与规律。兹摘其要，以补本书中篇所论之不足。详可参阅《中国哲学》第十七辑，第166—190页。

② 《沉痛悼念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沈有鼎教授》，《哲学研究》1989年第5期，封三。

③ 《沈有鼎文集》，第97—99页。

必须说明一些基本概念。

沈有鼎先生的卦序理论，要言不烦，难索确解，可分主卦、从卦二说加以简析。

1、主卦。沈氏以内外卦同序为主卦，即其内外卦“父母六子”的组合，老与老、长与长、中与中、少与少相同。主卦又分类合卦、应合卦两种。类合卦，指内外卦阳卦与阳卦、阴卦与阴卦同类；类合主卦的六爻，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阴阳同类而不相应，共有8卦：乾、坤、习坎、离、震、艮、巽、兑。应合卦，指内外卦阴阳异类；应合主卦的六爻，初四、二五、三上，阴阳异类而相应，共亦8卦：泰、否、既济、未济、咸、恒、损、益。以上16主卦，即沈氏所论64卦卦序的骨构。骨构立，则从卦可附。

沈氏分析卦序，认为《周易》义例“以阳驭阴，以刚制柔。”^④例有“先乾后坤”、“前坎后离”、“先震艮后巽兑”、“先咸恒后损益。”^⑤分析主卦阳阴，结合“父母六子”与沈氏所论，可制A、B、C三《主卦阳阴表》。^⑥表中可见：

第一，从64卦全经看，“以阳驭阴”统摄始终：上下经始于“父、母”（乾、坤两卦），终于“中（男女）”（未济内、外卦），即始于“阳、阴”，终于“阳、阴”。

第二，从上、下经看，义例亦同：上经始于“父、母”，终于“中（男，女）”（习坎、离两卦）；下经始于“少（男女）”（咸卦内、外卦），终于“中（男女）”，皆始于“阳、阴”，终于“阳、阴”。

④ 《周易卦序分析》，《沈有鼎文集》，第99页。

⑤ 《周易序卦骨构大意》，《沈有鼎文集》，第97—98页。

⑥ 《中国哲学》第十七辑，第169—170页，表二—四。

第三，从主卦分组看：^①一、三、五组，皆先阳后阴，先父、男，后母、女；六组，以“少（男女）”始，“长（男女）”终，例近全经。二、四组为例外：二组，始于“父母”；四组，终于“中（男女）”。倘以此二例外组合观，例亦近全经。

2、从卦。沈氏从卦理论，前后有所变化。这里须举三者。

一为卦名。“从卦”一名，出于《周易卦序分析》。此前，“从卦”称“散卦”，见《周易序卦骨构大意》。“散卦”一名，偏重卦序表象；“从卦”一名，偏重卦序结构。显然，卦分主从，合于“以阳驭阴、以刚制柔”的主、从驭制之义，也即所谓“建构原则”而非“平等原则”，均见《周易卦序分析》。

二为卦数。从卦之数，沈氏前论具体而明以数：次乾坤者 8 卦，次震艮巽兑者亦 8 卦，次泰否者 16 卦，次咸恒损益者亦 16 卦云云，不烦俱引；后论概括而晓以理：“从卦四十有八，皆以八相随。”^②前后之变，由重数到重构。

三为卦德。沈氏前论不及序卦之德，后论指出卦有“同德合德之分”。按此处“卦德”，非朱子《周易本义》所论“卦德”，也不限于从卦一类，但其与从卦关系最密。

沈氏分析卦序，初止于卦之主、从，《周易序卦骨构大意》通篇详论；后标举“同德合德”之说，虽未作展开，但其地位已与主、从之说相颉颃，所谓“盖其卦有主从之别，有同德合德之分”。^③

“同德合德”之“德”如何界定，沈氏无论。《系辞上》：“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韩康伯以卦之德为“卦列爻

① 分组情形请参见 A、B、C《主卦阳阴表》。

② 《周易卦序分析》，《沈有鼎文集》，第 99 页。

③ 同上。

分，各有其体”^⑩，其义可从。朱熹以卦之刚柔、中正为卦德，强调时与中，其义与沈氏所论或不相及。程颐则不然。程子以卦之爻位相应为“德”。而朱子所谓“卦德”，程子称之为“卦才”，如困卦，二、五爻皆阳，《伊川易传》释九五爻，既肯定“阴阳相应者自然相应也，如夫妇骨肉分定也”，也指出“五与二皆阳爻，以刚中之德同而相应，相求而后合者也。”^⑪这里，“刚中之德同而相应”，与沈氏论卦之“同德合德”，意义最近。程论，上当承韩注，下或启沈说。伊川并已拈出“同德”一词。小过一卦二、五皆为阴爻，程子注：“五阴而尊，祖妣之象，与二同德相应。”^⑫不言而喻，程子“同德”之说，无疑可为讨论沈氏“同德合德”之论的一个理论起点。

从这一起点出发，分析 64 卦，知乾、坤两卦相应之爻均同德，同德数皆为 3；屯三、上，蒙初、四爻同德，同德数皆为 1；师、比两卦，初与四、三与上均同德，同德数皆为 2；泰、否两卦相应之爻无一同德，同德数为 0。详见《64 卦同德数分布表》。^⑬表中上经序卦同德数的分布，可简列如下：^⑭

主卦一组：| 3 3

从卦一组： $\begin{cases} 1 & 1 & 1 & 1 \\ 2 & 2 & 2 & 2 \end{cases}$

⑩ 《周易正义》卷七，第 81 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⑪ 程颐：《伊川易传》卷四，第 8 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 9 册。

⑫ 《伊川易传》卷四，第 112 页。

⑬ 《中国哲学》第十七辑，第 175 页，表五。

⑭ 《中国哲学》第十七辑第 179 页的空白，系下表的漏排。

$$\begin{array}{l}
 \text{主卦二组: } \left\{ \begin{array}{cc} 0 & 0 \end{array} \right\} \\
 \text{从卦二组: } \left\{ \begin{array}{cccc} 2 & 2 & 2 & 2 \\ 2 & 2 & 1 & 1 \\ 2 & 2 & 2 & 2 \\ 1 & 1 & 1 & 1 \end{array} \right\} \text{(圆 心)} \\
 \text{主卦三组: } \left\{ \begin{array}{cc} 3 & 3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主卦一、三组，同德数皆为 3；从卦组内四四分组，自外而内之第一、二小组，同德数皆各为 1、2。可见其同德数之分布——同德数之分布取决于序卦的排列——以主卦二组率从卦二组前 8 卦为圆心，构成回互之圆。

帛书卦序是“以阳驭阴”的。我们知道，帛书六十四卦实分八组，每组以上卦相同为准。上卦的次第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下卦的次第是先取与上卦同者，然后以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为序。不难看出：上卦的次第是“以阳驭阴”的——乾艮坎震为阳，坤兑离巽为阴；下卦的次第兼取阴阳相间、“以阳驭阴”——先乾后坤、先艮后兑、先坎后离、先震后巽；全经的次第也是“以阳驭阴”的——前 32 卦始于键（乾），后 32 卦始于川（坤）。

关于主、从卦分布。就《64 卦同德数分布表》可见传本《周易》主从卦分布如次：乾坤领从卦 8，泰否领从卦 16；咸恒领从卦 8，损益领从卦 8，震艮领从卦 4，巽兑领从卦 4。全经从卦分布：8，16；8，8，4，4。帛书《周易》虽不分上下经，但仍可由乾、坤平分全经序卦。帛书《周易》主从卦分布如次：键（乾）妇（否）领从卦 6，根（艮）领从卦 2，损领从卦 4，习赣（坎）领从卦 4，既济领从卦 2，辰（震）领从卦 6；川（坤）泰

领从卦 6，夺（兑）领从卦 2，钦（咸）领从卦 4，罗（离）领从卦 4，未济领从卦 2，筭（巽）领从卦 6。全经从卦分布：6，2，4，4，2，6；6，2，4，4，2，6。对称、回环——帛书序卦主、从分布的规律性无疑为传本所不及。

关于“回互之序”。沈先生“回互之序，用于上篇”之说，可由上经从卦类合、应合序列^⑮和前述上经序卦的同德、合德数分布看出。然而，帛书《周易》从卦的数量分布——6，2，4，4，2，6；6，2，4，4，2，6——则最为简捷、直观地说明了《周易》序卦的“回互之序”。帛书序卦“回互之序”的特征与沈有鼎先生卦序理论的相合，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沈氏学说与帛书卦序本身，而更在于《周易》卦序内在规律的逻辑演变，是从《周易》流变传承的角度把握帛书《周易》学术史意义的启示性线索。

二、李学勤先生《〈沈有鼎先生卦序论〉跋》^⑯

我是清华哲学系的学生，沈公武（有鼎）先生是我的老师，可是非常惭愧，长期以来我没有读过沈先生关于《周易》的著作。直到最近，我才在《沈有鼎文集》中，读到沈先生 1936 年在《晨报》和《哲学评论》上发表的《周易序卦骨构大意》、《周易卦序分析》。反复研习，不禁兴高深之叹。

^⑮ 请参见《中国哲学》第十七辑，第 180—181 页，表六《序卦平反对、类应合表》及次页的说明。按第 180 页晋卦卦画误作噬嗑卦卦画。

^⑯ 李学勤先生《〈沈有鼎先生卦序论〉跋》，原载《中国哲学》第十七辑，第 189—190 页。文章精要地论述了今本卦序与帛书卦序的许多重要问题，包含了一些重要观点。感谢李学勤先生及出版单位同意将其编入本书。原文刊印时有一些编校错误，收入本书时径改不注。

沈先生作品一贯要言不烦，在学术界是有名的。没有想到，《周易序卦骨构大意》不过两页，而《周易卦序分析》，连同英文、标点在内，竟只有二百零一个字，可称是中外最短的现代哲学论文。尽管文字这么短，内容的精到深邃却出人意表，绝非粗读所能索解。我多次绎读，很想就沈先生这两篇论文试加注释，为读者充当前导。在属稿过程中，和邢文同学谈起，他深感兴趣，独立研究，撰成《沈有鼎先生卦序论》一文。读后觉得他的看法更为周到完整，我的文稿便归作废。

在古人心目中，《周易》体现着天地人间的大道，其卦序始于乾、坤，终于既济、未济，自然有其深意。因此历代很多学者有志阐发卦序的义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近年由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发现，这个问题又成为讨论热点。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序，与传世本迥然不同，容易看出有系统的规律，那么传世本卦序是不是也有规律？如果有的话，内中蕴含着怎样的思想观点？都是需要探索的课题。

传世本《周易》十翼中的《序卦》，所讲的是传世本那种卦序。传世本卦序一定早于帛书经文卦序，我在小文《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中国哲学》第14辑，后收入《周易经传溯源》）里已讨论过。其实帛书传文各篇有好多证据，说明它们所凭依的经文也是如传世本的卦序。如果我们相信帛书《要》篇和《淮南子·人间》等所记孔子对损、益二卦的评论，孔子读的经文也是同样的卦序，不会是帛书经文的卦序。

帛书经文卦序的规律，可以说是象数的。《序卦》对传世本卦序的解说，则没有象数的色调。《序卦》传为孔子所作，《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是按通行的标点方法，看来没有《序卦》

之名，实则史公在此运用了特殊的笔法，句中“序”、“系”、“说”等字都是意义双关，既可读为动词，又可读为名词。作名词解时，“序”就指《序卦》。不管怎么说，《序卦》对探讨卦序的象数性质规律没有帮助。

前人为给传世本卦序找出合乎逻辑的规律，不知做了多少努力，没有满意的解答。沈先生深刻地指出卦序中存在规律的现象，以“建构原则 (Principle of Architectonic)”推排出整个卦序，对《周易》研究是一大贡献，实在“义味深长。”然而沈先生两文对主卦所说已详，于从卦则只示原理，想恢复沈先生所建立的结构，太不容易。我们辗转推求，不知是否符合沈先生的本意。这方面工作，我觉得还应该继续做下去。不幸的是，沈先生已经不在，请益无从，遗憾恐怕永远无法弥补了。

1993年12月26日

下 篇

传文：帛书《周易》与古代学术

第七章 帛书《周易》传文 所见火、水之说

第一节 龟灵与火水

帛书《周易》中有独特的火、水之说，这可以从式盘的图式与 TLV 纹谈起。

前一节我们着重讨论了式盘中的某些思想观念，但对式盘的图式特征几乎未作评论。如果把式盘的图式与 TLV 纹以及最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联系起来，对于深入认识马王堆帛书易学的许多思想内容，是有启发意义的。

首先把式盘的图式与 TLV 纹联系起来的近世学者，可能是美国的卡普兰。

早在 1934 年，瑞典的高本汉即向西方世界介绍了 257 面铜镜的铭文，其中包括了许多 TLV 纹铜镜。^①与此同时，卡普兰却更多地注意了铜镜的纹饰，并于 1937 年发表文章，根据朝鲜乐

^① Bernhard Karlgren (高本汉), "Early Chinese Mirror Inscriptions," (古代中国铜镜铭文)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第 6 辑, 第 9—79 页, 1934 年。

浪式盘的残片，观察出式盘图式的某些特征与 TLV 纹的相似。^②进一步的研究，当举英国学者叶慈 1939 年在伦敦出版的《柯尔中国铜器集》。叶慈根据柯尔所藏第 28 号铜镜，指出了 TLV 纹与六博棋盘图案的相似，并据端方与怀履光所藏的两件汉代日晷，提出了解释 TLV 纹含义的日晷说。^③然而，直至 1947 年，杨联升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志》发表考证文章，铜镜上的 TLV 纹即是博局纹的性质才得到确认。^④

真正把式盘、TLV 纹与博局联系在一起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鲁惟一先生。在 1979 年出版的《升天之路》中，鲁惟一详细比较了式盘与 TLV 镜的同异，不仅推测 TLV 纹是对于式盘中的天、地盘处于最佳位置状态的一种模仿，而且说明 TLV 镜与式盘的这种相关，需要结合汉代的占卜方法与《周易》的基本思想加以考察。此外，他还大胆地提出了六博作为一种占卜方法的可能。^⑤按新近公布的考古材料，证明了后者的正确。

《文物》1996 年第 8 期发表了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群的发掘简报，刊布了尹湾 6 号汉墓出土的《博局占》木牋。^⑥此牋背面上部为博局图，图中标明干支，请见附图 7.1；图下，表列占问之

② Sidney M. Kaplan (卡普兰), "On the Origin of the TLV Mirror," (TLV 镜溯源) *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 第 11 辑, 第 21—24 页, 1937 年。

③ Walter P. Yetts (叶慈), *The Cull Chinese Bronzes*. (柯尔中国铜器集)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University of London, 1939。

④ Lien-sheng Yang (杨联升), "A Note on the So-called TLV Mirrors and the Game Liu-po," (所谓 TLV 镜与六博札记)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 9 辑, 第 202—206 页, 1947 年。又可参见杨著 "An Additional Note on the Ancient Game Liu-po," (再记古博戏六博)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 15 辑, 第 124—139 页, 1952 年。

⑤ *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第 71—85 页。

⑥ 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 年第 8 期,第 4—24 页。木牋照片刊于彩色插页壹,题作《神龟占卜法》。

事五种。^⑦李学勤先生很快介绍了博局占的占法。^⑧《博局占》的出土，有力地支持了鲁惟一博士关于六博作为占卜方法的推测。

然而，鲁惟一认为 TLV 镜模仿了式盘中天、地盘所处的最佳位置的状态，却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1987 年 6 月，在安徽含山凌家滩的一座新石器墓葬中，发现了一组玉龟、玉版。其中的一面长方形玉版，整磨精细，正面刻琢复杂的图形：玉版中部琢有小圆圈，小圆内琢八角星纹；小圆外琢大圆圈，并以直线准确地分割为八等份，每份中饰一叶脉纹的矢形；大圆外又有四饰叶脉纹的矢形，指向玉版的四角。图 7.2。^⑨虽然没有同出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玉版图纹的神秘意义、通神倾向与可能的宇宙观思想，但不论从整治的精巧，还是图形的对称与计算的精确，及其出土时夹于通体精磨的玉龟之内的状况，认为玉版的图纹反映了一种完满周正与祈吉趋祥的思想，是不会有问题的。^⑩从图式的特征来看，玉版的图纹与式盘的图式有着惊人的相似。^⑪这里不妨用前引乐浪式盘（图

⑦ 此帛《发掘简报》统一题作《神龟占卜法》，见前注；发掘整理者又有题作《六甲阴阳书》者，见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文物》1996 年第 8 期，第 26—31 页；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同前，第 32—36 页；后又题作《博局占》，见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96 年第 10 期，第 68—71 页。

⑧ 李学勤：《〈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 年第 1 期，第 49—51 页。按文章着重探讨了古代博戏的有关问题及规矩纹（即 TLV 纹）的宇宙论性质。

⑨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第 4 期，第 1—9、30 页。玉片照片见图版壹：3。

⑩ 王育成先生对玉版图纹另有很好的解说，见《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文物》1992 年第 4 期，第 56—61 页。

⑪ 李零先生已经指出玉版图纹“与式图酷为相似”，惜未申论。《中国方术考》，第 104 页。

6.5) 与之作一比较:

一, 玉版图纹内圆外方, 正似式盘天、地盘的图式;

二, 玉版大圆外指向四角的四枚矢形纹饰, 类似地盘标以乾、巽、坤、艮四卦卦画的天、地、人、鬼四门;

三, 玉版小圆内的八角星纹, 其指向与意义, 均可与天盘中心的北斗七星对看;

四, 玉版大圆内八等分圆的八枚叶脉纹矢形, 正与式盘天盘的十二神及干支等项相应;^⑩

五, 玉版四边的钻孔, 也和式盘地盘的二十八宿相应。如果含山玉版的图纹与式盘图式的这种关联不是一种偶合, 那么, 我们就可以循着鲁惟一的思路作出这样的推想: 式盘的占算原理, 或许与含山玉版图纹的思想同出一源; 或者说, 含山玉版的图式, 包蕴着式盘天盘、地盘太极未动、阴阳未分、天地民神、十二神将、二十八宿、三十六禽蓄机待动的观念意义。

当然, 探讨含山玉版的意义, 不是本节的目的。鲁惟一推测 TLV 纹模拟了式盘的图式, 我们猜想式盘或与含山玉版有同源的思想, 是以式盘为中介把 TLV 纹与含山玉版联系到一起。事实上, TLV 纹与含山玉版的图纹在思想上有着许多的关联, 这从新出的尹湾《博局占》与含山玉版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的比较表明: 含山玉版图纹与 TLV 纹, 更准确地说是与博局纹的相关, 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龟灵思想。

李学勤先生的《〈博局占〉与规矩纹》指出,《博局占》图中的“方”字与含山玉版中的八角星纹有关; 八角星纹的符号或释

^⑩ 严敦杰先生认为天盘的第三圈, 复原时漏列了二十八宿。《跋六壬式盘》,《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7 期, 第 21 页。

作“十”^⑬，美国达慕思大学的艾兰教授与南京大学的范毓周教授是将“十”释作“方”字的。^⑭显然，如果含山玉版的八角星纹可以释作“方”字，那么含山玉版与尹湾《博局占》的联系就非常值得注意了。

尹湾《博局占》见于6号汉墓的木牍，照片发表时称作《神龟占卜法》。所以如此，是因为此牍的正面绘有一用于占卜的灵龟，上题一段如何占算的“用神龟之法……”的文字，下有一呈龟甲形排列的干支表。^⑮图7.1。《博局占》在这样的一块木牍上，其与灵龟的关系是不应忽视的。

《博局占》在神龟图与“神龟占卜法”的背面，与含山玉版的情形又有几分相象。

与含山玉版同时出土玉龟一件，磨制精细，背甲与腹甲相应的位置上都有钻孔，可用以拴绳固定。玉版出土时即夹于玉龟的腹、背甲之间。图7.2下。^⑯两者的关系，俞伟超先生作有很好的讨论，认为是古代的一种龟卜方法。^⑰《博局占》与含山玉版的图纹本身，都与灵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两者的存在，都与灵

⑬ 《走出疑古时代》，第120—121页。

⑭ 艾兰 (Sarah Allan):《龟之谜》，第82—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范毓周：《殷墟卜辞中的“十”与“十帝”》，《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第115—119、114页；《〈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年第1期，第51页。按也有其他学者释“十”为“方”，见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第55页注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⑮ 此牍的背面即是博局纹以及沿博局纹 (TLV纹) 排列的干支表。这样的一种排列方式，与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帛书《刑德》乙篇中的九宫图与干支表的排列方式是非常相近的 (《马王堆汉墓文物》，第132—135页)，反映了汉代占算方法的特征与汉代占书的体例。

⑯ 《文物》1989年第4期，第6页；图片登：1、2。

⑰ 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与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第五辑，第57—63页。黄山书社1989年版。

龟紧密相关，反映了古人的龟灵思想。

《雒书》：“灵龟，玄文五色，神灵之精也。上隆法天，下方法地，能见存亡，明于凶吉。”^①司马迁更是明言“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认为“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②从考古材料来看，史前文化中已经大量发现龟甲随葬现象，有些例子早到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学者们已有详细的讨论与综述。^③需要提出的是，1984年至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二期墓葬中也发现了经过整治的随葬龟甲，有些还刻有神秘的符号。其年代据碳十四测定经校正，距今约7,700年，比大汶口文化早期还要早一千多年。^④可知龟灵思想有着古远的源头。

《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⑤“灵”字本身并可以用作龟名，在殷墟甲骨与传世文献中广有其例。^⑥灵龟神异，向为先王所重：^⑦

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

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紂为暴虐，而元龟不占。晋

① 《雒书》，第6页上。诸子百家丛书《尚书纬·河图·雒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第3223页。

③ 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性》，《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第57—70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第1—14、47页。

⑤ 《礼记正义》卷二十二，第197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⑥ 如《殷墟书契续编》4、28、5与《甲骨续存》2、57，《周礼·龟人》、《尔雅·释龟》等等，详见《周易经传溯源》，第192—193页。

⑦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第3223—3225页。

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终被乾溪之败。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兆，吉凶之兆为何见于灼龟？原来，龟禀气微渺而暗冥，兼得火、水之灵：

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②

火、水之义，在帛书《周易》中，有着独出的思想意义。

第二节 帛书《周易》传文所见火、水

帛书《周易》与今本的异文，比较突出的一条，就是帛书《易赞》的“火水相射，”^③今本《说卦》作“水火不相射。”这是需要加以辨析的。^④

古籍中的阴阳五行之说，多以水、火置前。《洪范》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⑤首及水、火。《左传》论“六府”水、火、金、木、土、谷^⑥，也是水、火在前。帛书《周易》传文《要》篇“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是相类之说的痕迹。

② 《管子·水地》。《二十二子》，第147页下。又《礼杂记》：“龟，阴之老也。蓍，阳之老也。龙非水不处，龟非火不兆，以阳动阴也。”可以参看。《白虎通德论》引，第51页，诸子百家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③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0页。

④ 关于“火水相射”的说法，请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霍斐然先生以重卦说解之，是值得注意的，但仍以“火水相射”与“水火不相射”其义相反，见《帛书《周易》“火水相射”释疑》，《文史》第二十九辑，第357—363页，1988年。

⑤ 《尚书正义》卷十二，第76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⑥ 文公七年。《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上，第144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水、火，是古人生活中所不可须臾缺失的东西。《管子·白心》：^⑧

……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

《鹞冠子》论圣王之人道，尝以“水火”作譬：^⑨

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任贤使能，非与处也。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

陆佃注：“水火以譬恩义。盖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义不得夺；方其申大义也，私恩不得干。犹之水火焉，相济而不相入也。”^⑩以水火作譬，说明了水火观念的特别。

当然《鹞冠子》水火之论，有些已经受到了传统五行生胜思想的影响。即便如此，我们仍可借以考察其水火思想。《度万》篇有鹞冠子如下一段高论：^⑪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湿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颇则神湿，神湿则天不生水；音口故声倒则形燥，形燥则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则阴阳无以成气，度量无以成制，五胜无以成执，万物无以成类，百业俱绝，万生皆困。

水火成为万物之源，如果“水火不生，则阴阳无以成气，度量无以成制，五胜无以成执，万物无以成类，”甚或“百业俱绝，万

⑧ 《二十二子》，第145页中。

⑨ 《鹞冠子》卷上，第10页下。《四部备要》本。

⑩ 同上。

⑪ 《鹞冠子》卷中，第1页上。同前。

生皆困。”这虽然多少有危言耸听之嫌，却正可见水火观念在古人心目中的位置。

文献所记水火之用，可以上溯到黄、炎二帝。《吕氏春秋·荡兵》：^④

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

归水、火之用于黄、炎。

圣人仰观俯察以作《易》，水、火之义自然在《周易》中会占重要的地位。今本《革·彖》：“革，水火相息”；《说卦》：“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云云。《说卦》所说的“水火不相射”，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法。

《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山泽、雷风皆相交通，唯“水火不相射”，学者疑之，也不奇怪。通解此语的关键，在于“射”字的意义。射，一解作厌，一解作入。可举唐人的两部《易》书为例。

李鼎祚《周易集解》“水火不相射”句下：^⑤

谓坎、离。射，厌也。水火相通。坎戊，离己，月三十日一会于壬，故不相射也。

射，通“斃”，厌也。《诗经·周南·葛覃》有“服之无斃”^⑥；《大雅·思齐》：“不显亦临，无射亦保”^⑦，“射”即“斃”也。水火不相厌，就是“水火相通”，正与天地、山泽、雷风的交通之义相

④ 《二十二子》，第648页中。

⑤ 《周易集解》卷十七，第5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毛诗正义》卷一一二，第8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⑦ 《毛诗正义》卷十六一三，第249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合。

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则解“射”为“入”；^③

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泽异体而通气，雷风各动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资。

并说明水、火之性不相入，但气仍相逮^④，这样也符合《说卦》的水火交通之义。

这两种说法表明，依据出土文献帛书《周易》的“火水相射，”来批评传世文献《说卦》“水火不相射”文义的优劣，可能是没有必要的。

帛书《周易》“火水相射”中的“火水”，恐怕也不是“水火”的误倒。

《周易》中的水、火，有特殊的阴阳之义。《洪范》：“水曰润下。火曰炎上。”^⑤所以如此，是因为“水既纯阴，故润下趣阴；火是纯阳，故炎上趣阳。”^⑥水、火分别是纯阴、纯阳的代表。《周易》中，水、火分别为坎、离二卦的卦象，《说卦》：“坎为水，”“离为火”。但是，坎水、离火二卦，却分属阳卦、阴卦；坎为中男，“离……为中女，”^⑦与卦象本身的阴阳意义正好相反。

从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的《帛书〈周易〉八卦方位图二》（图4.2）上，我们可以看到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上卦，沿图右旋而取的顺序：乾、艮、坎、震、坤、兑、离、巽。这一顺序，充分反映了帛书《周易》的阴阳思想：乾、艮、坎、震，为阳

③ 《周易正义》卷九，第82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④ 《周易正义》卷九，第82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⑤ 《尚书正义》卷十二，第76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⑥ 同上。

⑦ 《说卦》。

卦，坤、兑、离、巽，为阴卦。这就是本书中篇的附录中讨论的帛书《周易》“以阳驭阴”的思想。此方位图，是于豪亮、张政烺、李学勤诸先生，根据帛书中“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诸语画定的。^④对照帛书所云，可以发现帛书说的“火水”，正好与方位图中离、坎的位置相反。

我们说，方位图中坎、离的位置是正确的，这已经由帛书六十四卦的排序所证明；而帛书所说的“火水相射”同样不误，“火水”之序符合马王堆帛书易学的思想。

帛书《周易》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了贯彻阴阳学的原理，大胆地重排了六十四卦的卦序。上述方位图中阳卦乾、艮、坎、震与阴卦坤、兑、离、巽的顺序，即其表现。天地、山泽、雷风诸卦，分别为乾坤、艮兑、震巽，其序皆为“以阳驭阴”；在“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与“雷风相薄”中，同样表现着这种阳、阴之序。如上所述，在易学中，水、火本身的阴阳之义与水、火二卦的阴阳性质，正好是相反的。帛书《周易》在排卦时，无疑要取水、火之卦的阳、阴之义，这就出现了方位图中的坎、离之序。然而，在帛书的传文中，“火水”不再是火、水之卦，而是火、水之象；在天地、山泽、雷风诸卦卦象的“阳阴”体系中，火与水只能以卦象的意义出现，而不能以火、水之卦的意义出现，所以须作“火水相射”。

需要指出，帛书“火水相射”与今本的不同，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火水”思想在帛书《周易》中有特别的学术意义。

在第六章中，我们的讨论涉及了帛书的卦序思想与古代学术中时的意义的关联。本章的讨论将要说明，帛书《周易》中的

^④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火、水之说，不仅突出地蕴含着时义的思想，而且在阴阳之义以外，又有其独到的吉凶之说。

“火水相射”之外，在目前发表的材料之中，帛书《周易》的火水之论，必须提出《易赞》的如下一段：^④

是故天之义刚建（健）僮（动）发而不息，其吉保功也。无柔救（救）之，不死必亡。僮（重）阳者亡，故火不吉也。地之义柔弱沈静不僮（动），其吉〔保安也。无〕刚口之，则穷贱遗亡。重阴者沈，故水不吉也。

这里的“火不吉也”与“水不吉也”，“火、水”之说已经从阴阳之义论及吉凶。

第三节 火、水之说

先民火、水之用，皆顺应天时。

据《汉书》记载，帝喾时祝融为火官，帝尧时阍伯为火官，掌祭火星，行火政，用火、止火，皆顺应天时，百姓仰赖其德，以其为“火祖”，配祭“火星”。^⑤宋人为相土之后，相土为商之火正，所以宋人世司其占，可以先知火灾。襄公九年，乐喜为司空，知将有火灾，施政备火。晋侯问士庄伯，宋人何以先知天道将灾，有如下一段问答：^⑥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

④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0页。

⑤ 《汉书》卷二十七上，第1325页。

⑥ 襄公九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第239页中—240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昧，以出内火。是故昧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应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闻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因为用火、止火都顺应天时，所以，天道之灾将始于火，也可以预知。

用火顺于天时，是因为火、水各有其时变。《淮南子·天文》有：^①

日冬至则水从之，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阴胜。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

可以窥见火水应时的特点。

火、水之用须顺应时节，就需要有官员来职掌其事。火正作为官职，《汉书·五行志》有详记：^②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东方，而昧、七星、鸟首正在南方，则用火；季秋，星入，则止火，以顺天时，救民疾。

《周官·夏官》“司燿”，也掌行火之政令：^③

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

① 《二十二子》，第1216—1217页。

② 《汉书》卷二十七上，第1325页。

③ 《周礼注疏》卷三十，第205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到了汉代，这种负责应时改火的职官依然存在，见于《汉书·百官表》、《汉仪注》、《后汉书·百官志》、居延汉简与汉代官印等，学者们已有考证。^⑨

“顺天时，救民疾”的思想不仅表现于用火，古人用水也是如此。《管子·禁藏》：^⑩

当春三月，菽室煖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

所谓“当春三月，菽室煖造，”指的是“三月之时，阳气盛发，易生温疫；楸木郁臭，以辟毒气，故烧之于新造之室，以攘拔也。”^⑪而“钻燧易火，杼井易水，”则是指：^⑫

四时易火。至春则取榆柳之火。春时之井，又当复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时滋长之毒。

这种顺应天时之变以改火、改水的记载，在古书中还是屡见的。《后汉书·礼仪志》：^⑬

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云。

浚井改水、钻燧改火，清楚地说明了改水、改火的方法。《管子·

⑨ 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53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罗琨：《说“改火”》，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二辑，第301页，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⑩ 《二十二子》，第160页下。

⑪ 《禁藏》注，《二十二子》，第160页下。

⑫ 同上。

⑬ 《后汉书》志第五，第3122页。

轻重己):^⑤

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教民樵室、钻燧、瑾灶、泄井，所以寿民也。

钻燧、泄井，就是改火、改水。《春秋繁露·求雨》中称作“更火”、“浚井”：^⑥

夏求雨，……无举土功，更火浚井，……

汪宁生、裘锡圭、罗琨诸先生结合传世文献、考古材料与民族学的资料，先后对改火之制作有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⑦

裘锡圭先生结合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直至近代欧洲的禁火、“祀火”、篝火等习俗，联系中国古代的农业神话；讨论寒食与改火的起源，使我们看到了改火之制的悠久传统。^⑧这种遵顺天时的用火之政，经历了绵长的历史发展之后，自然会逐步形成一种稳定的思想观念。根据上文的讨论，把这种火、水之用与天时相应，改火、易水以顺天时、救民疾的思想，视作中国古人的一种火、水观，应该是合适的。需要看到的是，当火、水的观念被抽象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被用以说明天道吉凶的时候，这就已经标志着某种学说的成型了。

在帛书《周易》中，这种学说就是见于《易赞》的火、水之说。

⑤ 《二十二子》，第192页下。

⑥ 《二十二子》，第804页上。

⑦ 汪宁生：《改火的由来》，《中国古代史论丛》第八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收入汪著《民族考古学论丛》，第170—175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524—554页；《简帛研究》第二辑，第300—311页。

⑧ 又见《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第90—121页。

抽象“火”、“水”以论吉、凶，可见上节所引《易赞》中的“火不吉”“水不吉”之论。如果没有本节以上的讨论，这种说法多少有突兀之感。然而，如果认识到了这种吉凶之论的古代习俗与思想背景，置其于相关的理论环境中加以考察，种种疑问当会豁然冰释。

火、水之说烙有阴阳学说的痕迹，与传统的四时五行之说相关。

房玄龄注“钻燧易火”，论以“春则取榆柳之火”，出自《周书·月令》。《论语集解》马融注：^⑤

《周书·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

郑司农以鄒子说注“司燿”，同此。贾公彦指出：“鄒子书出于《周书》，”二说为一。^⑥

四季五时，取火各异，于是便有以木、火、土、金、水解释者：^⑦

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枣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枣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櫟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櫟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

⑤ 何晏：《论语集解》卷九，第37页下。日本津藩有造馆《缩临古本论语集解》本。按原书错字径予改正。

⑥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七，第77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

⑦ 同上。

对此，自有学者不以为然：^②

言春取榆柳等，旧师皆以为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接枣杏虽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义未闻。

可见以木、水、土、金、水五色配五木，多有附会之嫌。

五木之义由来甚古，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即有五色之木。^③又《尸子》：^④

燧人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

《淮南子·时则》记春爨，“其燧火”；夏、秋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⑤取火异木之政，迥异于《周书·月令》五木四时之说。虽其如此，四时更火以顺应天时，改火异木以合于阴阳的思想仍极明确。

钻燧易火、杼井易水之制度绝已久，尤其是易水之政，更少学者讨论。但古人更变水、火之政，借以顺天禳祓的观念，是确实存在的。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讨论过《易赞》的第一层在全篇中的地位。当一种火、水观念在帛书《周易》的传文之中，未经任何解释而被运用在《易赞》篇第一层这么一段重要文字的结论性的章句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观念实出于一种时人习知的学说。

“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这是说龟知吉凶的原因，在于得水、火之灵。帛书《易赞》以火、水说吉凶，这容易使人想到贾疏《周礼·占人》的文字中，所论龟兆

②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七，第77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

③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第69—7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 《二十二子》，第374页上。

⑤ 《二十二子》，第1225—1228页。

的水、火。《占人》曰：“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贾疏：^⑥

言体言象者，谓兆之墨纵横其形体，象以金、木、水、火、土也。凡卜欲作龟之时，灼龟之四足，依四时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为木兆，直下向足者为水兆，邪向背为火兆，邪向下者为金兆，横者为土兆。是兆象也。

论及了灼龟观兆与四时、五行的关系。其中，依四时而灼龟足的卜法，在观念上当与四时改火的思想有某种渊源关系。《唐六典》所记“大卜令”职，可与贾疏参看：^⑦

凡兆以千里径为母，两翼为外；正立为木，正横为土，内高为金，外高为火，细长芒动为水兆，有俯仰、伏倚、着落、起发、摧折、断动之状，而知其吉凶。

这就完全是通过兆象的五行属性，来占断吉凶了。

以金、木、水、火、土配兆以说吉凶，其水兆、火兆，与《易赞》所记火、水之说不是一事。《易赞》的火、水，不是传统的阴阳五行说中的火、水。《易赞》说“火水相射”，其中的火、水，已经是对天之道阴与阳、地之道柔与刚、人之道仁与义的综合反映与喻说，涵括而且应该已经超越了在帛书《周易》中被置于“地道”的水、火、金、土、木。^⑧这一层义，可以通过《易赞》中天地定位、火水相射、八卦相错一段，紧接于《易传》中天、地、人三才之道这一段脍炙人口的宏论之后的现象看出。这

⑥ 《周礼正义》卷四十八，第84页。

⑦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四，第412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⑧ 请参看本书第九章第一节。

是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的不同点，也是帛书易学中火、水之说的学术思想在《易赞》中的表现。

让我们完整地看一下帛书《易赞》的这段文字：^⑥

☐赞于神明而生占也，参天雨地而义数也^⑦，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也，发挥于[刚]柔而[生爻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穷理尽生（性）而至于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理也。是故位（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位（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位（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才）两之，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画而为章也。天地定立（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薄），八卦相厝（错）。

火、水与天地、山泽、雷风一样，可反映天地万物、阴阳柔刚的变化，显示天、地、人三才之道。从这种角度去看，帛书“火水相射”中的“火水”，是与天地、山泽、雷风的阳阴性质并举而立的，乃是帛书易学中独有的火、水思想的反映，其“火水”之序未可轻易。

以火、水说吉凶，是帛书《周易》的火、水之说最特出的地方。

前引《易赞》“火不吉也”、“水不吉也”一段，在《易赞》全篇第一部分的结语部分。^⑧通观此第一部分，见《易赞》从“天之义”、“地之义”开始，申说易理卦义，最后由万物之义论

⑥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0页。

⑦ “雨”当系“两”误。

⑧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29—430页。又请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三节。

及文武之义收结，重心落在“柔而不狂（？枉），然后文而能胜也；刚而不折，然后武而能安也”，大有济世救邦的意味。从“万物之义”开始，《易赞》历说了“刚之失”与“柔之失”、“刚之失”与“阴之失”、“天之义”与“地之义”、“火不吉”与“水不吉”、“武之义”与“文之义”。可以看见，“火、水”之说是一个关捩，“武、文”之义是一个归结，所注重的还是刚武——“刚而不折，然后武而能安也”；这同时也为第二部分的开篇埋好了伏笔。^②

不论此节的中心是否在于文武安邦之义，吉、凶之义都是其要害所在。如此关键之处，《易赞》讲论吉凶，信手拈出“火不吉”与“水不吉”作论，而前未作任何铺垫，后不加丝毫解释，这只能说明火、水吉凶之说在帛书易学中已有成说。

综上所述，从灼龟观兆开始，中国古代的龟灵思想就与火、水之说密不可分。顺应天时以改火、易水的古制，与中国古代的火、水之说，在思想上相辅相成。在马王堆帛书易学中，火、水的思想有机地融入了其经、传的思想体系，并明显地具有特别的意义，与世传易学迥然而异。本章的考察表明，火、水之说在帛书易学中是作为独立成说的一种学说而存在的，是帛书《周易》保存的一种几乎失传的古说。

火、水之说的基本内容至少包括：

一，火、水之用须应时变化，以顺天道。顺应天时，是火、水之说的灵魂；对时义的重视与强调，是马王堆帛书易学的重要特征。下一章讨论卦气，即围绕时的中心展开。

^② 第二部分始以“子曰：健（乾）六刚能方，汤武之德也。”《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0页。

二，火、水之说中的火、水之义，不是传统水、火、金、土、木五行说中的水与火，而是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自然物质特性的一种火、水之象，可以映现天道阴阳、地道柔刚与人道仁义。

三，在帛书易学中，火、水之说重阳阴之义。“以阳馭阴”的思想，贯穿了帛书《周易》的经传。帛书“火水相射”与今本的不同，是这种思想倾向的集中反映。

四，火、水之说有吉、凶之义。在帛书易学中，这种吉凶之义已经独立成说，与《周易》卜筮的本旨相合。

第八章 帛书《周易》传文 所见卦气说

第一节 卦气说的定义

蒋维乔致沈祖绵书，有“治易之难，莫卦气若”^①一语。有趣的是，蒋、沈二氏为介绍黄元炳《卦气集解》一书而为之撰序，于卦气来源问题即各执一辞，使读者开卷即不知所从，立见卦气之难。

蒋、沈的不同观点，与当今学术界相似，可引作本节开篇。

蒋维乔认为：“卦气之学，传自孟喜。虞翻言消息，郑玄言爻辰，皆不出卦气范围。”^②沈祖绵针锋相对：“夫卦气者，历法之大本。详载于《易纬·乾凿度》及《稽览图》二书中。世以为出于孟喜京房者，非也。”^③蒋以卦气传自孟喜，沈以卦气出于《纬书》，学术界迄无定论。

卦气出自孟喜一说，始见于唐僧一行。《卦议》：^④

① 黄元炳：《〈易学入门〉、〈卦气集解〉合编》沈祖绵序，第1页。台北集文书局1977年版。

② 《〈易学入门〉、〈卦气集解〉合编》蒋维乔序，第1页。

③ 《〈易学入门〉、〈卦气集解〉合编》沈祖绵序，第1页。

④ 《新唐书》卷二十七上，第598页。

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

这是古说。近年学者所论，可举以下诸例。

1. 高怀民先生的《两汉易学史》对孟喜卦气多有分析，所论有二：

一，卦气起中孚，出于卦象，六十卦排列仿于《序卦》，五爵配卦似无必然之理；^⑤

二，卦气说“严格说来，不得谓孟喜所创，乃是创建于不知名的隐士，而由孟喜最早推行于世。”^⑥

2. 王静厚先生的《卦象诸说管窥》称：“所云卦气，即以易卦诠言十二月之气候。察周天宿度，阴阳盈虚，顺时序，立节候，以明寒温晦明，万物盛衰之由。世以为孟氏学。”^⑦

3. 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对卦气说作了详尽的分析，其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天文学、医学以及战国以来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对孟京易学的卦气说起了深刻的影响”；^⑧

第二，“孟喜是汉易中卦气说的倡导者”；^⑨

第三，孟喜的卦气“来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的《天文训》和《时则训》”；^⑩从四正卦说“可以看出孟喜将《月令》和《说卦》中的四时配四方说，发展为卦

⑤ 《两汉易学史》，第121—123页。

⑥ 《两汉易学史》，第125页。

⑦ 王静厚：《卦象诸说管窥》，《劳贞一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第288页。《简牍学报》1977年第5期。

⑧ 《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10页。

⑨ 《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10页。

⑩ 《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14页。

气说”；^①

第四，《易纬·稽览图》的卦气说，取之于孟喜；其说以坎卦为十一月卦，当出于京房之后；^②

第五，京房的卦气说采自孟喜，且与孟喜有所不同；京氏卦气说法不一，“对后来影响大的是以卦爻配一年之日和八卦卦气说。”^③

4. 祝瑞开先生的《两汉思想史》认为：“孟喜、京房和《易纬》的‘卦气说’都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神学和‘气’的理论基础上的”，或者说，孟喜、京房以“董仲舒的经学和神学思想”“和《易传》八卦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的‘卦气说’。”^④

5. 王葆玟先生的《西汉易学卦气说源流考》相信，西汉易学卦气说的形成，至少可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学说，代表着卦气说的五个流派：

“第一阶段，魏相对河内女子发现的《月令》和《说卦》加以综结，将坎、离、震、兑配于四时，坤、艮配于中土，可说是四正卦说的雏形，为卦气说的起源。

“第二阶段，孟喜延（沿）袭了魏相关于坎离震兑配四时的理论，又进一步，将四卦的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气，并放弃了坤艮配中央的说法，提出‘十二月卦’的概念，以包括坤卦在内的十二卦配十二月，以十二卦的七十二爻配七十二候，使卦气理论初具规模。

“第三阶段，焦延寿以六十四卦配三百六十四日，其中坎、

① 《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16页。

② 《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19—120页。

③ 《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34—137页。

④ 祝瑞开：《两汉思想史》，第191—1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离、震、兑一卦主一日，其余六十卦共三百六十爻，一爻主一日。

“第四阶段，京房对孟、焦两说进行了综合改造，以八卦配八节，其中四正分主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以四正之外的六十卦配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每卦六又八十分之七日，亦即六日七分；改称十二月卦为十二辟卦，每卦六日七分，只是在名称等方面强调它的重要性。

“第五阶段，京房弟子段嘉等人又以焦说订正京说，以坎、离、震、兑各主八十分之七十三日，颐、晋、井、大畜各主五日十四分，其余五十六卦，每卦六日七分。”^⑮

6.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诸先生的《周易研究史》指出：象数学派的理论体系并非一下子全部完成，而是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过程大体可分成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汉宣帝时代，卦气说理论产生并初具规模，代表人物有魏相、孟喜、焦贛等。

“第二阶段当汉元、成之世，代表人物为京房及其弟子，将卦气理论发展到完善。

“第三阶段当西汉末哀、平之世，以纬书的出现为标志。《易纬》解易将卦气说进一步神秘化，……

“第四阶段为东汉时期，其主要表现为经学家马融、郑玄、荀爽、虞翻、陆绩等人对孟、京卦气说的发挥……”^⑯

这些虽然不是卦气之论的全部，但已经可以从中看出学者们

^⑮ 王葆玟：《西汉易学卦气说源流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9、95页。

^⑯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第80—81页。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的成绩与尚待讨论的问题。

首先，各家都开始分析卦气的来源，有隐士说、孟喜说、魏相综合《月令》、《说卦》说等等，虽各家所论皆无信人之据，但已不拘信于孟喜始创之说，这是对卦气理解逐步深入的反映；

其次，在讨究卦气之源的基础上，开始对于卦气发展的阶段加以分期；

第三，对于卦气之说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卦与节气的配合，有了详尽的认识。

与上述成绩相伴而存的是如下问题：

第一，以卦气说传出于孟喜，仍占认识的主流；

第二，对于“卦气”之“气”与“时”的关系的辨析，未见足够的重视；

第三，讨论卦气发展的阶段，仍以人物为线索，未及卦气本身层义的层次。

我们先看卦气的定义。

卦气的定义可谓人言人殊。比较目前较为通行的两本《周易》辞书，可以看见对于卦气定义认识中的一些问题。

《易学大辞典》：^①

汉易学术语。以《周易》解释一年的节气变化，将六十四卦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相配合。卦指八经卦、六十四别卦；气指二十四节气。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主春夏秋冬四时，其爻共二十四，主二十四节气。余六十卦主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每卦主六日七分。内自复至乾，自姤至坤为十二月消息卦，主十二辰。其

^① 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第430页。华夏出版社1992年2月版。

爻共七十二，主七十二候。用易卦卦象模拟四时更迭、星移斗转的节律性。其说孟喜创立，京房发挥。汉儒用以推测气候变化，并用以推断人事吉凶，后又用于历学。卦气说将《周易》筮法引向占候之术，以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法则解释《周易》的基本原理，通过卦气说建立起一个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哲学体系，对后世易学和哲学探讨世界本原及运动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周易辞典》：^①

西汉孟喜、京房将六十四卦与二十四气相配用来占候灾异方法，后来也用来解释《周易》。卦气说把六十四卦分为四正卦、十二辟卦（亦称十二消息卦）和四十八杂卦。震、兑、坎、离为四正卦，分主二至二分；其余六十卦中，分出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为十二辟卦，分主自子至亥十二月辰，余四十八卦为杂卦。辟、杂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汉代使用四分历，以365.25天为岁实，卦主六日七分。 $6（日） \times 60（卦） = 360（日），7（分） \times 60（卦） = 420（分）$ 。一日为80分， $420（分） \div 80（分） = 5.25（日）$ 。如占人事，则四正卦为方伯，十二辟卦为诸侯，四十八杂卦为臣。《汉书·谷永传》：“王者躬行道德，则卦气理效，五徵时序。失道妄行，则卦气悖乱，咎徵著邮。”《后汉书·郎顗传》：“今春当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是古人占候之例。井卦九五爻辞“井冽寒泉食”，虞翻注曰：“泉自下出，五月阴气在下，二已变

^① 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第367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版。

坎，十一月为寒泉。”是用卦气解经之例。

两者所论，可谓繁详。细细读去，可以发现其中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

两者都把握了共同的一点：六十四卦与二十四气的配合。但前者所论，强调六十四卦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的配合，由气候之变而及人事吉凶；后者则强调易卦、节气的相配，对于灾异的占候与《周易》的解说。其于卦气理解的不同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不难看出，不同的理解可以导致对于卦气定义的不同界说。从下文可见，许多学者在其相关的著述中，对卦气的意义多有申说。但是，对于卦气还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解。

唐僧一行说孟喜卦气“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①“气”，一行以中气、节气释之，落实在一年二十四节气之上。

一些西方学者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②他们理解“卦气”之“气”，更在于一种阴阳之气。这种理解颇有启发意义。

应该看到，理解卦气的关键，在于把握气的意义。气，即四时节气，也就是时。因此，卦气的基本意义就在于卦与时。

简言之，六十四卦与四时节气的变化相对应的学说，就是卦气说。

① 《新唐书》卷二十七上，第598页。

② Larry J. Schulz & Thomas J. Cunningham, "The Seasonal Structure Underlying the Arrangement of Hexagrams in the *Yijing*." (《易经》卦序构成的季节建构)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7, 第289—313页, 1990年。

五行，其孙贵而宗不憾（？灭）。

从“履霜，坚冰至”引入，进而论“天时”、“岁”、“始于”、“守之”云云，应该是在说某种与天时有关的东西在运动。至于这种运动的具体情形，因为文中缺字过甚，目前尚难判定。

《易赞》的一段文字，可以帮助理解：^②

易曰“履霜坚冰至”，子曰：孙（逊）从之谓也。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君子见始弗逆，顺而保新。

如果没有错简的话，此节的主题在于“从”、“顺”。帛书《易传》所谓“顺”者，当是“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这或就是《二三子》中描述的某种与天时有关的运动。

古以依中气一周以为一岁，岁的意义在于中气的运行。那么，“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应是这种运行的特点。“东北”，《说卦》以其卦为“艮”，“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俞琰《周易集说》：“艮居东北丑寅之间，于时为冬春之交，一岁之气于此乎终又将于此乎始。始而终，终而始，终始循环而生生不息，此万物所以成终成始于艮也。艮，止也，不言止而言成，盖止则生意绝矣，成终而复成始，则生意周流，故曰成言乎艮。”^③帛书说“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于东北当有成始之意，于西南未必言其成终，而是言其有成。结合《逸周书·周月》，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的意义：^④

②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2页。另有释文指出“岁之义”前为错简，见《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第25页。

③ 俞琰：《周易集说》卷三十七，第4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21册。

④ 《汉魏丛书》，第281页中。

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气以著时应。春三月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

“岁之义，始于东北”之后，即开始“春三月中气：雨水、春分、谷雨”。“雨水”之前，气当“立春”。京房卦气“立春，正月节，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⑤可知，“立春”位在东北，为一年卦气之始，正与帛书“岁之义”相合；立秋，位在西南，《周易》立秋在“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之前，正是一岁中气的转折处，故帛书以“岁之义”成于西南。^⑥

京房卦气之与帛书相合，已经不言而喻了。

（二）卦气的层次

《乾凿度》的卦气与孟喜卦气不尽相同。孟喜卦气以四正卦配四时，《乾凿度》的卦气以八经卦配四时、八月，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卦气层次。

从象的角度来看，四正卦配四时，为四象卦气，一行《卦议》所谓“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⑦八经卦配四时、八月，为八卦卦气，“八卦成列”而“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

如果不看象义，卦气的层次就应该分作两类：一为四时卦

⑤ 《京氏易传》卷下。《汉魏丛书》，第12页上。

⑥ 参见朱伯崑先生所制“八卦卦气图”，《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36页。

⑦ 《新唐书》卷二十七上，第599页。

气，二为易卦节气。这种划分，不是简单地着眼于易学人物的先后，因为师徒的授受或时间的推移并不一定与理论的发展直接关联。四时卦气即包括了上述四象卦气与八卦卦气之说；易卦节气就是《周易》卦、爻配七十二候之属。当然，这两类划分不是绝对的。例如，四正卦二十四爻在易卦节气中也配二十四节气，这或可视为是卦气说自身的某种继承和发展，恰恰说明了卦气理论的某种阶段性。应该说，这种划分的意义，也许更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角度。明确卦气的这两个层次，对于我们学习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理解帛书《周易》所见卦气说，都是很有帮助的。

（三）帛书《周易》传文所见卦气说

在帛书《周易》的传文中，四象卦气与八卦卦气这两种卦气说，一经指出，都是显见的。

《要》篇中有如下一节：^②

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这里明确以益卦为春，损卦为秋。按孟喜卦气，益为正月卦，刚过“东风解冻，蛰虫始振”的时节；损为七月卦，早已过了“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的天气。^③损、益二卦配春、秋二季，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卦气的典型例子。

②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5页。

③ 《旧唐书》卷三十四，第1235—1236页。

虞翻说，四象就是四时；^①上引帛书中的损、益二卦，所谓“春以授夏之时”，“秋以授冬之时”，可算是四象俱全。

帛书所论，完全可以用卦象说通。

损卦，内卦为兑，外卦为艮；益卦，内卦为震，外卦为巽。按《要》篇顺序，先看益卦。益，内震；震，卦象为雷，为春。外巽；巽，卦象为风，为夏初。内震（春）外巽（夏初）而成益。益，为正月卦，气在立春，所以说“春以授夏之时也”。损，内兑；兑，卦象为毁折^②，为秋^③。外艮；艮，卦象为尾^④，为终^⑤，为冬末^⑥。内兑（秋）外艮（冬末）而为损。损，为七月卦，气在处暑，已过立秋，所以说“秋以授冬之时也”。

震、巽卦象，系广象；艮、兑卦象，兼有广象、逸象。以汉《易》卦象之说读帛书，《要》篇所论卦象与四时之说，涣然通解，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八卦卦气是一种最容易为人理解的卦气说，故也往往最容易为人们忽视。帛书《要》篇中就有这样一节非常重要却又极易为人忽视的简要论述：^⑦

故易又（有）天道焉……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
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

万物不足以称配四时之变，故以八卦为之——八卦配四时，明白

① 《周易集解》卷十四，第20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周易·说卦》。

③ 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卷六，第10页上。中国书店1990年版。

④ 《焦氏易林注》卷八，第18页下。

⑤ 同上。

⑥ 《焦氏易林注》卷九，第5页下。

⑦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5页。

无疑的八卦卦气说。

四象卦气与八卦卦气说，都在我们所说的四时卦气这一层次。需要说明的是，本节为卦气说分类分层，是沿着时义之论的思想线索进行的，目的在于尝试新的考察视角。这一新的视角，使帛书《周易》传文中的卦气说昭然而揭，可见其学术意义所在。这种分类的科学性，尚待深入的研究。但本节的讨论把帛书卦气与《乾凿度》、孟喜卦气说中的某些特点关联起来，其意义已经超出了问题的本身。

毫无疑问，帛书《周易》传文中见有卦气说存在。虽然帛书对此未作系统论述，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发现的学术意义。

第三节 时：重新认识卦气说

帛书《周易》传文可见卦气说，要求我们对卦气说有一个重新认识。

卦气说属于《周易》象数之学的一个部分。帛书《周易》所论卦象与卦气，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重新认识《周易》象数之学的重要内容。王弼扫象之后，学人多重《周易》义理而忽略易象。实际上，以象观《易》，更易接近《周易》本义。《系辞》对此早有明确陈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只是后人大多未予充分注意。

认识象的意义，可从卦与象、象与变以及象与时三个层义的考察入手，进而把握由卦而象、由象而变、由变而时的线索，探究象与时的内在关系及帛书《周易》传文所见卦气说的意义，重新认识卦气说。

（一）卦与象

卦与象是讨论的起点。

由卦而象的说法，不免会导致卦在象前的理解。这显然与《系辞》的说法不合：^⑧

古者戏是（氏）之王天下也，仰（仰）则观马（象）于天，俯（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义（宜），近取诸身，远取者（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这是说伏羲氏画八卦，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的结果，亦即先有天之象、地之法、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然后才有八卦之作。然而，这样理解未免又和《系辞》的其他陈述相矛盾。《系辞》又有：^⑨

八卦成列，马（象）在其中矣。

八卦以马（象）告，……

圣人诋（设）卦观马（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这里又很清楚地说明了设卦观象的顺序。

其实，设卦前后，象的意义略有不同。未设卦以前的象，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设卦以后的象，是从卦中观想而出的。因此，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象，而这两种象在《周易》中往往又不再区分。《系辞》：^⑩

天垂马（象）见吉凶，而圣人马（象）之。

如果天垂之象没有卦象之象的观想意义，何能有吉凶之义？《系辞》说：“效（爻）马（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又说：“诋

⑧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3页。

⑨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2、35、28页。

⑩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1页。

(设)卦观马〈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系辞》说:“天地设马〈象〉,圣人成能,”也是如此。

象与卦的关系如此密切,故有“卦”即“象”之说。

尚秉和注“设卦观象”:“古圣人仰观俯察,象万物万事而画卦,是卦者象也。”^①直以卦为象。尚氏并举韩宣子适鲁,不说见“周易”而称见“易象”,以证“易”与“象”之为一。^②

其实,《系辞》直以“易”为“象”:^③

是故易也者马〈象〉,马〈象〉也者马〈象〉也。

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又有一处有趣的异文。帛书说:^④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诚德,生之谓马〈象〉。

“生之谓象”,传本作:“生生之谓易。”不看“生”与“生生”之别,帛书似乎在强调《周易》的象义。^⑤

透过“卦者象也”说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周易》之卦,深具象义。这是先秦易学明确相信的。王弼扫象,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深有贡献,但不免离易义远矣。由卦观象是探求《周易》本义的关键,《系辞》于此再三有论,可引以作结:^⑥

八卦以马〈象〉告……

圣人诋(设)卦观马〈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① 《周易尚氏学》,第288页。

② 同上。

③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4页。

④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9页。

⑤ 高亨先生尝疑传本之说,见《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5、28、31—32、34页。

易有四马〈象〉，所以见也。系辞焉，所以告也。

是故易也者马〈象〉，马〈象〉也者马〈象〉也。

（二）象与变

“易”本身即有变义。如果“易”即是“象”，“象”之有“变”就不奇怪了。

象与变是不可分的。至少在《系辞》中，“象”本身也有“变”义。《系辞》开篇论“天尊地卑，”继而有说：^①

〔在天成象，在〕地成刑（形），〔变〕化见矣。

可知圣人“仰则观象于天，”在于观其变化。传本《系辞》说“生生之谓易，”帛书说“生之谓象，”不论“易”与“象”，“生”与“生生”即是“变”；而在帛书之中，其“生之谓象，”可谓把“象”与“变”紧紧地系于一处。

（三）象与时

象的变化之义，一旦与时相关就更有意义了。

变与时，《系辞》有说：^②

广大肥（配）天地，变迺（通）肥（配）四〔时〕，阴阳之合肥（配）日月，易简（简）之善肥（配）至德。

是故法马〈象〉莫大乎天地，变迺（通）莫大乎四时。

两段话都说了一个意思：论变通之义，当论四时。

当然，说“变通配四时，”或“变通莫大乎四时，”并没有论及“象”与“四时”。但四时确为“天”象。而且，《系辞》多以

①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8页。

②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9、31页。

“天”与“象”相联而论：^⑧

在天成象。

仰（仰）则观马〈象〉于天，……

圣人具以见天之业，而口疑者其刑（形）容，以马〈象〉其物义（宜），[是]故谓之马〈象〉。

垂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日、月当然是在天的。

《系辞》以天、象相联，而四时实为天变之象。认识到这一点，古人以四时释四象就容易理解了。帛书《系辞》：^⑨

是故易有大恒，是生两仪（仪），两仪（仪）生四马〈象〉，四马〈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六业，……

这里与今本《系辞》有两处异文，一是“大恒”，今本作“太极”；一是“六业”，今本作“大业”。这两处异文与本节的讨论基本无关。^⑩

虞翻注：“四象，四时也；两仪，谓乾坤也。”^⑪明确指出四象即四时。这是汉人以象为时的重要文献。

象与时是理解卦气说的重要一环。

至少在汉代，以《系辞》四象为四时之说，是颇受重视的。

⑧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8、33、29、31页。

⑨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1页。

⑩ 关于“大恒”的讨论，可参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饶宗颐：《帛书〈系辞传〉“大恒”说》，第6—19页；余敦康：《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文化意蕴》，第20—26页；楼宇烈：《读帛书〈系辞〉杂记》，第47—54页；许抗生：《略谈帛书〈老子〉与帛书〈易传·系辞〉》，第55—63页；陈鼓应：《〈系辞传〉的道论及太极、大恒说》，第64—72页。

⑪ 《周易集解》卷十四，第20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易乾凿度》卷上：^⑤

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

可见虞翻之注不是孤例。尚秉和先生以卦气解之，丝丝入扣：^⑥

阳少于子，老于巳，阴少于午，老于亥，四象生矣。四象即四时也。春少阳，夏老阳，秋少阴，冬老阴也。老阳老阴即九六，少阳少阴即七八。故四象定则八卦自生。

这是京房卦气的“子、午分行”之说。“阳从子”，就是“阳少于子”；“龙德十一月在子左行，”就是“阳少于子”、渐行渐老、由子而丑、寅、卯、辰以至于“老于巳”。“阴从午”就是“阴少于午”；“虎刑五月午右行，”就是“阴少于午”、渐行渐老、由午而未、申、酉、戌以至于“老于亥”。据此而以春、夏为少阳、老阳，秋、冬为少阴、老阴，四象即为四时，真正是思理精密，解说圆融。

以卦气说读《系辞》，知四象即四时。

（四）时的意义

象与时的这种关系，使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说“卦者象也”^⑦，那么“象”与“时”就是“卦”与“时”；而“卦”与“时”正是“卦”与“气”。这样，“象”与“时”就和“卦”与“气”对应。卦气是理解四象即四时的钥匙。在卦气说下，

⑤ 《周易乾凿度》卷上，第3页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周易尚氏学》，第301页。

⑦ 《周易尚氏学》，第288页。

“象”即“时”也，四象即春、夏、秋、冬，即少阳、老阳、少阴、老阴。这等于是说“象即是时”，“象即是卦”。这样，就回到了尚氏“卦者象也”的命题之下。而在象、时、卦的关系之中，“时”是决定性的，“时”贯穿了始终。

时的这种特殊角色及其和象与卦的关系，让我们思考如下两点：

一，“时”与“象”的互通说明，在考察“时”的过程中，“象”或许会扮演重要角色；

二，卦气的“卦”与“气”即是“卦”与“时”，而“卦”与“时”在“象”、“时”、“卦”的关联中两两互通，提供了反思卦气之说的新角度。

“象”、“时”、“卦”的两两互通，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卦气”之“气”是“时”，“卦气”之“卦”是不是也与“时”相通呢？

问题还可以引申：如果“卦气”之“卦”也是“时”，那么“卦气”之“气”的意义是不是仅止于“时”？

这实际上是重新认识卦气定义的问题。

《乾凿度》：^⑤

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于东方，位在二月；巽散之于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

⑤ 《周易乾凿度》卷上，第3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

这一段中如下几点应该注意：

- 一，八卦成而象定；
- 二，八卦分配八方、八月；
- 三，八卦之气终而万物各以其类成。

其中，八卦分配二、四、五、六、八、十、十一、十二月，这是卦气说的明显特征。分离卦与月两者来看，这是卦与时的相配，是所谓卦气；从卦与月二位一体来看，卦位在月，月位在卦，称震卦即在二月，称五月即为离卦，这是卦与时的相合，或可视为卦、时相通的表现。从这一角度理解，卦气之卦也即是时。

《乾凿度》称“八卦之气终，”所以八卦必有其气。八卦之气为何，未见有说。读其前文论“八卦成列”及其“布散用事”，观其下文，为“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因此，八卦之气终，必指八经卦分配四正、四维、八月及其生物、散之、长之、养之、收之、制之、藏之与终始之之事。以时间维度观之，八卦之气的运行过程，当为八经卦游徙以居八方之位、分主一年八月及生、长、收、藏之事的过程。一岁之终，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亦八卦之气之终。所以，八卦之气就是八卦游徙于八方、分主诸事这一过程中的某种神性；而这一过程，正是卦气说中“卦”与“气”或曰“卦”与“时”的相配过程。于是，东方思维及其范畴的兼容性与模糊性，引发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卦气说中卦与气（时）的相配过程，与《乾凿度》中八卦之气的运行过程，实为同一过程；卦气之气与八卦之气的

气，又为同一个字；同一过程描述中的相同名词，取义是否可有相通之处？

不论从字面抑或从过程，完全有理由相信两个“气”字有其互通之处。可以这么说，分析“卦气”之“气”，其“气”为“时”；体会“卦气”之“气”，其“气”则不仅仅是“时”，而是同时与某种和“八卦之气”相类的东西相通。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学者均以“卦气”之“气”为“时”，西方学者反以“卦气”之“气”为“气”。^⑨从上文的讨论可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对于“气”字的理解是准确的。西方学者偏于“气”字的字面意义，而忽略了“卦气”一词的基本意义。但是，中国学者的准确，却与“卦气”之“气”和“八卦之气”相通的层义，几乎失之交臂，而西方学者却于这一层义独有领会。

反思卦气的定义，“卦气”之“卦”不泥于“易卦”本身，而与“时”、与“象”相通；“卦气”之“气”，不局于“四时节气”，而与和《乾凿度》所谓“八卦之气”相类的某种东西相通。对于卦气的理解，不可拘于“卦”与“时”的表面层次；领会其深层的互通意义，是讨论卦气之说的一个关键。

现在让我们回到上引《乾凿度》一节的第一层意义。

《乾凿度》说“八卦成列”而“象定矣”，这里的“象”已经不是“四象”的“象”，而如其自陈，乃是“雷、风、水、火、山、泽”之“象”，是《系辞》所谓“设卦观象”的“象”。说“八卦成而象定”的目的，在于说“其布散用事也，”即说八卦的

⑨ “The Seasonal Structure Underlying the Arrangement of Hexagrams in the Yi-jing.”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7, 第 289—313 页。

分配四正、四维与一年八月。这就是卦气。

(五) 时：《要》篇损益之道与卦象之论的线索

在上一节中，我们从卦象出发，看帛书《要》篇所论损、益之卦与四时的关系，结果是值得深思的。

《周易》卦象可分大象与广象二种。大象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广象即《周易·说卦》末节所记八卦一百一十四象。清人江永《河洛精蕴》对《周易》卦象细予分类，得“天文类卦象”、“岁时类卦象”、“地理类卦象”、“人道类卦象”、“人品类卦象”、“人事类卦象”、“身体类卦象”、“饮食类卦象”、“衣服类卦象”、“宫室类卦象”、“货财类卦象”、“器用类卦象”、“国典类卦象”、“师田类卦象”、“动物类卦象”、“植物类卦象”、“杂类卦象”。台湾《孔孟学报》第十五期曾刊高明先生《易象探原》，对“系辞传之论‘象’”、“象传之言‘象’”、“说卦传之言‘象’”详加综述，可见传本《周易》象论全貌。^⑤

传本《周易》卦象之外，后人多有辑逸增补，世称“逸象”。荀爽等九家搜辑逸象三十一种。^⑥惠栋整理虞翻逸象有三百二十三种^⑦，张惠言《周易虞氏义》辑得逸象四百五十六种^⑧，可见其例。

今人卦象研究的最大成就，是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尚氏学》。尚氏《焦氏易林注》与《焦氏易詁》也极重要，所论多可与帛书《周易》参证，此点已见于上节。

⑤ 高明：《高明文辑》，第41—80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

⑥ 惠栋：《周易述》卷二十，第29—30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52册。

⑦ 《周易述》卷二十，第30—31页。

⑧ 阮元编、王进祥重编：《皇清经解》卷一千二百二十六，第9—13页。庚申补刊本。

帛书《要》篇中的卦象之义，是认识帛书《周易》卦气说的一把钥匙。上节分析损、益之卦的卦象，局限于损、益二卦本身，没有顾及篇章之义。帛书《要》篇中，损益之道章是全篇的中心。下文对于损益之道章的梳理及有关问题的探讨，不但有助于正确把握损、益的卦象之义，讨论某些新的卦象，如益卦的“长日”之象等，而且有助于领会《要》篇的大义及其以时义喻说的特点，见重新认识卦气说的关键。

帛书《要》篇末章论损益之道，可分为四层。

第一层：②

孔子繇（籒）易，至于损益一〈二〉卦，未尚（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五（参）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口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益之〕始也吉，其冬（终）也凶。损之始凶，其冬（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

这一层借孔子之口讲解损、益两卦，是下文申论损益之道的基础。

此节释文，与《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刊发的两篇多有出

②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5页。下同，不赘注。

入：^⑤

一，“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二〉卦”。

廖本作：“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池本作：“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之卦”。

“损益一〈二〉卦”与“损益一卦”、“损益之卦”之辨，在未见帛书照片以前，不好讨论。但《道家文化研究》本以“一”为“二”之误，或难成立。按损、益二卦，互为对卦，崔东壁称之为“反对”^⑥，尚秉和称之为“反象”^⑦，二卦实为一卦。“先儒谓上经十八卦，下经十八卦，以此。”^⑧所以，“一”当非“二”之误。^⑨

二，“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口也。”

“吉凶之口也”，廖本与池本均作“吉凶之〔门〕也。”

三，“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

“损者”，廖本作：“授者”，池本作：“授〈损〉者”。

⑤ 《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刊发的两篇《要》释文，分别为：廖名春《帛书〈要〉释文》，第26—29页；池田知久《帛书〈要〉释文》，第40—45页。下文分别简称“廖本”与“池本”。按帛书《要》篇现在已有条件作更深入的研究。承有关方面的帮助，在本书的修改过程中，作者有幸见到《要》篇的照片；池田知久先生赐赠了大作《“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思想》，对《要》篇的释文也作有订正；裘锡圭先生完成了内容重要的《帛书〈要〉篇释文校记》，即将发表。但限于本书的发稿时间，已不可能将学习心得收入书中。本节的讨论，目的在于配合《要》篇卦象的理解，文字全出学位论文，原则上不征引新见材料，谨此说明。

⑥ 《崔东壁遗书》，第672—673页。

⑦ 《焦氏易詁》，第53页。

⑧ 《焦氏易詁》，第54页。

⑨ 从照片上看，“一”字横画上部残缺，似隶书“之”字的底横，所以池田知久教授释作“之”字。

四，“长〔夕之〕所至也”。

廖本作：“长口〔之〕所至也”，池本作：“长〔夜之〕所至也。”

五，“道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廖本作：“道窳焉而产，道口焉”，池本作：“道穷焉而产（损）、道〔穷〕焉益。”

这里的分歧比较大：首先，“道穷”与“益之始也吉”之间的字数不一。《道家文化研究》本作七字，廖本作六字；池本作七字（补一“穷”字）。其次，本句的末三字，《道家文化研究》本作三“口”；廖本作“道口焉”，“道”与“焉”之间有“口”；池本作“道焉益”，“道”与“焉”之间无空格。第三，池本并以“产”为“损”误。

六，“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

“足以”，廖本同；池本作“是以”。

下文仍以《道家文化研究》本为底本，试作讨论。

《要》篇论损益之道，偏重时义：

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

“产之（？）室也”，廖本与池本均无“？”。

“长日”一象，见于《焦氏易林》。《损之节》有：“阳春长日”。尚秉和注：“震为春，为长，互大离，故曰长日。”^⑧按益，下震上巽，全卦为离象，为日。震为长，正合“长日之所至”。

《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郑注：“此言

⑧ 《焦氏易林注》卷十一，第6页下。

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分，分而日长也。”^⑥夏正，二月建卯。古礼天子春分祭日，称作“朝日”。郑玄曰：“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训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⑦冬至后日长一日，春分朝日，或即“迎长日”。

“产”即生。^⑧《礼记·乡饮酒义》：“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也。”^⑨“蠢”即动，“产万物”即生万物。汉章帝元和二年诏有：“《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⑩“顺阳助生”，即助万物之产。“顺阳”，也即顺天道；“助生”，又作“助天生”。《太平御览》引《皇览》有：“又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⑪

益，为正月卦，为春，为蠢动，万物所出，所以说益为“产之室”，产万物者也。古人以内屋为室，外屋为堂。《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⑫《淮南子·天文》以“阴阳刑德有七舍。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又以“冬至德在室，冬至为德，……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

⑥ 《礼记正义》卷二十六，第224页。《十三经注疏》本。

⑦ 《周礼·春官·典瑞》注。《周礼注疏》卷二十，第138下。《十三经注疏》本。

⑧ 李学勤先生曾比较睡虎地秦简“取生荔嘉卵穀”与张家山汉简“取产嘉卵穀”，说明“生”、“产”二字在秦至汉初简帛中常常互用。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6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图版壹，五，《文物》1985年第1期。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121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⑨ 《礼记正义》卷六十一，第1684页。《十三经注疏》本。

⑩ 《后汉书》卷三，第152页。

⑪ 《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八，第1页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⑫ 《论语注疏》卷十一，第43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在室。”^⑥帛书《要》篇以益之卦为“产之室”，“长日”所至，万物所出，是从卦象卦气释卦名之义。

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如前所述，这一段文字释文的分歧就很大。“道穷”二字后的空格，如果采用廖本与池本共同的意见，可以补至第四个字，即：“道穷〔焉而产道〕……”；其后，池本的字数与《道家文化研究》本的相同，所以不妨从池田知久教授的意见，作“〔穷〕焉益”三字。如此，或可将上引释文重写如下：

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穷焉益。〕

这样断读当然还有一些问题，但前后文可以读通。在现行的三种释文中，《道家文化研究》本作“道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以阙字过甚，基本上不见文义。廖本作：“道穷焉而产，道口焉。”“口”字如为动词，虽文气上前后不太贯通，但还能成立；问题是廖本这里的字数与《道家文化研究》本及池本皆不合。^⑦池本在这里的断句是“……故曰产（损）。道穷焉而产（损）、道〔穷〕焉益。”这句话前后矛盾：既说“道穷焉而损”，又说“道穷焉益”，颇是费解。所以，下文暂且按照我们的断读来讨论。

^⑥ 《二十二子》，第1217页上、1216页下。

^⑦ 李学勤师的拼复稿在这里的阙字数目，与《道家文化研究》本及池本相同，且和下文“不日不月，不卜不”后所缺九字的位置相合相应，为同一块帛片。廖本“不日不月，不卜不”后的阙字已经补足，正为九字；据释文前的“整理说明”，或以池本为据。如此，廖本在这里删去了池本一字。

“夕”，本义为月。《说文》：“夕，从月半见。”^⑧夕为夜。夏至后夕长一夕，或许是《道家文化研究》本释文“夕”字所补的依据；池田知久教授补作“夜”字，应该是同样的思路。按《周礼·典瑞》郑注：“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⑨夕月，即祭月。日月之祭，来源古远。帝高辛“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⑩，《国语》记作“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于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⑪帛书《要》篇损益之论，记四时，合卦气，则长日、长夕（月）本义当与四时迎气有关。这也是下文讨论的“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的日月之义。

《焦氏易林·遁之晋》：“积雪大寒，万物不生。”尚秉和注曰：“坤为万物。坤杀故不生。”^⑫损，上艮，为止，为终；三至五，为坤。焦《易》《家人之损》：“坤为霜。”^⑬《萃之观》：“坤为冬。”^⑭下兑，为秋。从卦象看，坤乘兑，冬时秋授；艮止，坤万物所终，所以说“产道穷焉”。

产道穷，穷极而益；益为“产之室”，万物复得生。这种“产”随四时变化的过程，就是孔子借损益之道而观吉凶的过程。

益之卦，当冬去春来，“万物仰而生”，所以说“益之始也吉”；“夏日至则阴乘阳，是以万物就而死”，所以说“其终也

⑧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篇七上，第27页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⑨ 《周礼注疏》卷二十，第138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⑩ 《史记》卷一，第13页。

⑪ 《国语》，第37页。

⑫ 《焦氏易林注》卷九，第5页下。

⑬ 《焦氏易林注》卷十，第5页下。

⑭ 《焦氏易林注》卷十二，第3页下。

凶”。^⑤ 损之卦相反：始以“万物之所老衰也”，终以“冬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⑥，所以说“损之始凶，其终也吉。”孔子就损益二卦的四时之变、天施地生之变，看事物的终始、兴衰与吉凶之道，应该是周汉之交孔门易学的重要内容。

《要》篇孔子论损益之道的重要，不在于观“天地之变”，而在于观“君者之事”。孔子在《要》“损益之道”章的第二层，明确所谓“君者之事”之道为“易道”，委实是孔门易学为世人所不知的思想内容，是周汉之际学术史上发人三思的重要一笔。

第二层：

是以察于损益之总(?)者，不可动以忧(愆)。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地之也，此谓易道。

此节虽短，但仍与廖本、池本的释文有异处：

一，是以察于损益之总(?)者，不可动以忧(愆)。

“损益之总”，廖本与池本皆作“损益之变”；“忧(愆)”，廖本与池本皆径作“忧患”。

按“总”，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佚书《经·成法》^⑦有“千言有要，万[言]有总(愆)”^⑧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第

⑤ 《淮南子·天文》。《二十二子》，第1218页中。

⑥ 同上。

⑦ 《经》，即《十大经》，从李学勤先生说改，见《马王堆帛书〈经法·大分〉及其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74—282页。按《十大经》篇名问题，裘锡圭先生也有论说，见《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注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571页。

⑧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释文》，《文物》1974年第10期，第39页。

463 号同^⑧，或可参看。

忧患，释文作“忧（惠）”，括号系误加。^⑨《淮南子·原道》：“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通而不变，静之至也”^⑩，可与“不可动以忧患”对看。按“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又见于《精神》。^⑪

二，不卜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地之也，此谓易道。

此句，廖本作：“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池本作：“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变]也。此谓易道。”

“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为“不……不……”并列句，“不”后为动词并列。“不……不……”句式，古籍多见。马王堆帛书《五行》：“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恭，不恭不[礼]”为“不……不……”连珠递进句；^⑫今本《系辞下》：“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动，不威不惩”，为“不……不……”动宾并列句。

“时”，先王应时的祭礼，或曰时享。《国语·周语上》：“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⑬《楚语下》又有“时类”：“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⑭宿，祭祀

⑧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第37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⑨ 按“惠”字见于照片。

⑩ 《二十二子》，第1209页上。

⑪ 《二十二子》，第1236页下。

⑫ 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德行校释》，第12页。巴蜀书社1991年版。

⑬ 《国语》，第4页。

⑭ 《国语》，第567页。

前的斋戒。《周礼·春官》“大史”贾疏：“宿，谓致齐三日。”^⑤《春官·世妇》有“女宫之宿戒”，郑注：“宿戒，当给事豫告之齐戒也。”贾疏：“祭前十日戒之使齐，祭前三日以宿之，故宿戒并言。”^⑥

“日”、“月”，即前述“朝日”、“夕月”的祭祀。《礼记·表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⑦郑注：“日月，谓冬至、夏至、正月及四时也。”^⑧这里用四时迎气之祭解释日、月，正合朝日、夕月之礼。“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在表述上也与“不日不月，不卜不筮”相应。先王敬事日月的目的，是教导臣民敬事君王，所谓“教民事君”、“训民事君”也。“子曰：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以敬事其君长。”^⑨

《管子·白心》有“不日不月，而事以从；不卜不筮，而谨知吉凶。”尹知章《管子注》：“但循道而往，不计日月，事已从而成也。顺道则吉，违道则凶，岂须卜筮而知乎？”^⑩张舜徽先生以为可从。^⑪按《表记》“不犯日月，不违卜筮”意在事日月、从卜筮，与《要》篇“不日不月，不卜不筮”意义相对；《白心》“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虽然也是否定句式，但意义恰与《表记》相反，而与《要》篇一致。问题在对于日、月的理解不同。尹注所谓“不计日月，事已从而成”，或为道家的一贯理解。马王堆

⑤ 《周礼注疏》卷二十六，第179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⑥ 《周礼注疏》卷二十一，第146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⑦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第416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⑧ 同上。

⑨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第416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⑩ 《二十二子》，第145页下。

⑪ 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帛书《老子》乙本卷前佚书《经·顺道》有：“不辨阴阳，不数日月，”“以隋（随）天地之从”云云^⑤，正与尹注相应。儒道两家对于日、月的不同注解，可以看出儒道思想的指向各异。《要》篇日、月含义的讨论，对于辨明帛书《周易》的学派属性，应该是深具启示意义的。

卜、筮，古人用以决疑。《白虎通·蓍龟》：“圣人独见先睹，必问蓍龟，何？示不自专也。”^⑥古天子敬事龟卜如尊天：“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⑦在《要》篇中，孔子认为明君察于损益之道，无须卜筮也可知吉凶、顺天道，这与《管子·内业》的“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⑧是有区别的。

“顺于天地之也”，廖本“天地之”作“天地之心”，池本作“天地之变”。按马王堆帛书《经·顺道》又有“以随天地之从”^⑨，可以参看。

孔子于第二层承第一层“损益”之论，把“损益之道”从“天地之变”引申至“君者之事”，从而拈出自己的“君道”思想与损、益之道的关系：以明君为明于“易道”之君，“易道”实即损益之道；明察于损益之道，即可不卜而知吉凶——如《系辞上》所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乃顺于天地之义使然。《系辞上》：“《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如此，孔子在第二层一语道断“此谓

⑤ 《文物》1974年第10期，第40页。

⑥ 《白虎通德论》卷六，第50页下。

⑦ 《礼记正义》卷四十八，第373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⑧ 《二十二子》，第155页下。

⑨ 《文物》1974年第10期，第40页。

易道”，就顺理成章了。

以第二层的“易道”为起点，紧扣第一层的“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第三、四两层分说“易”与“道”——“易”，有“天道”、“地道”、“人道”、“四时之变”之“易”；“道”，“君道”。

第三层：

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极）之，变以备其请（情）者也，故谓之易。

这段释文与廖本、池本有异文一处：“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廖本作：“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池本作：“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要之”，廖本、池本分别作“为之”、“要之”。此外，末句“故谓之易”，廖本断作下读：“故谓之易又君道焉，……”

关于“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极）之，变以备其请（情）者也，故谓之易”一句的断读，我们已经有过讨论。^⑨

从三才之道和四时之变说明《易》之为书，即是第三层的中心。传本《易传》有相似之论。《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

⑨ 《〈鹖冠子〉与帛书〈要〉》，《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第336—349页。

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这里所说“三才”的顺序与帛书不同，如前文所述，反映了不同的思想。

今本《易传》论“三才”之道而未及于“时”，就此点来看，《鹞冠子》与帛书《要》更多可比之处。《鹞冠子·道端》有：“天者，万物所以得立也；地者，万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处之，时发之，物受之，圣人象之”^⑧，所论及于天、地、时、物、圣人。详《鹞冠子》之义，“圣人象之”在于“明主之治世也，急于求人”^⑨，这或也应算是人道。如此，《道端》的论述与《要》篇天、地、人、四时、万物之论，显然相通。这是《鹞冠子》与帛书《要》思想相通的又一表现。

第四层：

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口百篇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繇一求之，所谓得一而君毕者，此之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

很清楚，这是《要》篇孔子论损益之道的归结。在这一层，孔子把“损益之道”明确落实在“君道”、“一”、“得失”之上，这正是全篇的主题。

损益之道可以观吉凶，这是孔子在第一层就已经表达的思想：“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口也。”这种“吉凶”之变与“君道”息息相关，所以孔子这样结束了第一层的议论：“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

⑧ 《鹞冠子》卷上，第15页上。《四部备要》本。

⑨ 同上。

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由损益之道的吉凶之变，可以知“君者之事”。第四层孔子举“一”以论“损益之道”，并以“损益之道”可以观“得失”不言观“吉凶”，是知“得失”与“吉凶”的相通。《鹖冠子·环流》：“得失相加而为吉凶”^⑩，属于同例。

综上所述，帛书《要》篇孔子论“损益之道”，从“损益一卦”而及“损益之道”、“损益之总”、“易道”，进而明确地把《易》之大要归之于“损益之道”；在分论“天道”、“地道”、“人道”、“四时之变”之后，由“君道”而及“一”道，由“一”而及“得失”、“损益之道”。《易》之“要”以“损益之道”为中介而与“君道”关联的思想，昭然可见。在第一层中，孔子以四时作喻，感叹“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论说的关键，正是天时之变。通过本节分析，不难看出，孔子的这句感叹，概括了损益之道章的中心，而这一中心，又是由损、益卦象中的四时、天地之变表现出来的——卦象，反映了天时；时，正是论说的主线。帛书《要》篇损益之卦中的卦气与卦象，要求我们反思以往对于卦气的认识，这种反思如果从损益之道章的总体出发，同样不应偏离卦气考察的中心——时。

（六）帛书《周易》佚文所见卦气说的意义

汉代易学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卦气说又是汉代易学的重要理论。马王堆帛书《周易》卦气说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于卦气说的通行认识，直接要求重新认识汉代易学史、学术史的相应内容。

考古出土的文献材料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文献的下限明

^⑩ 《鹖冠子》卷上，第11页下。

确。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68年，正值汉文帝时期。学术界普遍相信卦气说出于孟喜，而施、孟、梁丘三家易学并盛于宣帝之时。^⑩有学者推论，孟喜的老师田王孙可能是武帝设“五经博士”时的第一位易学博士。^⑪而孟喜自己的学说，是在田王孙去世之后，以田师临终绝传的名义开始传授的。这种私改师法的行为，当即遭到同门梁丘贺的揭露。^⑫可知，孟喜卦气之传，必晚于田王孙。如果马王堆帛书《周易》中存有卦气说，那么卦气之说必不出于孟喜则显而易见。

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诈称田王孙临终时枕其膝而独传，由此因改换师法之罪而未能获用于朝廷^⑬，也算为学术而牺牲了国家俸禄。值得为之作出这样牺牲的，应该是一种很有魅力的学说，这一学说中或许就包括了卦气说。所以，后儒能够沿着卦气的思路，发展出与阴阳、占候相关的爻辰、纳甲诸说。以卦气讲灾变，也见于传世典籍。《汉书·五行志》：^⑭

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言雷复归。入地则孕毓根核，保藏蛰虫，避盛阴之害；出地则养长华实，发扬隐伏，宣盛阳之德。入能除害，出能兴利，人君之象也。

可见，假定孟喜卦气出自其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还是小有理由的。然有一点则可确定：孟喜卦气必然得自前人，虽未必

⑩ 《汉书》卷三十，第1704页。

⑪ 《两汉易学史》，第48页。

⑫ 《汉书》卷八十八，第3599页。

⑬ 《汉书》卷八十八，第3599页。

⑭ 《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第1364页。

是帛书《周易》学派，但其来源一定和帛书易学的来源相关。

就哲学史而言，孟喜卦气通过京房的阴阳二气说，直接影响到汉人的宇宙观思想。象数易学，体系庞大，八宫、世应、飞伏、爻辰、纳甲、互体等等，试图解释繁杂的人类和自然社会。正如朱伯崑先生所指出的：尽管京房“将《周易》中的筮法，引向占候之术，宣扬了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他提出的世界图式对后来的哲学家们探讨世界的普遍联系，很有启发的意义。”^⑩

在学术史上，汉代三统历受孟、京卦气的影响，已有学者详予剖析。^⑪卦气的影响，同样见于汉末的乾象历^⑫、北魏的正光历。^⑬最典型的，当数唐僧一行“推大衍数立术以应之”的新历^⑭，所谓“发敛术”，全用卦气说。^⑮

班固《律历志》说刘歆三统历：^⑯

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

“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说的就是八卦配二分、二至与四立八节，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配震、兑、离、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配艮、巽、坤、乾。以

⑩ 《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48页。

⑪ 《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49—150页。

⑫ 《晋书》卷十七，第508—509页。

⑬ 《魏书》卷一百七上，第2678—2681页。

⑭ 《新唐书》卷二十七上，第587页。

⑮ 《新唐书》卷二十八上一下。

⑯ 《汉书》卷二十一上，第981页。

前，我们当然可以归之源于孟、京卦气；马王堆帛书卦气说的发现，则要求我们去探究其更早的源头。

帛书《周易》卦气说的意义，尤在其说的基本特征——卦与时的配合。

就卦、时二者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时”是卦气说的核心。

孟喜卦气以《周易》六十四卦配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和三百六十五日；京房卦气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一年二十四气。从现象上看，卦气说中《周易》卦爻的组合应时而变的特点，已经一目了然。

学术界向以京房卦气为孟喜卦气的发展。但是京房卦气与孟喜卦气在基本思路上仍有重要区别。

孟喜卦气的原文早已失传，目前的知识都来自一行的《卦议》：^⑨

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涸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正南，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则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

⑨ 《新唐书》卷二十七上，第599页。

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

简单说，上引一段有如下五层含义：

一，一年节气始于冬至，配以中孚卦；

二，筮数九六七八，和为三十，当一月日数；

三，五为生数之主，居于天中；六为成数之主，居于地中；^⑮五六三十为一月，节候一变；十又二变而一年复始；

四，坎、震、离、兑四正卦共二十四爻，分别配一年二十四节气；其中，每卦的初爻分主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所谓“其初则二至二分也”；

五，四正卦坎、震、离、兑的气运升降，决定其为四方四时之正。

京房卦气见录《京氏易传》卷下：^⑯

初为阳，二为阴；三为阳，四为阴；五为阳，六为阴。一三五七九，阳之数；二四六八十，阴之数。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左右凶吉，吉凶之道。子午分时。立春，正月节，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雨水，正月中，在丑，巽卦初六，处暑同用；惊蛰，二月节，在子，震卦初九，白露同用；春分，二月中，在亥，兑卦九四，春秋分同用；清明，三月节，在戌^⑰，艮卦六四，寒露同用；谷雨，三月中，在酉，离卦九四，霜降同用；立夏，四月节，在申，坎卦六四，立冬同用；小满，四月中，在

⑮ 张介宾：《类经图翼》卷一，第47页上引邵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25册。

⑯ 《汉魏丛书》，第12页上。

⑰ “戌”系“戌”误。

未，巽卦六四，小雪同用；芒种，五月节，在午，乾宫九四^⑮，大雪同用；夏至，五月中，在巳，兑宫初九，冬至同用；小暑，六月节，在辰，艮宫初六，小寒同用；大暑，六月中，在卯，离宫初九，大寒同用。……龙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午，在离卦，右行。……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气候二十四，考五行于运命，人事天道日月星辰局于指掌。

这一段的关键，在于“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具体说也有五层意义：

一，分阴分阳；

二，阴阳运行，子午而分；阳气左行，始于子；阴气右行，始于午；

三，从立春到大暑，从立秋到大寒，由阴阳二气分主；六子卦也分阴分阳；阴阳子卦，分主二十四节气，如坎卦，阳主立春，阴主立秋；离卦，阳主大暑，阴主大寒，此所谓“同用”；

四，龙德虎刑，即冬至阳气初萌与夏至阴气始生；^⑯冬至阳气初萌于坎，此即“阳从子”；夏至阴气始生于离，此即“阴从午”；

五，分六十四卦，定二十四节气。

比较孟、京卦气，可以看出两者根本的不同：孟喜卦气的思路在于四正卦的轮流居正，京房卦气的线索在于阴阳二气的子午分行。

孟喜卦气解说四正卦的轮流为正，在于各卦的时运。北正坎

^⑮ “乾宫”当系“震宫”之误。《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35页。

^⑯ 《二十二子》，第1216—1217页；《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34页。

卦从微阳初升到极于二月，“凝濶之气消”之后，时运即逝，遂由震卦“据万物之元”；震功丰大之极，其时运亦臻于极致，则由离卦继之而为南正；八月之后，离运衰落，阴形于兑，循于万物之末，极于北正而终，坎卦复始。气运消长，四卦轮流居正，以顺天时。

京房卦气讲“龙德”“虎刑”，讲阴阳二气的子、午分行，龙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阳气左行；虎刑五月午在离卦，阴气右行。阴阳二气的分行，使六子卦配二十四节气时，可以一卦阴阳同用。如坎卦，可配阳气之立春与阴气之立秋，离卦可配阳气之谷雨与阴气之霜降，不一而足。如此，二十四节气也为阴阳二气所分，六子卦与之相配，也分别在阴气与阳气之中。阴阳二气的始行，各在五月与十一月。二气游行随时，行止随时。

实际上，孟喜讲轮流居正，同时也讲阴阳之气。孟喜说北正坎“以阴包阳，”“微阳动于下，”说的即是阳气之萌。当阳气上升，群阴化而从之，阳气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已经至为明显，这是一个阳气上升的过程；从南正离开始，“微阴生于地下，”以至于“群阳降而从之”，这是阴气居于主导而逐渐上升的过程。单独从阴阳之气的消息来看，这也是一个阴阳二气独立运行的现象。但是，孟喜总是把最后的着眼点落到游居为正之上，因此，其十二公卦、十二侯卦、十二卿卦、十二大夫卦、十二辟卦、五爵位卦之说，均属于居正一类。京房则不然。即便是四正卦，京房也将其纳入一年的日数。

虽其如此，孟、京分别把握了一对共同的东西：“气”与“时”。

气、时之辨，是正确认识卦气说的重要内容。

我们说过，卦气之说在于卦与时的对应组合，讲卦气不能不

讲阴阳之气。孟、京卦气说的基本内容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孟喜的“群阴”、“群阳”之“气”与京房的阴、阳二“气”，皆非“卦气”之“气”；卦气之“气”，是四时节气，是“时”。阴、阳之“气”的消息盛衰，是在“卦气”之“气”的运行中展开的，也就是说，是在四时节气，在时间的维度中展开的。这又是孟、京二氏所共同把握的另一要素——“时”。

孟喜、京房的卦气说，内容繁复，历代学者已经多有阐述。然而，无论其卦气理论怎样铺陈，它们都无法偏离“时”这一线索。

《素问》云：“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⑨日、候、气、时、岁，都是中气运行、节气变化的表现，因此，在“卦气”一词中，“气”与“时”的概念是可以相通的。不论是孟喜的“微阴”、“微阳”，还是京房的阴、阳二气及其在时间维度消长的理论，都是古人对于宇宙认识的经验提炼，是一种宇宙观。

综上所述，帛书《周易》所见卦气，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卦气说：

一，卦气说非始于孟喜、京房，根据帛书《周易》，汉初已见卦气说的传流；

二，卦气说是中国古代关于宇宙观的一种学说，“时”的观念在这一学说中有着核心意义。

^⑨ 《二十二子》，第886页下。参见《〈易学入门〉·〈卦气集解〉合编》，第14页下。

第九章 帛书《周易》传文 所见五行说

第一节 帛书《周易》的“五行”问题

《周易》与“五行”的关系，向有聚讼。原因可以归为两点：一，今本《周易》经传不曾一处言及“五行”；二，历代学者解《易》，屡屡援“五行”成说。

《周易》之所以和“五行”有不解之缘，是出于《系辞上》的如下一段：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这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每每让人从阴阳想到五行，进而由五行返回，而回到《周易》。刘歆即认为五行出于《周易》：^①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

^① 刘歆：《七略》。《汉书》卷三十，第1723页。

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称“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可谓言之凿凿。

关于“五常”与“五行”，刘歆后有解释：^②

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

刘氏所论，未深及易学，或无太大的代表意义。但汉代易学以五行说《易》，非常普及。

京房《易传》：

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分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卦象定吉凶，明得失，降五行，分四象，顺则吉，逆则凶，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动。^③

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

且易者，包备有无；有吉则有凶，有凶则有吉。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④

这是总括而论。京氏以五行说卦，屡见于《易传》。如无妄，震下乾上：^⑤

上金下木，二象相冲，阴阳升降，健而动。内见一阳应动刚，五行分配，吉凶半矣。

② 《汉书》卷三十，第1769页。

③ 《汉魏丛书》，第11页下。

④ 《汉魏丛书》，第12页中。

⑤ 《汉魏丛书》，第8页中。

同人，离下乾上：⑥

火上见金，二气虽同，五行相悖。六爻定位，吉凶之兆，在乎五二。得时则顺，失时则逆，阴阳升降，岁月分焉。

通读京房《易传》，可见其五行之说贯穿始终。

京房以外不能不提郑玄。

郑玄是以五行说说解《周易》的重要人物。《系辞上》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郑注：⑦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

又：⑧

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隅，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五行各气并，气并而减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数不可以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减其一，故四十有九也。

《系辞上》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郑玄

⑥ 《汉魏丛书》，第10页上。

⑦ 王应麟辑、惠栋补：《增补郑氏周易》卷下，第4页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7册。

⑧ 《增补郑氏周易》卷下，第4—5页。

注：⑨

天地之气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数也；二曰火，地数也；三曰木，天数也；四曰金，地数也；五曰土，天数也。此五者，阴无匹，阳无耦，故又合之：地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耦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耦也，地十为天五匹也。二五阴阳各有合，然后气相得、施化行也。

朱伯崑先生指出郑玄此说来自《尚书大传·五行传》^⑩，可知以五行说《易》是有较早的渊源的。上引郑说甚为后儒看重，虞翻对之还作了发展，进一步把“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与五行说结合：^⑪

“五位”，谓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谓“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兑相得合火，“山泽通气”也；戊坎己离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风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阴阳相薄而战于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木，三八合火，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

不难看出，在汉人眼中，《周易》与五行是一个整体。汉《易》硕儒似乎根本无视《周易》经传未曾言及五行。

力辩《周易》与五行无关的，是清儒赵翼。赵翼《陔余丛考》卷一：^⑫

⑨ 《增补郑氏周易》卷下，第5页。

⑩ 《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93页。

⑪ 《周易集解》卷十四，第5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⑫ 赵翼：《陔余丛考》卷一，第4页上。台北世界书局1960年版。

窃意伏羲画卦，专推阴阳对待变化之理。言阴阳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唐虞以前，《图》、《书》自《图》、《书》，《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后儒以阴阳五行理本相通，故牵连入于《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尝论及此也。

虽其所论唐虞以前《图》、《书》自《图》、《书》，《易》卦自《易》卦，并无可信的证据，但赵氏透过汉人及后儒以五行论《易》的迷雾，明辨“《易》初未尝论及”五行，可谓是明察秋毫。

《周易》本与五行无关的观点，是为目前学术界接受的。^①今本《周易》未尝论及五行，宋儒也知道。周敦颐《太极图说》：^②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这显然是本于《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说。有趣的是，周氏在“两仪生四象”之间加了一个“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而四时之生，则在于“五气顺布，”可谓用心巧密。这恰恰透露了周氏或已很清楚《周易》传文不曾论及五行问题，而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如果周濂溪有缘见到帛书《周易》，一定会掀髯大笑，因为帛书《周易》的传文于“五行”多有论及。

在《周易》传文中出现“五行”，目前只见于马王堆帛书。

① 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76页。

② 周惇颐撰、周沈珂编：《周元公集》卷一，第1—2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第1101册。

帛书《周易》中的“五行”，见两种表述方式：一，具体说明“水、火、金、土、木”而不用“五行”一词；二，称引“五行”一词而不及水、火、金、土、木。

根据目前发表的帛书材料，第一种表述见于帛书《易传》的《要》篇：^⑮

故易……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

第二种表述，两见于帛书《易传》的《二三子》，一见于《易赞》。

《二三子》：^⑯

圣人之立正（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困，民口不渗（？），甘露时雨聚降，剽（飘）风苦雨不至，民心相觴以寿，故曰番（蕃）庶。

☐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其孙贵而宗不憾（？天）。

《易赞》：^⑰

子曰：五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用，不可学者也，唯其人而已矣。

这两种不同的表述，在帛书《周易》中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

在帛书《周易》中，水、火、金、土、木为所谓“地道”的一个部分。

⑮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5页。

⑯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26页。

⑰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0页。

“地有五行”的概念，见于传世文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对赵简子：^①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

可知“地有五行”，早有明说。

其实，子产早有类似的理解：^②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六气”，昭公元年医和说以“阴、阳、风、雨、晦、明”^③，为天之所生。“则天之明”对“生其六气”，“因地之性”对“用其五行”，这是“地有五行”的思想。

昔臧文仲祭海鸟，展禽以为迂阔而不达要领，有论：^④

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

韦昭注曰“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也。”“地之五行”为金、木、水、火、土，关系民生日用，是古人久有的观念。史伯对郑桓公也有：^⑤

①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三，第426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第405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③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一，第323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④ 《国语》，第170页。

⑤ 《国语·郑语》，第515页。

……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表达的是相同的思想。《鹖冠子·夜行》：

五行，业也。

陆佃注：“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业。”^②也是说“地有五行”。

董仲舒则强调“天有五行”。《春秋繁露·五行对》：^③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五行之义》又说：^④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

所论“天有五行”，说的是“天次之序”，则其五行还是“在地成形”的。

真正可能与天有关的五行，或应属《史记》与《管子》所记。

《史记·历书》：^⑤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

《管子·五行》：^⑥

② 《鹖冠子》卷上，第4页上。（四部备要）本。

③ 《二十二子》，第792页下。

④ 《二十二子》，第793页下。

⑤ 《史记》卷二十六，第1256页。

⑥ 《二十二子》，第149页下。

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

这里的“五行”均可能与星历天时相关。

《左传》论及“天”与“五行”，往往落到“地”上。襄公二十七年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②《后汉书·马融传》有注：^③

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传》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也。

子罕所说“天生五材”也是“在地成形”，并为地上人民所用。

凡上诸例，不论“地有五行”、“天有五行”，“五行”往往为地上万物的代表。这与帛书《周易》所论“水火金土木”有相近之处。

帛书《易传》说“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明确指出“水火金土木”属于“地道”。但是，帛书这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思想，那就是，帛书强调“水火金土木”不足以尽称“地道”，仅仅是“地道”的一个部分。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关键。

需要注意的是，帛书所谓“地道”，是“天道”、“地道”、“人道”之一。《要》：^④

故易又（有）天道焉，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而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

②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第295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③ 《后汉书》卷六十上，第1954页。

④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5页。

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

在“天道”、“地道”、“人道”中，“水火金土木”归于“地道”。

上引帛书《周易》传文的几处“五行”一词，除《易赞》一则阙字过甚而外，其余两则，皆畅论“五行”与天、人的关系，所谓“尊天而敬众，故曰蕃庶”，“德与天道始，其孙贵而宗不灭”云云。“蕃庶”与“其孙贵而宗不灭”，皆系人事。即使是缺字太过的一则，也见“唯其人而矣”，尽管“其人”之论极可能与“五行”渺不相涉。即便如此，这也已经明显地表出了“五行”与“水火金土木”的不同。

帛书中，“水火金土木”局于“地道”，是作为“天道”、“地道”、“人道”之中的“地道”的一个部分；然其所论“五行”，却泛及“天”、“人”——前引《二三子》解释“蕃庶”的几句话中，其“理顺五行”后的数语，实际上是在说明句中“五行”的意义：“天地无困，民口不渗，甘露时雨聚降，剽风苦雨不至，民心相觴以寿，”不仅不可以“地道”拘之，而且已经超出“天道”与“人道”之外。显然，这里所谓“五行”与“水火金土木”并非一事。

第二节 帛《易》之“要”：

天、地、人、时

如果说，帛书《周易》中的“五行”与“水火金土木”并非一事，那么，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帛书中，前者包容了“三才”之道，后者不足以尽称三道之一——“地道”。

《周易》重“三才”之道。今本《系辞上》：“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韩注：“三极，三才也。”《系辞下》：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说卦》更有详细的说法：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人的思想，《象传》中也有表述。如以“民”“人”为一，《泰·象》就有以“三才”说卦之例：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这里说的是“天地交泰”与“人”的关系。

今本《系辞》上传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下传说“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可见以“三材”之道与“时”义、卦爻比论的思想。

今本《周易》论“时”，可谓不厌其烦。

《周易》的本义，即在于变通，而变通，在《周易》中大有时义。《系辞上》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之说，《贲·彖》：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由天时之变而明变化之理，进而由变化之理而明时的重要。所以，《系辞下》说得要言不烦：“变通者，趋时者也。”

传本《周易》论时，约有两类。

一为以时论卦，如《乾·彖》：“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文言》：“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亢龙有悔，与时偕极。”《坤·彖》：“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升·彖》：“柔以时升。”《革·彖》：“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既济》九五《象》：“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杂卦》：“大畜，时也。”在在以“时”说卦位、卦义、卦象。

另一类为以时作论，如《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

最能看出传本《周易》重时的例证，在其“时行”之说与《彖传》的“时义大矣哉”之叹。

传本《周易》多见“时行”之论。《文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大有·彖》：“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艮·彖》：“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文言》：“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损·彖》：“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彖》：“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小过·彖》：“过以利贞，与时行也。”这里申申而言的是“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的道理，反映了《易传》的思想倾向。

《彖传》本来文字不多，却甚多“时义大矣哉”之叹。《随·彖》：“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颐·彖》：“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大过·彖》：“大过之时大矣哉。”《坎·彖》：“险之时用大矣哉。”《遁·彖》：“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遁之时义大矣哉。”《睽·彖》：“睽之时用大矣哉。”《蹇·彖》：“蹇之时用大矣哉。”《解·彖》：“解之时大矣哉。”《姤·彖》：“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革·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

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旅·彖》：“旅之时义大矣哉。”这委实是今本《周易》的一个突出现象。

《周易》论时，从来不是孤立而论。《随·彖》曰：“天下随时”，《姤·彖》叹论“姤之时义”之前，又有“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说，《革·彖》感慨“革之时大矣哉”之前，更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时之大义已和“天”、“地”、“人”并论。

类似的例子也见于《恒·彖》：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虽未明言“天”、“地”、“人”、“时”，但也以“四时变化”与圣人之化成天下论“天地之道”，与天、地、人、时四者相关，和《革·彖》类似。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今本《周易》重“时”；

二，今本《周易》重“时”的思想，每与“天”、“地”、“人”之论同在。如此，今本《系辞》的这样两句有了很好的注脚：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六爻相杂，为其时物也。

“六爻”，《易》也；“三极”，天、地、人也；“时物”，时也。所论为天、地、人、时。

《颐·彖》叹喟：“颐之时大矣哉”之前，也及于天、地、民、人：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可以看见，这里的天、地、人三者，不以“三才”为说，而是说以“天”、“地”、“圣贤”与“万民”。实际上，论“天”、“地”、“民人”不拘以“三才”为说，是《周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泰·象》：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则很明显地把天、地、人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为天地，一为民人。

《周易》论“人”，往往“民”“人”不分。《兑·彖》：

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先称“顺乎天而应乎人”继而说“人”以“民”。《孟子》中也见此例。^①《万章上》：“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天与之，人与之。”^②“民”即是“人”。

《颐·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同时论及“天”、“地”、“民”、“时”四者。《节·彖》也见其例：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论“天地四时”而落至“民”生。《豫》、《革》二《彖》也很类似：

^① 陈大齐：《孟子待解录》，第267—27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孟子注疏》卷九下，第73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颐》、《节》、《豫》、《革》诸《彖》与《泰·象》的共同特点有三：

其一，其论“天”、“地”均及于“时”、“民”；

其二，其“天地”不与“民”联称，分属不同的层次；

其三，所论“天”、“地”、“时”、“民”或可分作三层：一为天地，二为时，三为民。

需要指出，今本《周易》已有“三才”天地人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并非贯穿始终。因此，今本《周易》中可见天地人“三才”与天地及民人两层义并出的文例。

这种特点也见于帛书《周易》。当天、地、人并称“三才”时，三者在一个层次上；当天、地与民合论时，往往分有两个层次：天、地其一，民乃其二。这在《丰·彖》中可以看得很明显：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其中，有三个层次：一为天地，二为时，三为人与鬼神。

在帛书《周易》中，尤其突出了天、地、民、时四者的重要。《要》篇所论袭于今本《说卦》的“三才”之例：^③

故易又（有）天道焉，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而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

③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5页。

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

《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要》篇曰：“有天道焉，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说卦》曰：“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要》篇曰：“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说卦》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要》篇略加变通曰：“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天”、“地”、“人”之说，从于《说卦》“三才”之例。《要》篇又有：“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四时”、“八卦”之论，则为今本《周易》所无。显然，“天”、“地”、“人”、“时”的重要，被阐述得明明白白。

帛书《易传》此篇自题为“要”，所论当系《易》之“要”；“天”、“地”、“人”、“时”之论几在全篇的末节，其于全篇的总结意义是很清楚的。应该说，天、地、人、时四者，就是帛书《周易》所说的《易》之“要”，“水火金土木”不可以“尽称”其四分之一。从下文的讨论可以看见，天、地、人、时四者，俱在《二三子》解释理顺“五行”的内容之中，帛《易》之“要”是帛书《周易》所谓“五行”的重要内容。

第三节 民与神

今本《周易》中，“天、地、人、时”往往又与“鬼神”并说。《丰·彖》：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周易》中的“神”，总的说来有两种含义：一为神灵的神，

一为神妙的神。^④神灵的神，在《周易》中每每与鬼并称“鬼神”。《乾·文言》：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可以清楚地看出天与地并举、人与鬼神对论的观念。

《彖传》、《系辞》多见鬼神之说。《谦·彖》：^⑤

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系辞上》：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然而，《周易》称“神”，又多见称作“神明”之例。《系辞下》：

以通神明之德，……

④ 晁福林先生认为，神灵的“神”其辞义的确立，是西周后期的事情，见《春秋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20—35页。

⑤ 本书第六章第三节已经引出“四谦”之说讨论式盘中的四门观念。天、地、人、鬼“四谦”是《周易》的重要思想内容，曾为《韩诗外传》反复称引，见卷三、卷八，《汉魏丛书》第41页下、60页上—中。按《韩诗外传》引《易》甚夥，日本学者已有整理，见内野熊一郎：《汉初经书学の研究》第一编第三节，清水书店1942年版。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说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这些“神明”都是名词，即神。

“神明”也有用作动词之例，表示使之神明的意思。《系辞上》：

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民咸用之谓之神。

“鬼神”之外，《周易》也多见单独称“神”。《系辞上》：

是故四营而成易，……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凡此均属神祇之神，具有某种人格特征，是我们所说的天、地与人、神对举的人、神之神。

《系辞》所见神妙之神，不止一例，如：

知几其神乎？

阴阳不测之谓神。

易无思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这里说的都是不具人格特征的某种神性与妙验，不是天、地、

人、神之神。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

一，在天、地、人、神四者中，人、神与天、地分列二组。《易传》屡见的天、地并称与“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的人、神并论，可举为证。

二，在人、神二者中，两者又是对立而存的。《易传》“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分举人与鬼神，可见其义。《谦·彖》：“鬼神害盈而福谦”与“人道恶盈而好谦”对举，也是一例。

人、神的对举，在古书中，又常常写作民、神。

马王堆汉墓所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前道》：^⑥

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是天与地、民与鬼神的对举。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又有《行守》，开篇即称：^⑦

天有恒榦，地有恒常。与民共事，与神同口。

则作天、地与民、神。

帛书《周易》的传文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二三子》：“天地无困，民口不渗”，所谓“民口不渗”，就是“民神不渗”。《国语·楚语》：“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以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⑧，说的就是“民神不渗”的情状。

⑥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76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按此即所谓“精装本”。又有1974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一般称作“线装大字本”。本书征引时不作说明者，皆指精装本。

⑦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78页。

⑧ 《国语》，第560页。

总之，“民”与“神”并举，在《周易》及相关古籍中，是和“天”与“地”的并举相对而存在的。结合上节的讨论可知，《周易》所重的“时”的观念，在思想上是应该贯通“天、地”与“民、神”四者的，所谓“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第四节 《甘誓》“五行”之谜

《尚书·甘誓》中有一种“五行”说，长期以来聚讼纷纭。
《甘誓》：^⑨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有扈氏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威侮五行”。郑玄注：“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⑩“四时盛德”，就是《礼记·月令》所谓“立春，盛德在木”，“立夏，盛德在火”，“立秋，盛德在金”，“立冬，盛德在水。”^⑪

“四时盛德”既然在于木、火、金、水，郑玄为什么不明言之以合“五行”，而曲说于“四时盛德”呢？前人已指出其原因：《甘誓》记“五行”为有扈氏所“威侮”，“威侮”的宾语若为金、

⑨ 《尚书正义》卷七，第43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⑩ 《史记集解》引。《史记》卷二，第84页。

⑪ 《礼记正义》卷十四至十七，第127页下—153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木、水、火、土，则令人无可索解——诚如梁启超所说：“且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何得言威侮，又何从而威侮者？”^④而“威侮”的宾语若为“四时盛德所行之政”，则文从字顺。郑氏所注可谓用心良苦。

刘起钊先生撰文《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首先遍考诸家之说。除上述金、木、水、火、土“五行”与仁、义、礼、智、信“五常”二说之外，又有清人李荣陛“六府之官”说^⑤、近人章太炎“五行之官”说^⑥等，然后力考天上“五星”为“五行”的不祧之祖，进而指出《甘誓》“五行”应该是天上的五大行星。^⑦对此，赵光贤先生提出异议，认为五大行星说虽为“很有价值的创见”，但未必适用于《甘誓》中的“五行”。^⑧

把《甘誓》的“五行”考释为“五大行星”，虽然摆脱了郑玄注释的模棱其义，但或许离《甘誓》本义更远，因为有扈氏固然无法“威侮”金、木、水、火、土这些“地上五行”，恐怕更无法“威侮”天上的五大行星。

可以看出，探求《甘誓》“五行”本义的关键，还应从“威侮五行”全句入手，如梁启超所说，把“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解释为“威侮五种应行之道，怠弃三种正义。其何者为五，何者

④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20卷10期，第73页，1923年。

⑤ 李荣陛：《〈尚书〉考·〈甘誓〉五行三正解》：“五行，统立六府之官也。《左传》述金正、木正等，皆古官名。少皞氏帝一方，官悉以鸟名。意有扈氏官号亦承于古，所称‘五行’，若周六官，今六部之例耳。”

⑥ 章太炎：《古文尚书拾遗定本》，第13页。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1968年版。

⑦ 刘起钊：《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第七辑，第9—21页，1979年。

⑧ 赵光贤：《新五行说商榷》，《文史》第十四辑，第341页，1982年。

为三，固无可考，然与后世‘五行说’绝不相蒙盖无疑。”^①皮锡瑞以《甘誓》的“五行分属五事，若貌之不恭、言之不从、视之不明、听之不聪、思心之不容，即为威侮五行”^②，所论当据《洪范》；然《洪范》“貌、言、视、听、思，”说的是“敬用五事”的“五事”^③，与《甘誓》“五行”仍有距离。虽其如此，《甘誓》“五行”不是后世所谓水、火、木、金、土，已经是前辈学者的共同认识。

在传世文献中，《甘誓》“五行”“固无可考”，是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地下文献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为我们索解《甘誓》“五行”之谜提供了可能。

第五节 “五则”与“五行”：帛书《周易》 传文所见五行说

其实，《甘誓》所谓“五行”，在古籍中并非全无踪迹可寻。在传世文献中，它们也许未被称作“五行”。

梁启超指出《甘誓》“五行”为五种应行之道。《国语》中也有五种应行之道的记述，叫作“五则”。《周语下》：^④

……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祇，而蔑弃五则。……

通过前文的讨论，不难看出这五种应行之道，就是“天、地、

① 《东方杂志》20卷10期，第73页。

②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四，第193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 《尚书正义》卷十二，第76页。《十三经注疏》本。

④ 《国语》，第111页。

民、时、神”之道。^⑤

《国语》这里的“天、地、民、神、时”之道，与帛书《二三子》的“五行”之论是完全相合的。《二三子》：

圣人之立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困，民神不渗，甘露时雨聚降，飘风苦雨不至，民心相觴以寿；故曰“蕃庶”。

作为“理顺五行”的说明，“天地无困，民神不渗，”说的就是“天、地”与“民、神”，这在上文已有讨论；“甘露时雨聚降，飘风苦雨不至”，所论的中心并不在“风雨”，而是在“时雨”之“时”，因为，“雨”与“雨”本无质的区别，所以此为“时雨”，彼为“苦雨”，只是因为“时”的不同所致，所谓“好雨知时节，”关键在于“时”。今本《解·彖》：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可见《周易》以“雨”喻“时”是有其传统的。

帛书《周易》的“天、地、民、神、时”之论与《国语》的“五则”之说相合，是不是一种偶然的，或者是表浅的字面关联呢？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不妨把前文所引帛书《周易》中“……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其孙贵而宗不灭”一语，按其因果关系，分解为“顺五行”与“其孙贵而宗不灭”两项要素，与《国语·周语下》中的相关内容作一番比较：

^⑤ 杨升南先生已经推测这里的“五则”有可能是《甘誓》“五行”，“内容包括了天、地、民、神几个方面”，见《〈尚书·甘誓〉“五行”说质疑》，《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62页。

表 9.1 帛书《周易》“五行”与《国语》“五则”比较表

	顺五行	其孙贵而宗不灭
《二三子》	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	其孙贵而宗不灭。
《二三子》	圣人之立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 顺五行——天地无困,民神不渗,甘露 时雨霖降,飘风苦雨不至,	民心相飏以寿,故曰“蕃庶。”
《周语下》	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 气,火无灾燿,神无闲行,民无淫心,时 无逆数,物无害生。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 “姜”,氏曰“有吕”,谓能为禹 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周语下》	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 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	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
《周语下》	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 而仪于物则,	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命姓 受氏,而附以令名。
《周语下》	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 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祇,而蔑弃五 则。	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 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
《周语下》	度之天神,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 义也。类之民则,则非仁也。方之时 动,则非顺也。上非天刑,下非民则, 方非时动而作之者,必不节矣。	天之所崇之子孙,或在畎 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 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无有 异焉!

从上表可见,《周语下》中“天、地、民、神、时”“五则”之说的内容,是被往复论及的,其“五则”与帛书《二三子》中“天、地、民、神、时”“五行”的相合,不是一种浅表的、偶然的现象,因为:

第一,不论是帛书《二三子》中的“天地无困,民神不渗”与“甘露时雨”之说,还是《国语》中的“天地之度”、“四时之序”与“民神之义”,或“度于天地”、“顺于时动”与“和于民神”,或“象天”、“仪地”、“和民”、“顺时”、“共神”之说等等,“天、地、民、神、时”五者都是作为一个相互关联、自成体系的一个完整的思想概念被推出的;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概念在《周语下》中被称为“五则”,在《二三子》中被归于“五行”;

第二,帛书《二三子》的这一“五行”,至少在帛书《周易》的传文中与传统的“水火金土木”之说,非为一物,我们已在上文加以讨论;帛书《易传》的“五行”与《国语》的“五则”,不仅仅在“天、地、民、神、时”五者的内容上一致,而且,从上表可见,不顺“五行”或者“蔑弃五则”的后果,也是相同的,即:子孙不贵而宗灭、子孙不得“蕃庶”,或“殄灭无胤”、“子孙为隶”。

这又和《甘誓》“五行”若合符节了。

《甘誓》中“威侮五行”的说法,与《周语》中“蔑弃五则”之说,其“威侮”与“蔑弃”的“五种应行之道”,都可以是“天、地、民、神、时”之道;不仅如此,在《周语》中,逆悖“五则”的结果是“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在《甘誓》中,威侮“五行”的报应是“天用剿绝其命”,两者可谓丝丝相扣,而这种扣合,也完全与帛书《易传》所论一致。

如果以上的考论成立,沿着《尚书·甘誓》“五行”、《国语·

《周语》“五则”与帛书《周易·二三子》“五行”的思路，可以发见，不论是从这些概念独特的思想内容的整体，还是就其概念的用词本身来考察，认为它们就是沦隐千年的“五行”古义——“天、地、民、神、时”，完全是合理的。

第六节 思孟“五行”与“五行”两系说

马王堆帛书《周易》传文所见“五行”之义，与古书中的天、地、民、神、时之说相合，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至于这种现象的学术意义与性质，本书所论只是探讨性的阶段性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以天、地、民、神、时为“五行”古义，可以通解古书中有关“五行”的一些难解之说。《甘誓》“五行”之外，思、孟“五行”又是一例。

（一）思、孟“五行”分析

《荀子·非十二子》记思、孟“五行”：^②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嚵嚵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也就是说，思、孟“五行”有五个特点：

一、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

^② 《二十二子》，第297页中。

- 二、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
- 三、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 四、案往旧造说；
- 五、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关于思、孟五行的内容，学术界已有很多的讨论，下一小节略有综述。本小节只对《荀子》所说思、孟五行的特点加以辨析，探讨其与天、地、民、神、时的关系。

先看“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

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洛二河大水，王欲壅之，太子晋力谏其非。太子晋之谏，畅论顺应天、地、民、神、时之理，并归之于上古先王名下，从“古之长民者”、“古之圣王”，论至“一王四伯”，知其所论法自先王。太子晋曰：^⑤

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塞泽。……古之圣王唯此之慎。昔共工弃此道也，……共工用灭。……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燿，神无闲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此一王四伯，岂系多宠？皆亡王之后也。唯能厘举嘉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

但是，太子晋所论上古先王，未详其传承统绪。或许太子晋时，已经是说难详源，不知其统了。诚如是，荀子之世更无从溯考其统。这样，太子晋的天、地、民、神、时之论，正与第一点“略

^⑤ 《国语·周语下》，第101—108页。

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相合。

继续看太子晋所论：“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以及“天无伏阴，地无散阳”、“神无闲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云云，上及“天刑”，下达“地德”，往来于“民则”、神祇之间，又顺之于“时动”，^⑤可谓“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是荀子所论第二个特点。

象法上天、度仪地德、和于民则、共诸神祇，以至于顺之时动之说，出入于天、地、民、神、时之间，非凡俗之子所能为；《汉志》称阴阳家“顺时而发，”“假鬼神而为助”，^⑥及于“时”、“神”，皆非常人所能理会，应与第三点“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相合。《汉志》兵家阴阳十六家并列“《孟子》一篇”，无注，不知是否与思、孟学派有关。^⑦

天、地、民、神、时之说在《国语》中被往复记述，反映了这一古说在春秋之世的传述之甚。更何况太子晋之论，亦托之上古先王；如果子思、孟子承传并发展此说，那无疑正如第四点所说是“案往旧造说”了。

无独有偶，帛书《周易》五行说全部说解，俱托诸孔子之口。如果思、孟五行诚为天、地、民、神、时之属，那么，《荀子》所谓“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则与之契合无隙。

天、地、民、神、时之说与《荀子》所记思、孟五行完全相合，这还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世传思、孟之说，也可看出其中天、地、民、神、时思想的痕迹。

⑤ 《国语》，第112页。

⑥ 《汉书》卷三十，第1760页。

⑦ 《汉书》卷三十，第1760页。

子思多天、地、民、神、时之论。

《汉志·诸子略》有《子思》二十三篇，注：“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⑤《隋书·经籍志》记《子思子》七卷^⑥，《旧唐书·经籍志》作八卷^⑦，《新唐书·艺文志》复作七卷。^⑧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思子》七卷，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顾实据此指其书北宋时尚存。^⑨李学勤先生通过对传世文献与近年所出考古文献的仔细考证，指出“《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坊记》、《表記》、《缁衣》颇可能也出于子思，至多是其门人所辑成。”^⑩

《中庸》说“天地位”^⑪，这当然是从《易传》变出。《说卦》有“天地定位，”《系辞》开篇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坊记》重民，通篇讲“坊民之所不足者也”之道。^⑫《中庸》：“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⑬论“夫妇”在于论人。天下之人，齐明盛服，在于奉祀鬼神。《中庸》：“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

⑤ 《汉书》卷三十，第1724页。

⑥ 《隋书》卷三十四，第997页。

⑦ 《旧唐书》卷四十七，第2024页。

⑧ 《新唐书》卷五十九，第1510页。

⑨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第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⑩ 《周易经传溯源》，第71—76页。

⑪ 《礼记正义》卷五十二，第397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⑫ 《礼记正义》卷五十一，第390页上、中。《十三经注疏》本。

⑬ 《礼记正义》卷五十二，第398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度思，矧可射思。”^⑥格，来也；矧，况也；射，厌也。^⑦所引《诗经》，言神之来也，不可揣见其形象，事之唯恐不敬，怎会有厌倦之情？足见子思的民、神思想。

天、地、民、神之外，《中庸》多见论“时”：

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⑧

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⑨

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⑩

……治乱持危，朝聘以时，……^⑪

故时措之宜也。^⑫

这种“时”的观念，亦出于《易传》。《蒙·彖》：“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周易》“时中”，当系子思“时中”所从出。

结合《表記》，可见民、神、时三者的关系。《表記》：“子曰：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⑬“择日月”自然说的就是“时”。

民、神、时三者相互关联，在子思“致中和，天地位”的思想体系中，很容易构建天、地、民、神、时的整体观念。这一观念，未必是子思的自觉，在《中庸》中也不见完整的体系，但其思想内容，《中庸》确有表现；这或许就是荀子说的“子思倡

^⑥ 《礼记正义》卷五十二，第400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⑦ 同上。

^⑧ 《礼记正义》卷五十二，第397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⑨ 《礼记正义》卷五十二，第401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⑩ 《礼记正义》卷五十二，第402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⑪ 同上。

^⑫ 《礼记正义》卷五十三，第405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⑬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第410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之”：^⑭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从庶民、天地、鬼神以至于祖述尧舜、律于天时，天、地、民、神、时的思想尽在其中。

孟子继子思之学，一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⑮，把天、地、民、时囊括其中。通读《孟子》七篇，其天地之论，散见各篇；其重民之说，早已脍炙人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⑯，“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⑰；至于“时”，孟子也曾反复申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⑱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⑲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⑳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㉑

^⑭ 《礼记正义》卷五十三，第406页。《十三经注疏》本。

^⑮ 《公孙丑下》。《孟子注疏》卷四上，第29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⑯ 《尽心下》。《孟子注疏》卷十四上，第110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⑰ 《梁惠王上》。《孟子注疏》卷一下，第6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⑱ 《梁惠王上》。《孟子注疏》卷一上，第2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⑲ 同上。

^⑳ 同上。

^㉑ 《梁惠王上》。《孟子注疏》卷一下，第7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镒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②

今传《孟子》诸篇，最少论神。《万章上》孟子论尧之荐舜：^③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论及群神，正与“民”相对。这虽与子思的理论相应和，但仍不及子思之详。子思假孔子之口，畅论民、神：

子曰：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④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⑤

可谓往复其详，无所顾忌，与孟子的出言谨慎大为有别。这或即荀子所说的“子思倡之”。

《表记》更有一节既论天地，也论时日、鬼神、百姓，以至于“禄及子孙”，与《国语》以及帛书《周易》天、地、民、神、

② 《公孙丑上》。《孟子注疏》卷三上，第20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③ 《孟子注疏》卷九下，第73页中。《十三经注疏》本。

④ 《表记》。《礼记正义》卷五十四，第410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⑤ 《表记》。《礼记正义》卷五十四，第413页下—414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时、子孙“蕃庶”之说如出一辙：^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卜筮不相褻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子曰：牲牷、礼乐、齐盛，是以无害乎鬼神，无怨乎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辞恭，其欲俭，其禄及子孙。《诗》曰：后稷兆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可以说，天、地、民、神、时“五行”说的思想内容，在传世文献中是见于思、孟之论的。如果说，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中包含有天、地、民、神、时的思想，这至少与《荀子·非十二子》所记思、孟“五行”的特征是完全相合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思、孟“五行”的内涵仅在于此。事实上，思、孟“五行”仍有另一层义。

（二）思、孟“五行”的内涵

文献所见思、孟“五行”的说法，最早出于《荀子》，但《荀子》对“五行”的内容却未作解释。唐人杨倞注思、孟“五行”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⑨历代学者对此多有评论，或疑或信，不一而足。据谭戒甫、魏启鹏诸先生的综述及有关资料，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以前，学者们对于思、孟“五

^⑧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第416页。《十三经注疏》本。

^⑨ 《二十二子》，第297页中。

行”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⑧

一、杨倞注《荀子》以思、孟“五行”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

二、章太炎以思、孟“五行”上承“古者鸿范九畴举五行传人事”的未彰之义，下启“燕齐怪迂之士”“耀世诬人”的神奇之说，不是简单的“五常”，而且更有“以水火土比父母于子”的“五伦”的内容。

三、梁启超认为“《中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者为天下之达道，道有行义，五行或指此耶？”

四、刘节、顾颉刚二先生直以思、孟为邹衍之误，则思、孟“五行”即传统“五行。”

五、饶宗颐先生恰恰持相反之论，以为邹衍五德终始之说，“实当起于子思”，则思、孟五行之说即五德终始之说。^⑨

六、范文澜归邹衍“五行”为气运之说，孟子“五行”为原始“五行”说与邹衍“五行”的中介，所谓：“《孟子》七篇，很看到些气运终始的痕迹……原始五行说，经孟子推阐之下，已是栩栩欲活；接着邹衍大鼓吹起来，成了正式的神化五行。”

七、谭戒甫则以“知、仁、勇”之行各分为五：“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子思“五行”，“父子、君臣、夫妇、

⑧ 谭戒甫：《思孟五行考》，《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2卷3号，第423—452页，1933年；魏启鹏：《思孟五行说的再思考》，《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第82—87页。按日本小林信明氏于思孟五行也有综述、考论，见《中国上代陰陽五行思想の研究》，第224—237页，东京讲谈社昭和26年11月刊；岛邦男氏也有论说，见《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第6—7页，东京汲古书院昭和46年3月版。又有学者编成《五行学说研究论著索引》，可以参看。殷南根：《五行新论》，第168—18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⑨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8页。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版。

长幼、朋友”各有“亲、义、别、序、信”为孟子“五行”。思、孟之后，其“五行”之说更是发展为严整的“五行”十义。

八、郭沫若以思、孟“五行”为仁、义、礼、智、诚。见《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马王堆帛书出土以后，帛书整理小组首先解开思、孟五行之谜。在1975年年中发稿的精装本《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的注释中，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指出：^⑧

《孟子·尽心下》：“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由帛书可知此即孟轲之“五行”说。《新书·六术》：“人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行和则乐，与乐则六，此之谓六行”，显然由此推衍。

这段注释的主要内容，已见于1975年1月印行的线装大字本。^⑨

思、孟五行的问题，学者们有深入的研究。^⑩对照《荀子》所记思、孟“五行”的特征，赵光贤先生有两点疑问：^⑪

一、帛书仁、义、礼、知“四行”抄自《孟子》，加上一个“圣”字，叫作“五行”。这样，“案往旧造说”的并非子思、孟

⑧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24—25页。

⑨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线装大字本第一册《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文物出版社1974年9月版。整理小组明确指出此帛书是子思、孟轲学派的作品，“词句上也套用《孟子》的话，”可知是思、孟的“五行”学说。见第2页。

⑩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第63—69页；《新五行说商榷》，《文史》第十四辑，第341—346页；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

⑪ 《新五行说商榷》，《文史》第十四辑，第345页。

子，而是汉初的儒者（指帛书的作者），与荀子之说不合。

二、仁、义、礼、智、圣是儒家的常谈，说不上“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孟、荀的学说虽有分歧，但荀子讲仁、义、礼、乐也不下于孟子；如果思、孟五行只是仁、义、礼、智、圣，荀子不应该如此非难。

从前节所列《荀子》思、孟五行的几个特点来看，仁、义、礼、智、圣“五行”之说确与之多有不合。如果以天、地、民、神、时释《荀子》思、孟五行，那么赵光贤先生的两点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仁、义、礼、智、圣虽属思、孟五行的内容，但不是《荀子·非十二子》所非的思、孟五行。

马王堆帛书仁、义、礼、智、圣“五行”与孟子之说的相合，是无可置疑的；仁、义、礼、智、圣“五行”与《荀子》思、孟五行的不合，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此，思、孟五行就一定不止仁、义、礼、智、圣一说。如果前节的讨论能够成立，完全有理由认为《荀子》所非的思、孟五行就是天、地、民、神、时。于是，学术史上聚讼已久的思、孟“五行”之说，因马王堆几种帛书的出土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思、孟五行说分有两系：一为仁、义、礼、智、圣；一为天、地、民、神、时。

（三）“五行”两系说

“二分制是世界各地古代文明与原始民族中常见的现象，其发生的因素也极复杂。”^④就中国古史而言，殷礼中的二分现象是确然无疑的。“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与殷人观念中的二元现象，甚至古代中国人的一般的二元概念，显然有相当的联系。”^⑤这种

④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13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 同上，第132—133页。

联系不仅反映在古史的传说与殷人的礼制之中，而且在先秦、汉初的学术思想中也有明显的表现。思、孟五行说分为两系，至少在现象上也与此二元的观念有关。

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之说，出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的佚书，其说与思、孟学说，尤其是孟子之说，甚为相合；思、孟“五行”天、地、民、神、时之说，见于马王堆帛书《周易》的传文，其说与《荀子·非十二子》所记思、孟五行的特征，尤其是与世传子思之说，契合无间。两说均出于马王堆帛书。

帛书《周易》所见两种五行说，皆出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传文，一为水、火、金、土、木，一为天、地、民、神、时。

容易发现，在马王堆帛书中，可见三种五行说：一为仁、义、礼、智、圣，一为水、火、金、土、木，一为天、地、民、神、时。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有三种五行说？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仁、义、礼、智、圣“五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当属一系。

《中庸》郑注：^①

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

仁、义、礼、智、信与仁、义、礼、智、圣，二者一字之差，在思想上属于同一系统。仁、义、礼、智、信与木、金、火、土、水彼此相合相配，属于同一体系；仁、义、礼、智、圣显然也是

^① 《礼记正义》卷五十二，第397页。《十三经注疏》本。

如此，与水、火、金、土、木之说属于一系。天、地、民、神、时是独立一系的。

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一，帛书《周易》所见五行说是分为两系的：一为传统的阴阳“五行”说水、火、金、土、木，一为帛书《周易》“五行”说天、地、民、神、时；

二，长期聚讼的思、孟五行说也是两系的：一为帛书思、孟“五行”说仁、义、礼、智、圣（此说属木、金、火、土、水“五行”说体系），一为《荀子》思、孟“五行”说天、地、民、神、时。

五行说的两系，不是后儒妄作使然，而是确有“往旧之说”为其滥觞。

《尚书》所见两种“五行”，一定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是明确无疑的。《洪范》“五行”是水、火、木、金、土，《甘誓》“五行”如梁启超所说，应该是“五种应行之道”。如前所引，梁氏所论基于对于“威侮”一词的分析。

“威侮”一词确为解读《甘誓》“五行”的关键。杨升南先生指出《周语》的“蔑弃五则”与《甘誓》“威侮五行”的相似^⑨，这是非常正确的。《尚书》与《国语》中相类的表述，可列如次：《尚书·甘誓》：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⑩

《尚书·泰誓》：

⑨ 《〈尚书·甘誓〉“五行”说质疑》，《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62页。

⑩ 《尚书正义》卷七，第43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⑨

《国语·周语下》：

……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蔑弃五则。^⑩

其中，《周语下》的一条最为重要，不仅历数“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祇”这些“蔑弃五则”的具体内容，而且说明其后果：“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⑪所说“蔑弃五则”、“人夷其宗庙”、“火焚其彝器，”正是帛书《二三子》所谓“必顺五行，其孙贵而宗不灭”的反面；所论“五则”，与帛书《周易》天、地、民、神、时“五行”完全契合。

《甘誓》的相应章句为：^⑫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

其与帛书《周易》传文所记的相似，是令人惊讶的。帛书说“必顺五行”，《尚书》说“威侮五行”；帛书说“其孙贵而宗不灭”，《尚书》说“天用剿绝其命。”两者互为对立对应。

天、地、民、神、时，《国语》详作“象天”、“仪地”、“和民”、“共神”、“顺时”，或曰“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正符合梁启超五种应行之道的推度。引入《尚书·甘誓》“五行”，既文义顺达，且与《国语·周语》及帛书《周易》传文所论若合符节。

⑨ 《尚书正义》卷十一，第70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⑩ 《国语》，第111页。

⑪ 同上。

⑫ 《尚书正义》卷七，第43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五行说的两系，至少可以溯源到《尚书》，即：《洪范》“五行”——水、火、木、金、土；《甘誓》“五行”——天、地、民、神、时。

春秋以降，水、火、木、金、土“五行”之说大显于世，天、地、民、神、时作为“五行”说，几濒废绝，仅在传流于南方楚地的部分文献中隐约可见。《荀子·非十二子》、马王堆帛书《周易》皆是流传于楚地的文献，有其地域学术的特征。马王堆帛书问世，使我们今天揭著五行说的两系现象成为可能。如果将帛书思、孟五行说仁、义、礼、智、圣归于传统阴阳五行说的体系，则古代学术史上五行说的两系，可如下示：

水、火、木、金、土——《洪范》五行说·帛书思、孟五行说
·帛书《周易》所见传统五行说；

天、地、民、神、时——《甘誓》五行说·《荀子》思、孟五行说·帛书《周易》五行说。

结 语

李学勤先生指出：^①

我国历史上曾几次大规模发现古代佚籍，最著名的如汉代的孔壁中经、晋代的汲冢竹书、清末的敦煌卷子，都对学术史起了很大的影响。马王堆帛书和竹木简，字数达十余万，也不愧是一大发现。每种简帛的刊布，都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看来要对这些佚籍研究消化，恐怕不是一代学者能做得到的。

帛书《周易》内容艰深，也不是一代学者所能穷其精奥的。然躬逢斯盛，不能不竭己所能，试作探论，以冀引玉之幸。

一

综观全书所论，可略小结如下：

一，通过对帛书《周易》结构、内容与篇名的考察，可以认为帛书《周易》分上、下卷，其构成如下：

上卷 经

《二三子》上、下篇

^① 《马王堆汉墓文物·序》，《马王堆汉墓文物》，第2页。

下卷 《系辞》

《易赞》

《要》

《繆和》与《昭力》

传文共五种七篇；《系辞》一篇，分上、下两层。

二，帛书《周易》经传主要的文献来源，应该是与今本《周易》经传内容非常相近的一个《周易》传本，这个本子可能与今本《周易》并传，也可能即是今本《周易》的祖本，但一定不是今本《周易》经传。帛书《周易》的另一来源，是作为地域学术的帛书易学的学术思想甚或某些已佚的文献。作为一部地方易学的教材，帛书《周易》的编纂可能是按照《系辞》、《易赞》、经、《二三子》、《要》、《繆和》与《昭力》的顺序，在汉初编成的。

三，通过对帛书《周易》经文卦序特征的分析，我们的主要认识有三：第一，根据帛书卦序的构成特征，今本《说卦》前三章与“帝出乎震”以后诸章在思想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最迟始于宋代、中外学者对于今本《说卦》诸章的文献学考察，当有重新认识的必要。第二，清人易学的象数之学中，不仅可见与帛书六十四卦相近的卦序思想，而且可以在简单的技术性处理之后，发掘出完整的帛书卦序。这一发现启示我们，帛书《周易》的研究如果置于宋、清易学的大背景之中，也许会为我们提供全新的学术史知识。第三，中国古代的游宫思想与式的观念，都贯穿着时的观念；不论是天、地之变或游宫之神的与时徙移给民人带来的影响，还是“天时”（式）上的天、地、人、鬼四门，都可窥出中国古代天、地、民、神、时的思想痕迹。

四，江苏尹湾《博局占》与安徽含山玉龟版的比较，使我们在看到中国古代龟灵思想的同时，感知了火、水之说的某种思想

根源。帛书易学中的火、水对于自然水、火观的超越，对于“以阳驭阴”思想的强调，对于吉凶之义的阐说等，都是沉沦已久的火、水之说的思想内容；火、水之说的思想基础与重要特征，是顺应天时、与时变化，这既与卦气说的思想主线一致，也是理解天、地、民、神、时五行之说的重要方面。

五，帛书《周易》所见卦气说，改变了目前学术界对于卦气说的某些基本认识：卦气之说并非出于孟喜、京房；至少在汉初流传的帛书《周易》中，已经可见四象卦气与八卦卦气说。卦气说的核心，在于“时”的观念；卦气的本质，在于卦、时的配合。损、益之卦卦象特征的发现，意义非止于汉易象数之学本身，而更在其中的天时之义。卦气说对于时的强调、卦的神性特征，与帛书《周易》的卦序思想、游宫思想及帛书《周易》的火水之说等，共同构成了认识帛书《周易》天、地、民、神、时“五行”说的思想基础。

六，帛书《周易》所见天、地、民、神、时“五行”之说，是佚传已久的五行古义。此说的揭出，一方面使长期聚讼的《尚书·甘誓》“五行”之谜与《荀子·非十二子》的思、孟“五行”之说俱得通解，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在深入理解帛书易学独特的学术思想与倾向的同时，注意到帛书易学及相关文献的地域特征。帛书《周易》所见天、地、民、神、时“五行”说的发现，初步理清了学术史上“五行”说两系成说的线索。

二

在结束全书以前，我们还要探讨一下《周易》前史的若干问题。

楼宇烈先生曾经谈到：^②

近十多年来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地下文物资料，以及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古文字学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周易》前史（指今传《周易》定本形成以前的历史）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物资料。我觉得，依据这些资料进行深入一步的综合研究，也许有可能编写出一部崭新的，既科学又生动的《周易》前史来。这样就可以澄清长期以来对于《周易》的种种臆测、附会之说，揭去长期以来笼罩在《周易》身上的层层神秘面纱，而还《周易》的本来面目。

这一创意的学术意义已经日益明显了。

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证实了古书上的“三《易》”之说基本可信。这要求我们反思两个问题：一，《周易》与《连山》、《归藏》的关系；二，孔子与《易》的关系。如果《周易》确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③，那么，这两个问题就应该是“《周易》前史”末段最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笼罩在《周易》身上的层层神秘面纱”。

《周易》与《连山》、《归藏》的关系，现在可见的资料尚不充分，但尚秉和先生早有洞见：^④

文王演《易》，盖多因袭旧义，而今无可考。如《坤》上六，不以辟卦解即不能通，是文王用辟卦也。乃干宝《周

② 《易卦爻象原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19页。按文中注为原注。

③ 《汉书》卷三十，第1704页。

④ 《焦氏易詁》，第240—241页。按征引时句读有所改动。

礼》注引《连山》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与今《说卦》文多同。又朱《汉上》引《归藏易》有：“乾大赤。乾为天，为君，为父，为辟，为卿，为马，为禾。又为血卦。”可见《说卦》之文，皆自古相传之《易》说。又以见后天方位不始于文王，古连山氏已有。然则《周易》之文，因袭于二《易》明矣。

明确指出《周易》对于《连山》、《归藏》的因袭。

如果古人所引的《连山》、《归藏》可以信据的话，那么，尚秉和先生的高论同时也提出了今本《说卦》“帝出乎震”以后各章也有不同来源的问题。如此，《说卦》的文献来源之辨就更趋复杂了。

帛书《周易》在这种研究中的意义是举足轻重的。帛书《周易》中未见“帝出乎震”章，今本《易传》的内容在帛书《周易》中也表现为不同的编排。这是目前可见的唯一能与今本《周易》作系统比较的易学文献。显然，对帛书《周易》作全面深入的文献学研究，无疑是理清今本《周易》的文献构成与来源的重要途径。

我们现在的知识恐怕已经很难否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了。^⑤ 李学勤先生经过系统考证，明确了《论语·述而》孔子

⑤ 宋欧阳修开始怀疑“十翼”《系辞》而下非孔子所作，见《易童子问》卷三；晚后学者则力辩全部“十翼”皆非孔子所作，可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51—53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李镜池：《周易探源》，第292—300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五十以学《易》”的可信。^⑥这里探讨的孔子与《易》的问题，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今本《周易》由孔子完成，那么，孔子易学的来源与构成，就应是《周易》前史中最有关键意义的问题。

可以重温一下古籍的有关记载。

《论语·述而》：^⑦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⑧

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汉书·艺文志》：^⑨

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

⑥ 李学勤：《“五十以学易”考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8）》，第55—61页；《“五十以学《易》”问题考辨》，《周易经传溯源》，第49—62页；《从帛书《易传》看孔子与《易》》，同前，第224—230页；《孔子与《周易》》，《古文献丛论》，第14—23页。

⑦ 《论语注疏》卷七，第26页下。《十三经注疏》本。

⑧ 以下见《史记》卷四十六，第1903页；卷四十七，第1937页。

⑨ 《汉书》卷三十，第1704页。

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汉书·儒林传》：^⑩

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

最重要的记载，在帛书《周易》的《要》篇。《要》篇的末两章“夫子老而好《易》”章与“孔子繇《易》”章，详记孔子于《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每至《损》、《益》未尝不废书而叹的情事，兹不俱引。^⑪

从上引可见两个问题：一，孔子之时，《周易》经文已经形成，孔子为修“十翼”而已；二，孔子所见的《周易》经文，其卦序是《损》、《益》相接的。^⑫

这两个问题引出一个问题：孔子所修“十翼”的来源是什么？

以往多未注意，几乎所有的记载，都没有明确说明孔子五十以学、老而所好的《易》，就是《周易》。

推敲一下古书的记载，不论是《孔子世家》还是《汉书》的《艺文志》与《儒林传》，似乎都表述了一种意思：孔子之前，《周易》无传。

帛书《要》篇的“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

⑩ 《汉书》卷八十八，第3589页。

⑪ 见《〈要〉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4—435页。按孔子读《易》至《损》、《益》则喟叹的记载，古籍多见，如《淮南子·人间》、《说苑·敬慎》、《孔子家语·六本》等。

⑫ 李学勤先生指出：“《敬慎》所说孔子的话，包含了不少《易》的内容。如‘自损者益，自益者缺’，暗示了《损》、《益》、《夬》三卦的次序”，见《周易经传溯源》，第124页。

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在一定意义上暗示了孔子是《易》的作者。^⑬这里所作的才是“十翼”。也就是说，孔子研习的应该没有传文的《周易》。稍准确一点说，大约是这样的：孔子所学的《易》，经文应是《周易》；传文很可能不属《周易》，而系别家之《易》。

现在再看前引尚秉和先生之论，可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如果今本《说卦》在内容上有对《连山》、《归藏》因袭的成分，那么，孔子所学的《易》，无疑包括了《连山》、《归藏》。古书记孔子学《易》，不明记《周易》，或由于《周易》的一尊地位而作有省简，但更可能是因为孔子所学之《易》，明显地包括了其他古《易》。如果有证据表明孔子所修“十翼”较多地编入了其他古《易》的内容，那么，今本《周易》经、传被称作“《周易》”，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如是这样，帛书《周易》不见“十翼”的大部分内容，于“《周易》”也就更为近真。此外，帛书《周易》多见与《归藏》相合之迹，不仅是研究孔子与《易》关系的重要文献，而且也是《周易》前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本书《导言》所说的中方鼎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数字卦的认识，是《周易》前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早在 50 年代，李学勤先生即注意到记数刻辞与殷商卜辞的明显不同，并联系到《周易》的九、六加以考察。^⑭ 1978 年底，张政烺先生在长春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首次运用《周易》解释

^⑬ 《周易经传溯源》，第 227 页。

^⑭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11 期，第 16—17 页。

周原甲骨上的纪数符号，真正开创了“数字卦”的研究。^⑮其后，学者们根据考古材料，把数字卦的上限明确至晚商。^⑯李学勤先生说中方鼎铭的数字卦“没有明言《周易》，无法绝对判定用的是《周易》，不过用《周易》解释竟如此合符，恐怕不是偶然的。”^⑰张政烺先生从周原甲骨入手，用《周易》解说周原的数字卦，可谓言之有据，厥功甚伟。但是，对于《周易》前史的关注，以及王家台秦简的发现，已经使我们明确认识到，用《周易》去考察全部的数字卦，或有重大缺陷：数字卦与《周易》有关，中方鼎铭即为一例，但并无证据说明目前学术界研讨的数字卦与《周易》属于一个易占体系——数字卦既然可以转写作《周易》卦画，那么也不难转写作《归藏》卦画；《归藏》既然存在，《连山》则不会子虚乌有；^⑱“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⑲，《周易》用九、六为占，《连山》、《归藏》用七、八为占，数字卦除二、三、四外，一、五、六、七、八、九、十皆见^⑳，可见不仅与《周易》不是一个体系，而且可能与“三易”都非一系。这当然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深入地讨论。但无论如何，结合地域的特点与用数的体系去考察数字卦，应该是值得注意的方向。

⑮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403—415页；《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中国哲学》第十四辑，第1—15页。

⑯ 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第155—163页。

⑰ 《周易经传溯源》，第160页。

⑱ 姜蕴刚先生40年代曾有一番议论，至今仍有启示意义：“我们止于殷墟之发掘，就承认《史记·殷本纪》之正确性，而夏代物不曾由地下掘出来，便说《夏本纪》不可信，这是过分唯物，这比旧顽固派还要无理的顽固。”姜著《中国古代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⑲ 《系辞上》。

⑳ 《周易经传溯源》，第165—172页。

附带指出，我们曾经探讨卦气说古久的传统^①，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也引出《归藏》所传的十二辟卦说，第八章对帛书《周易》中的卦气说也作有初步探讨。尚秉和先生早有“辟卦在《周易》前说”。^②可见帛书《周易》中的卦气说，似当有古远的渊源，是《周易》前史研究的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

三

从帛书《周易》看古代学术，或可扣知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精神与脉络，是为本书的结束语。

中国学术精神的基本线索可分为二：一为兼善，一为自善。在帛书《周易》中，“君道”即为兼善；“君子德行焉求福”，即为自善。^③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其用也有兼善与自善之别。传本《周易》与帛书《周易》中都有如下一段：^④

〔子曰：夫易〕可（何）为者也？夫易古物定命，乐天下之道，如此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达天下之志，以达〔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故筮之德员（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肴（爻）之义易以工。圣人以此俟（洗）心，内（退）臧（藏）于用（密），〔吉凶〕能民同愿。神以知来，知以将往。其谁能为此兹（哉）？古之蓍（聪）明睿

① 《帛书《周易》与卦气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18页。

② 《焦氏易詁》，第239页。

③ 均见于《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5页。

④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31页。

知，神武而不悉（迷）者也。夫是其〔明〕于天又察于民故，是闾神物以前民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所论正是上古先王于《易》“极深而研几”以通达天下之业，以神明其统制之德的为君之道，属于兼善。君子之入于《易》“观其德义耳”，所谓：^⑤

君子居则观其象（象）而玩（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玩）其占，是以自天右（佑）之，吉无不利也。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吾求其德而已”，属于自善。

中国学术精神的兼善与自善特征，是通过其行为主体“君子”而表现出来的。帛书《周易》对此有很好的描述。《易赞》：^⑥

君子齐明好道，日自见以待用也。见男（用）则僮（动），不见用则静。

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⑦的精神。穷、达之别，在于时运。所以“时”的观念在中国学术精神的讨论中，有着重要位置。帛书《二三子》强调“君子务时”^⑧，所谓“时至而动”^⑨，说的是兼善；所谓“时尽而止之以置身”^⑩，说的是自善。

就整个学术史而言，中国学术精神兼善与自善的特征，也应

⑤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28页。

⑥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1页。

⑦ 《尽心上》，《孟子注疏》卷十三上，第101页上。《十三经注疏》本。

⑧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26页。

⑨ 同上。

⑩ 同上。

时运而变，有明显的阶段性。大致说来，可分三个阶段：一为上古至秦、汉；二为三国、六朝至唐、宋；三为元、明、清以降。

上古以至秦、汉的学术，可以周宣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天、地、民、神之学，后期为百家、诸子之学。古者天地定位，民神不杂，虽少皞之末，九黎乱德，然经颛顼命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民神异业，以至于夏、商、西周。此期学术与巫、祀不可分。巫、祀之用，在于沟通天、地、民、神，故名之以天、地、民、神之学。周宣王时，重、黎氏之职失其官守。^①平王东迁，诸侯力政，礼坏乐崩，百家争鸣。诸子之学，各持一端，以取合诸侯，至秦而禁燔之。汉初兴学，武帝独尊儒术，成帝求遗书于天下^②，诸子学说，折中有用，历新莽以至东汉，故称百家、诸子之学。纵以观之，其学之旨，兼善天下，为其主流。

三国、六朝以至唐、宋，中国由战乱而为一统。乱世士夫每每自保，故有清谈之风；自保使人关注自我，是生性灵之学。《周易》之学竟也一扫象数，得意忘象，无论唐诗、宋词、书画、金石。以大势观之，学以自娱自善，或称其时。

南宋江山半壁，至元荡然无存。士夫坐卧不北向，何论学之“兼善”。朱明复国，清人入关，文字亦肇祸之缘由，学问乃天下之公器。此期学术，自善、兼善相替，可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传本《周易》“既济”之后，以“未济”作结。《序卦》称作：“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以上概论中国学术精神之大要，由帛书《周易》研究导出，为本书“未济”之终。

① 《国语·楚语下》，第 563 页。

② 《汉书》卷三十，第 1701 页。

图 版

图 0.1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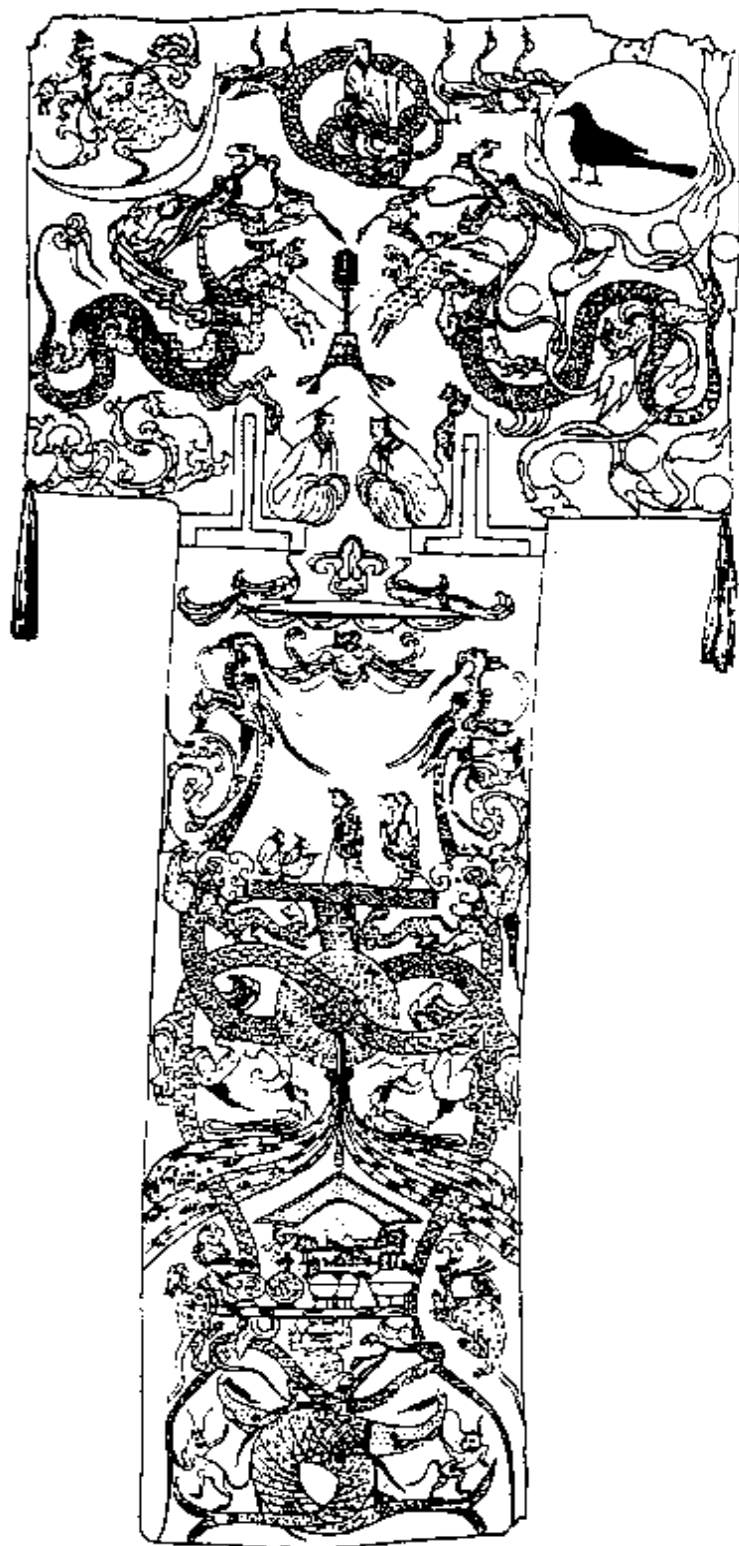


图 5.1 先天六十四卦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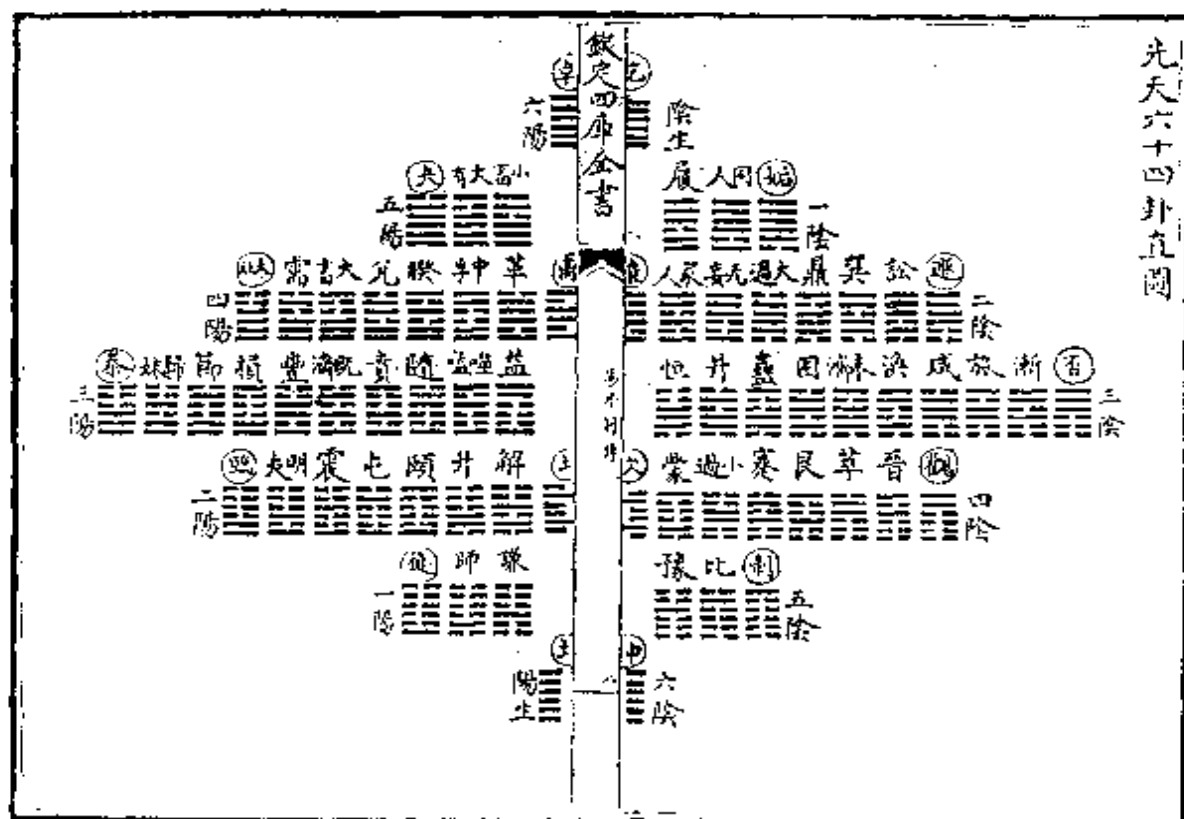


圖 6.1 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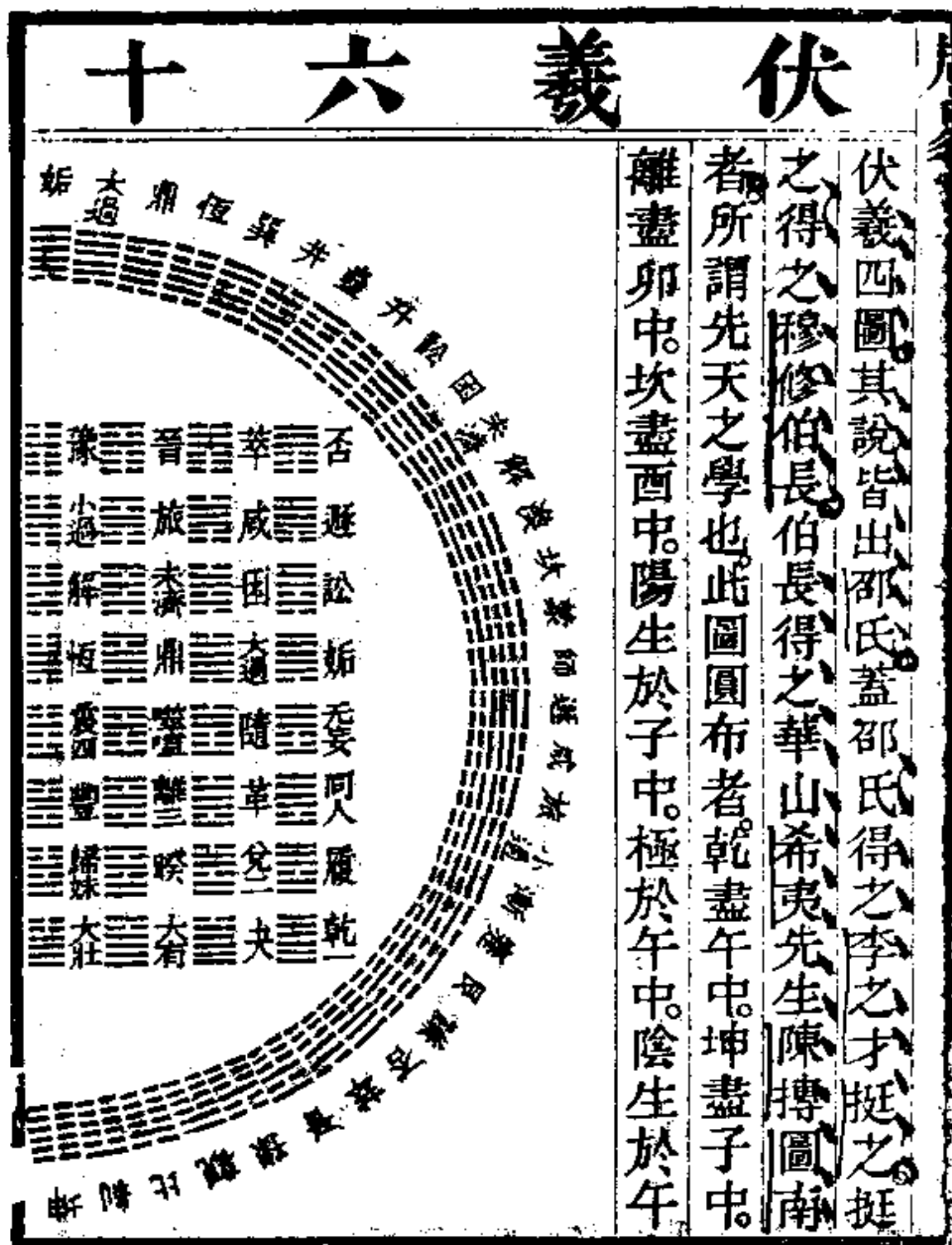


图 6.2 天根月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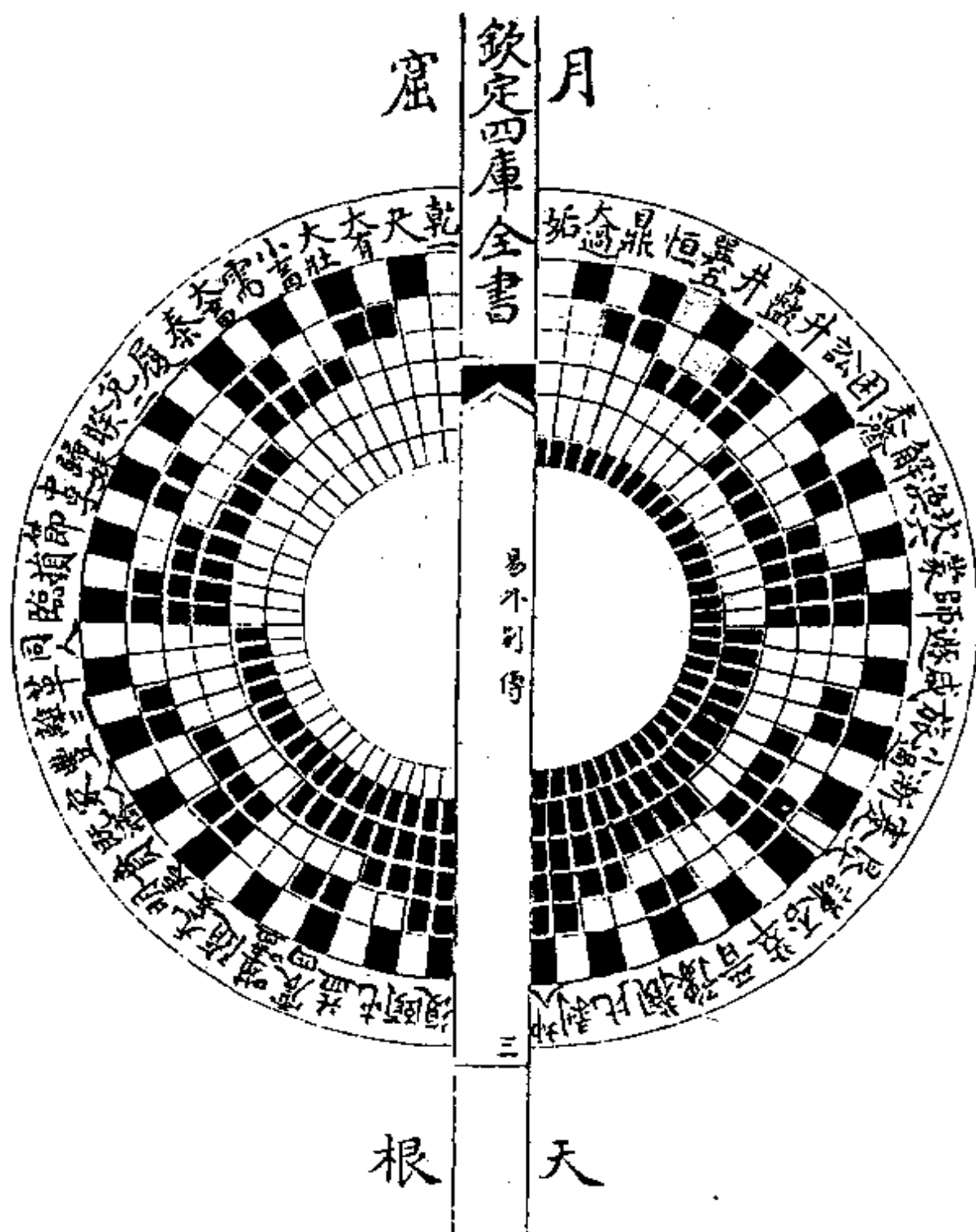


图 6.4 安徽阜阳式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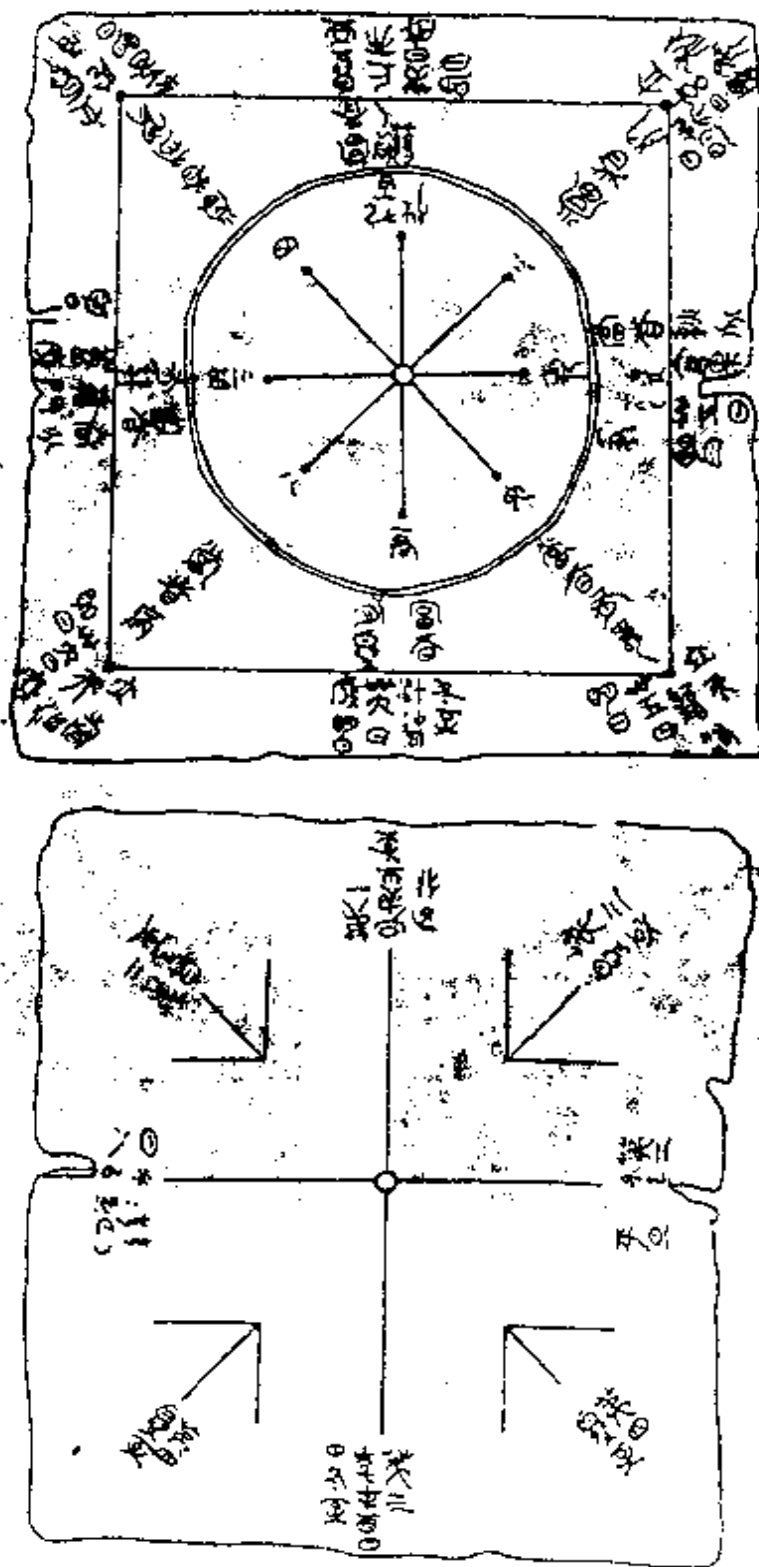


图 6.5 朝鲜乐浪式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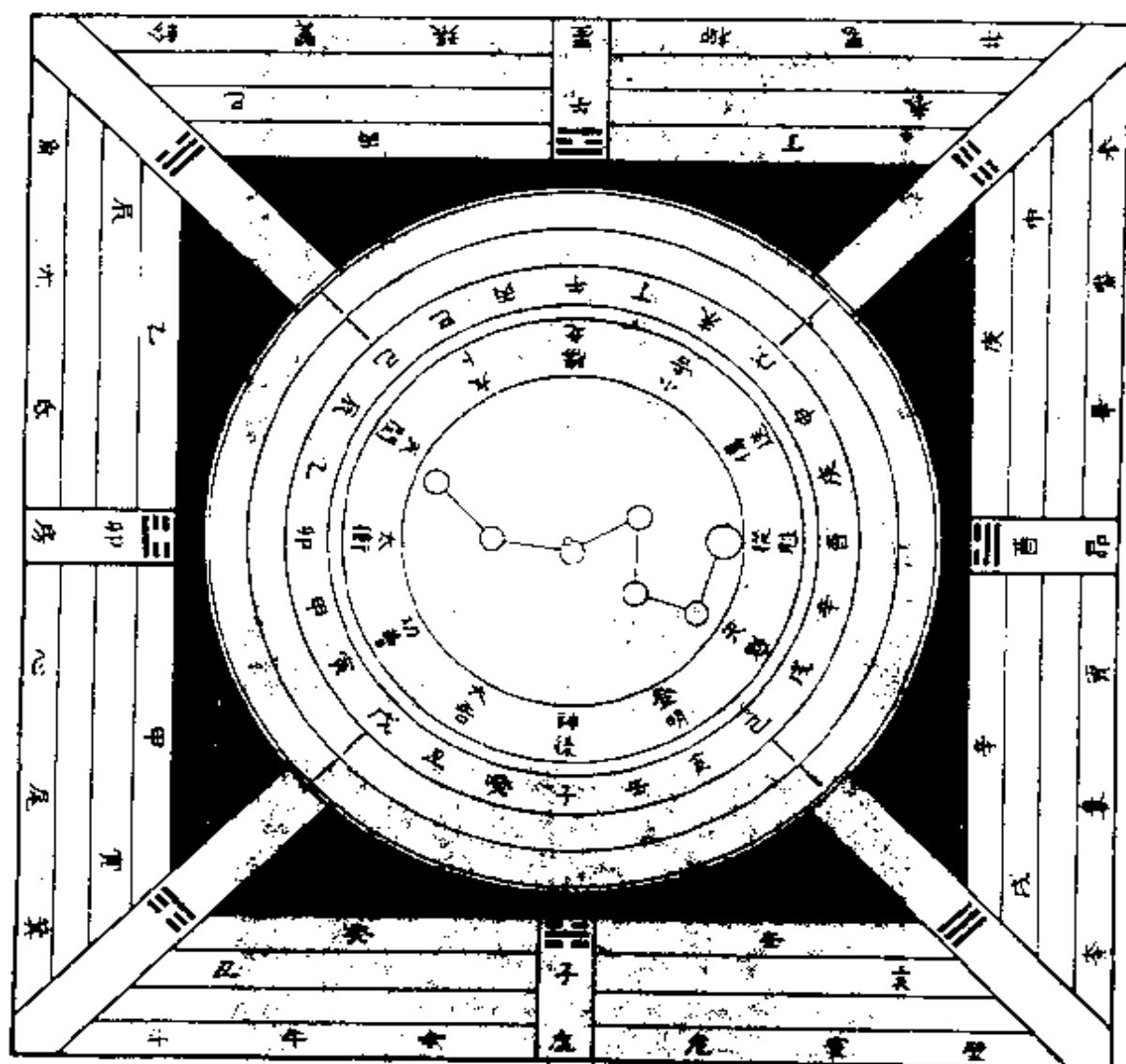


图 6.6 天、地、人、鬼铜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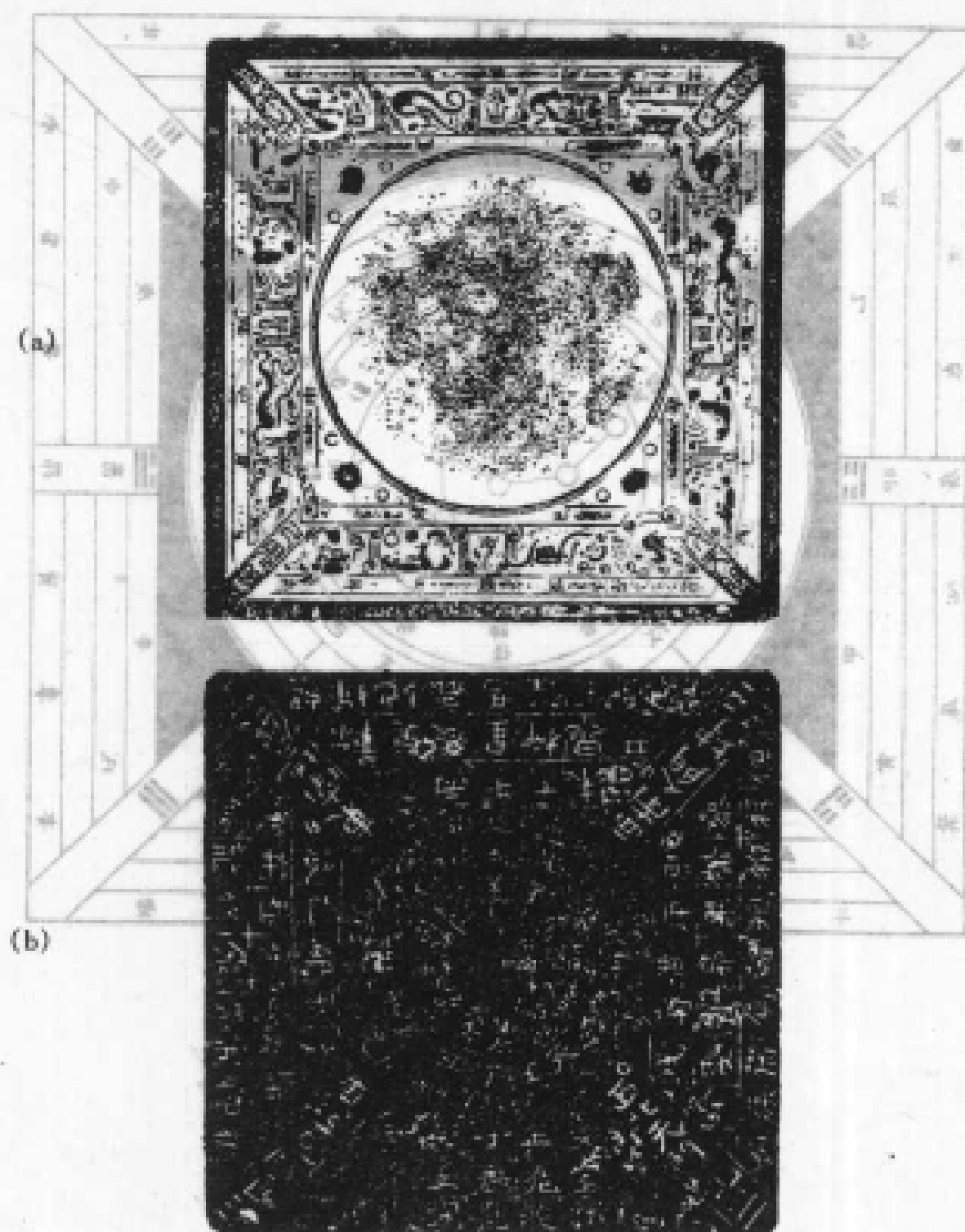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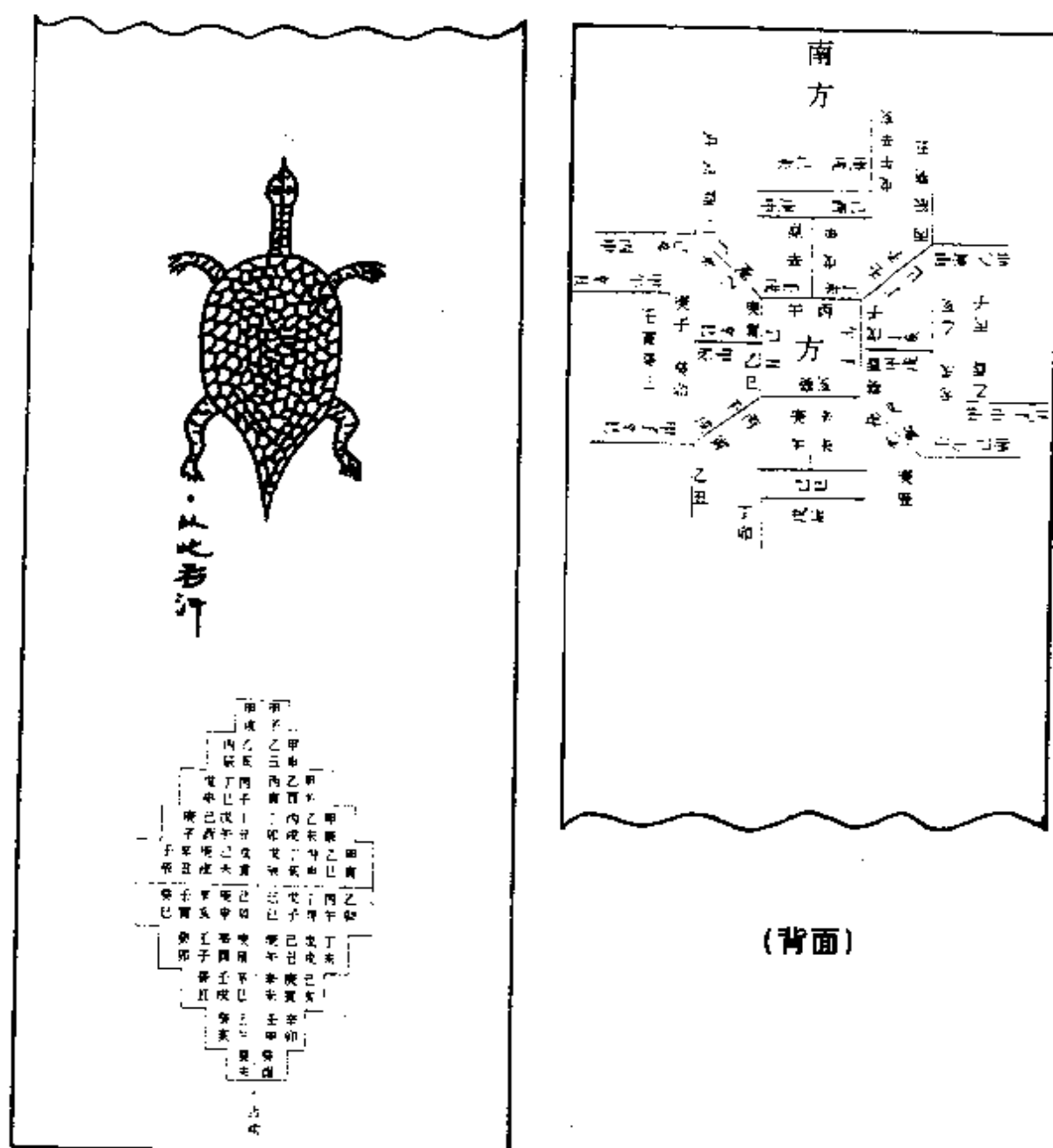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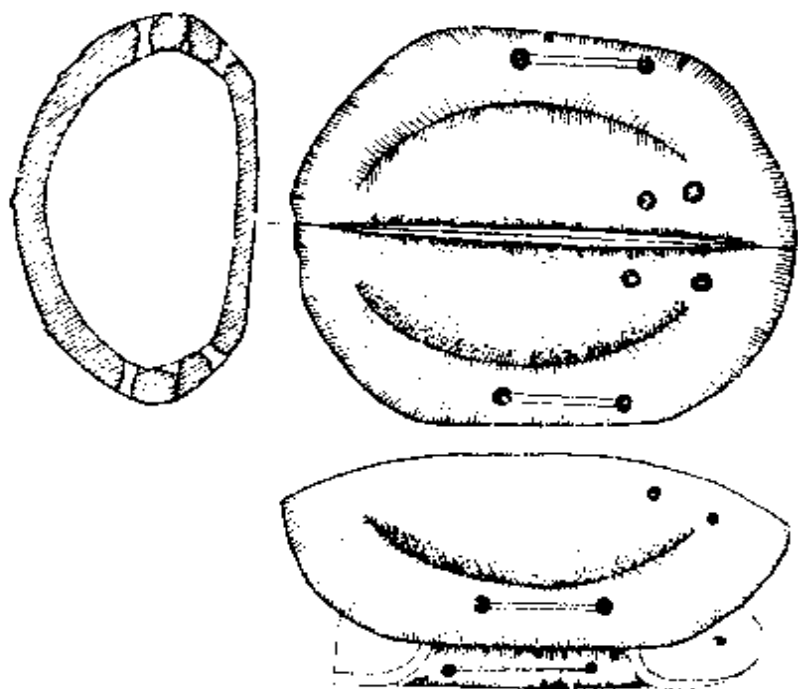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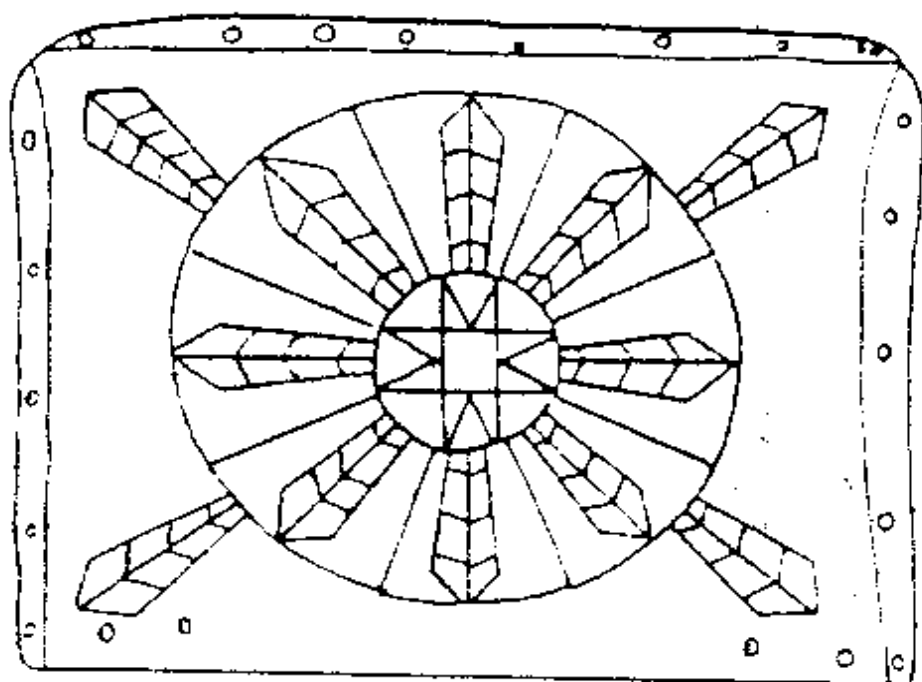


图 7.1 江苏尹湾《博局占》腹（局部示意）



(正面)

图 7.2 安徽含山玉龟、玉版



征引文献

A

Adler, Joseph A.

1984. *Divination and Philosophy: Chu Hs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 - ching*.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又见 Smith, Kidder, Jr., Bol, Peter K., Adler, Joseph A., and Wyatt, Don J.。

艾兰(Allan, Sarah)

1992.《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Allan, Sarah 见艾兰。

安徽省

1978.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8, 12—31。

198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4, 1—9, 30。

B

白虎通

《白虎通德论》。班固撰。《诸子百家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影印。

班固 见白虎通;汉书。

Bol, Peter K. 见 Smith, Kidder, Jr., Bol, Peter K., Adler, Joseph A., and Wyatt, Don J.

C

曹锦炎

1994.《马王堆帛书〈易经〉札记》。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36—38。长沙:湖南出版社。

曹学群 见近藤浩之。

Chang, Kwang-chih 见张光直。

晁福林

1995.《春秋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历史研究》5, 20—35。

陈大齐

1980.《孟子待解录》。台北:商务印书馆。

陈道生

1981.《“三易”和“帛书”卦序表微稿》。《哲学与文化》8 卷 3 期, 41—45。

陈谷嘉 见黄宜民、陈谷嘉。

陈鼓应

(主编)《道家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之作》。《哲学研究》1, 34—42、52。

1991.《〈易传·系辞〉所受庄子思想之影响》。《哲学研究》4, 51—58。

1992.《〈易传〉与楚学齐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 143—156。

1992.《论〈系辞传〉是稷下道家之作——五论〈易传〉非儒家典籍》。《周易研究》2, 3—9。

1993.《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哲学研究》2, 42—49。

1993.《也谈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9, 58—60。

1993.《〈系辞传〉的道论及太极、大恒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64—72。

1994.《〈象传〉中的道家思维方式》。《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 197—213。

1994.《易传与道家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5.《〈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的撰作年代及其黄老思想》。《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 89—106。

1996.《易传与道家思想》。北京:三联书店。

陈徽治

1992.《帛书〈周易〉中的通假字》。《中华易学》1, 64—68。

陈建初 见池田知久 1996。

陈金生 见尚秉和 1991。

陈抗 见皮锡瑞。

陈来

- 1994.《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国学研究》第二卷, 51—75。

陈松长

- 1993.《帛书〈系辞〉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416—423;
《帛书〈系辞〉初探》,155—164。
1994.《帛书〈二三子问〉初论》。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46—52。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5.《帛书〈系辞〉校勘札记》。《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 304—309。
1995.《马王堆帛书〈繆和〉、〈昭力〉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373—374。

又见傅举有、陈松长。

陈松长、廖名春

- 1993.《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424—435。

陈星 见张光直 1988。

陈亚军

- 1993.《帛本〈系辞〉探源》。《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89—103。

陈仲夫 见李林甫。

程荣 见汉魏丛书。

程颐

- 《伊川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Chung, Yiu - Kwong

1995. *I Ching Compositional System: The Symbolism,*

Structures, and Orderly Sequence of the Sixty - Four Hexagrams as Compositional Determinants. Ph. D.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池田知久

1994. 《“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研究》。东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百二十三册, 111—207。

1995. 《“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の思想》。东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百二十六册, 拔刷本, 1—105。

1995. 《帛书〈要〉释文》(中译本), 《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 40—45。

1996.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成书年代》。陈建初译。《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 111—126。

崔述

1983. 《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Cunningham, Thomas J. 见 Schulz, Larry & Cunningham, Thomas J.。

D

大戴礼记

《大戴礼记》。《汉魏丛书》本,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影印。

岛邦男

1971. 《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东京: 汲古书院。

丁南

1982. 《帛书〈周易〉别字谐声臆测》。《中华易学》2, 12—13。

董仲舒

《春秋繁露》。《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

杜维明(Tu, Wei-Ming)

1979. "The Thought of 'Huang - Lao': A Reflection on the
Lao Tzu and Huang Ti Texts in the Silk Manuscripts of
Ma - wang - tu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9. 1:
95-110.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影印版。

E

二十二子

《二十二子》。浙江书局汇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

F

范尔梅

《读书小记》。敬恕堂藏版,雍正七年(1729)刊。

范晔 见后汉书。

范毓周

1994.《殷墟卜辞中的“十”与“十帝”》。《南方文物》2, 115—
119、114。

房玄龄 见晋书。

Fendos, Paul George Jr.

1988. *Fei Chih' 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 - Ching
Studi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傅举有、陈松长

1992.《马王堆汉墓文物》。长沙:湖南出版社。

G

高本汉 见 Karlgren, Bernhard.

高广仁、邵望平

1986.《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性》。《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57—70。北京:文物出版社。

高亨

1984.《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高怀民

1970.《两汉易学史》。台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高明

1978.《高明文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葛兆光

(主编)1994.《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耿升 见谢和耐等。

Gernet, Jacques 见谢和耐等。

Goodman, Howard L.

1985. *Exegetes and Exegese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Third Century A. D. : Historical and Scholastic Contexts for Wang Pi*.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古方、徐良高、唐际根

(编)1996.《一剑集》。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顾实

1987.《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管子

《管子》。《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

郭净 见张光直 1988。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1980.《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精装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国语

《国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H

韩禄伯 见 Henricks, Robert G.。

韩婴

《韩诗外传》。《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影印。

韩仲民

1974.《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9,40—44。

1988.《帛书〈系辞〉浅说——兼论易传的编纂》。《孔子研究》4,23—29。

1992.《帛易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汉书

《汉书》。班固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 年第一版。

汉魏丛书

《汉魏丛书》。程荣纂辑。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影印版。

Hasegawa, Tsuyoshi 见 Shchutskii, Iulian K.。

河北医学院

(校释)1984.《灵枢经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1989.《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

《文物》1, 1—14、47。

鹖冠子

《鹖冠子》。《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何晏

《论语集解》。《缩临古本论语集解》本,日本津藩有造馆刊。

Henricks, Robert G. (韩禄伯)

1989. *Lao - tzu Te - 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 - wang - tui Text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Hon, Tze - Ki

1992. *Northern Song "Yijing" Exegesis and the Formation of Neo - Confucianism*.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后汉书

《后汉书》。范晔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 年第一版。

胡厚宣

1955.《甲骨续存》。上海:群联出版社。

胡家聪

1992.《易传〈系辞〉思想与道家黄老之学相通》。《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157—174。

湖南省博物馆

1973.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4.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7, 39—48。
1983.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4. 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长沙:湖南出版社。

淮南子

《淮南子》。《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

皇清经解

《皇清经解》。阮元编,王进祥重编。庚申补刊本。

黄沛荣

- 1985.《论马王堆帛书〈易经〉之卦序》。《书目季刊》18 卷 4 期, 139—149。
- 1992.《马王堆帛书〈系辞传〉校读》。《周易研究》4, 1—9。
- 1993.《帛书〈系辞传〉校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104—119。

黄锡全

1992.《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

黄宣民、陈谷嘉

(主编)《中国哲学》第十六辑、第十七辑。长沙:岳麓书社。

黄元炳

1977.《〈易学入门〉·〈卦气集解〉合编》。台北:集文书局。

黄宗羲

《宋元学案》。中国书店 1990 年版。

惠栋

《周易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易汉学》。同上。

又见郑玄。

霍斐然

1988.《帛书〈周易〉“火水相射”释疑》。《文史》第二十九辑,357—363。

J

季旭升

1982.《谈帛书〈周易〉的别字谐声》。《中华易学》2,17—19。

贾谊 见新书。

姜蕴刚

1947.《中国古代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晋书

《晋书》。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第一版。

近藤浩之

1996.《帛书〈周易〉的整理过程及其编目》。曹学群译。《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127—141。

京房

《京氏易传》。《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

荆州地区博物馆

1995.《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37—43。

旧唐书

《旧唐书》。刘昫等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一版。

K

卡普兰 见 Kaplan, Sidney M.。

康学伟 见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

康有为

1956.《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华书局。

Kaplan, Sidney M. (卡普兰)

1937. "On the Origin of the TLV Mirror." *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 XI, 21—24.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汉)

1934. "Early Chinese Mirror Inscription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9—79.

孔瑞昌 见 Kunst, Richard A.。

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王子雍增注校正本,扫叶山房藏版,光绪六年(1880年)。

Kunst, Richard A. (孔瑞昌)

1985. *The Original Yijing: A Text, Phonetic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and Indexes, with Sample Gloss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

黎子耀

- 1982.《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卦序释义》。《中国哲学史研究》1,38—41。

李定生

- 1993.《帛书〈系辞传〉与〈文子〉》。《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65—167。

李鼎祚

- 《周易集解》。吴县周氏校本,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版;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李简

- 《学易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李江 见卫元嵩。

李镜池

- 1978.《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

李零

- 1985.《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93.《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李林甫

- 《唐六典》。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

李学勤

- 1956.《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1,16—17。
1983.《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2,51—56。
1984.《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中国哲学》第十四辑,16—26。
1988.《“五十以学易”考辨》,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国文化

- 与中国哲学(1988)), 55—61。北京:三联书店。
- 1989.《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1992.《马王堆汉墓文物·序》。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长沙:湖南出版社。
- 1992.《周易经传溯源——从考古学、文献学看〈周易〉》。长春出版社。
- 1993.《帛书〈系辞〉上篇析论》。《江汉考古》1, 80—83。
- 1993.《帛书〈易传〉与〈系辞〉的年代》。《中国哲学》第十六辑, 1—8。
- 1993.《马王堆帛书〈经法·大分〉及其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274—282。
- 1994.《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文物》1, 44—49。
- 1994.《〈易纬·乾凿度〉的几点研究——兼论帛书〈周易〉与汉易的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 12—28。
- 1994.《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 1994.《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 1996.《〈沈有鼎先生卦序论〉跋》。《中国哲学》第十七辑, 189—190。
- 1996.《古文献丛论》。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丛书》第八种。上海远东出版社。
- 1997.《〈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 49—51。
- 李学勤、邢文
- 1994.《黄帝与河图洛书》。《炎黄文化研究》1, 72—76。
- 1996.《太极图的来源》。《寻根》3, 10—12; 又《新华文摘》10, 70—72。

礼记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

连云港

1996. 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

《文物》8, 4—34。

1996. 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文物》8, 26—31。

1996.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0, 68—71。

连劭名

1987.《式盘中的四门与八卦》。《文物》9, 33—36、40。

1992.《帛书〈周易〉卦名校释》。《文史》第三十六辑, 51—76。

梁启超

1923.《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20卷10期, 70—79。

梁韦弦 见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

廖名春

1993.《帛书〈系辞〉释文补正》。《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 1—8。

1993.《帛书〈系辞〉释文再补》。《周易研究》4, 9—11、32。

1993.《帛书〈周易系辞传〉异文初考》。《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3.《论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133—143。

1993.《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7, 58—65。

1993.《帛书〈二三子问〉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0—191。

1993.《帛书〈繆和〉、〈昭力〉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207—215。

1995.《帛书〈二三子〉释文》，《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7—12；《帛书〈系辞〉释文》，13—19；《帛书〈易之义〉释文》，20—25；《帛书〈要〉释文》，26—29；《帛书〈繆和〉释文》，30—37；《帛书〈昭力〉释文》，38—39。

又见陈松长、廖名春。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

1991.《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

林庆彰

1993.《〈周易〉研究著述分类目录(八)》。《周易研究》4, 76—78。

令狐德棻 见隋书。

灵枢

《黄帝内经灵枢》。《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

刘大钧

1985.《帛〈易〉初探》。《文史哲》4, 53—60。

1988.《谈〈易〉象》。《中国哲学》第十四辑，38—51。

刘牧

《易数钩隐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刘起钊

1979.《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文史》第七辑，9—21。

刘文典

1989.《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刘向 见新序。

刘昫 见旧唐书。

刘雨、张亚初

1981.《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2, 155—163、154。

刘宗汉

1996.《从〈中方鼎〉看〈易传·大象〉的性质和年代》。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327—331。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Loewe, Michael(鲁惟一)

1977. "Manuscripts Found Recentl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T'oung Pao* 63:99—136.

1979. *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Edited) 1993.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Berkeley: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楼宇烈

1986.《易卦爻象原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19—29。

1993.《读帛书〈系辞〉杂记》。《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47—54。

陆德明

《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鲁惟一 见 Loewe, Michael.

吕不韦

《吕氏春秋》。《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

吕绍纲

1989.《〈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兼与陈鼓应先生商榷》。《哲学研究》8, 20—29。

(主编)1992.《周易辞典》。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论语

《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

罗琨

1996.《说“改火”》。《简帛研究》第二辑, 300—311。

罗振玉

1933.《殷虚书契续编》。影印本。

雒书

《尚书纬·河图·雒书》。《诸子百家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影印。

M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影印本。

马王堆

1974.《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线装大字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4.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老

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释文》，《文物》10, 30—42。

1984.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3, 1—8。

MacDonald, William L. 见 Shchutskii, Iulian K.。

茅甘 见 Morgan, Carole。

冒怀辛

1982.《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与邵雍先天易学》。《哲学研究》10, 79—80。

孟子

《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

Morgan, Carole(茅甘)

1981. “Les ‘Neuf palais’ (九宫)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etudes de Touen-houang* 17, *Hautes Etudes Orientales* II, 251-62. Geneve: Librairie Doz.

N

内野熊一郎

1942.《漢初經書學の研究》。东京：清水书店。

1963.《六朝唐宋鏡背八卦方位圖形を究めて周子太極圖の來源に及ぶ》。见《東方學》第二十五輯, 22—33。

O

欧阳修

《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2—110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又见新唐书。

P

庞朴

1977.《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0,63—69。

1980.《帛书五行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1984.《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3,75—98。

Peterson, Willard J.

1982. "Making Connections: 'Commentary on the Attached Verbalizatio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1:67—116.

Phelan, Timothy

1982. *The Neo - Confucian Cosmology in Chu Hsi's I - hsueh ch' i - me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皮锡瑞

1989.《今文尚书考证》。盛冬铃、陈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Powers, Martin J.

1991. *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Q

裘锡圭

- 1992.《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4.《〈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前言》。王国维:
《古史新证》,1—18。
1996.《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王元化
主编:《学术集林丛书》第七种。上海远东出版社。
待刊《帛书〈要〉篇释文校记》。

R

饶宗颐(Jao, Tsung-yi)

- 1977.《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
1982.《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古文字研究》第七辑,
232—242。
1983.《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二十辑,1—
13。
1984.《再谈马王堆帛书周易》。《明报》月刊 7,24—28。
1993.《帛书〈系辞传〉“大恒”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6—19。
1993.《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敦煌俗字研究导论〉饶序》。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
导论》,1—2。

(主编)《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

又见皇清经解。

S

Schulz, Larry

1982. *Lai Chih - te (1525—1604)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又见 Schulz, Larry J. & Cunningham, Thomas J.

Schulz, Larry J. & Cunningham, Thomas J.

1990. "The Seasonal Structure Underlying the Arrangement of Hexagrams in the *Yijing*."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7:289—313.

山下静雄

1974.《周易十翼の成立と展開——其の本文批判的研究》。东京:风间书房。

尚秉和

1980.《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

1990.《焦氏易林注》。北京:中国书店。

1991.《焦氏易詁》。陈金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尚书

《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1994.《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邵望平 见高广仁、邵望平。

邵雍

《皇极经世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击壤集》。同上,第1101册。

Shaughnessy, Edward L. (夏含夷)

1983. *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yi*.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94. "A First Reading of the Mawangdui *Yijing* Manuscript." *Early China* 19:47—73.

Shchutskii, Iulian K. (舒茨基)

1979.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Trans. William L. Mac Donald and Tsuyoshi Hasegawa, with Hellmut Wilhel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沈有鼎

1992.《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盛冬铃 见皮锡瑞。

史记

《史记》。司马迁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第一版。

诗经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

尸子

《尸子》。《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

Shih, Chun-hsieh

1988. *A Conceptual Instructional Model fo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I Ching*. Ph. 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舒茨基 见 Shchutskii, Iulian K.。

睡虎地

197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

说苑 见新序。

司马迁 见史记。

Smith, G. E. Kidder, Jr.

1979. *Cheng Yi's (1033—1107) Commentary on the Yiji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又见 Smith, Kidder, Jr., Bol, Peter K., Adler, Joseph A., and Wyatt, Don J.。

Smith, Kidder, Jr., Bol, Peter K., Adler, Joseph A., and Wyatt, Don J.

1990. *Sung Dynasty Uses of the I Ch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宋祁 见新唐书。

苏源明 见卫元嵩。

隋书

《隋书》。魏征、令狐德棻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73年第一版。

孙诒让

1967.《周礼正义》。台北:商务印书馆。

Swanson, Gerald

1974. *The Great Treatise: Commentary Tradition to the*

"*Book of Change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

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版。

谭戒甫

1933.《思孟五行考》。《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2 卷 3 号, 423—452。

唐际根 见古方、徐良高、唐际根。

滕昭宗

1996.《尹湾汉墓简牍概述》。《文物》8, 32—36。

Tu, Wei-Ming 见杜维明。

W

汪宁生

1989.《民族考古学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

汪涛 见艾兰。

王葆玟

1989.《西汉易学卦气说源流考》。《中国哲学史研究》4, 73—79, 95。

1992.《从马王堆帛书看〈系辞〉与老子学派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 175—187。

1993.《帛书〈系辞〉与战国秦汉道家〈易〉学》。《道家文化研

究》第三辑,73—88。

王博

1993.《从帛书〈易传〉看今本〈系辞〉的形成过程》。《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44—154。

1995.《〈要〉篇略论》。《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320—328。

王国维

1994.《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文丛之五。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辉

1986.《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281—294。

王建慧

1988.《马王堆帛书〈周易〉异文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45—70。

王进祥 见皇清经解。

王静厚

1977.《卦象诸说管窥》。《劳贞一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简牍学报》5),245—315。

王明钦

1996.《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古方等:《一剑集》,101—112。

王湜

《易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王旭、徐昭玉

1992.《〈灵枢·九宫八风篇〉的九宫图非其所固有》。《中华医

史杂志》2, 95—96。

王应麟 见玉海;郑玄。

王元化

(主编)《学术集林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

王育成

1992.《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文物》4, 56—61。

王子雍 见孔子家语。

纬书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卫德明 见 Wilhelm, Hellmut; Shchutskii, Iulian K.。

卫元嵩

《元包经传》。卫元嵩撰,苏源明传,李江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魏启鹏

1988.《思孟五行说的再思考》。《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82—87。

1991.《马王堆汉墓帛书德行校释》。成都:巴蜀书社。

魏收 见魏书。

魏书

《魏书》。魏收撰。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第一版。

魏征 见隋书。

White, Douglass Alan

1976.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entral Concept of the I - ching during the Han, Sung and Ming Dynasties*.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Wilhelm, Hellmut(卫德明)

1976.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A Se-*

lected Bibliography. Seattl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and Foreign A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又见 Shchutskii, Iulian K.。

巫鸿(Wu, Hung)

1984. "A Sanpan Shan Chariot Ornament and the Xiangrui Design in Western Han Art," *Archives of Asian Art* 37: 46—48.

1989.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Art in a Ritual Context: Rethinking Mawangdui." *Early China* 17:111—44.

Wu, Hung 见巫鸿。

吴九龙

1985.《银雀山汉简释文》。北京:文物出版社。

吴辛丑

1993.《从帛书异文看〈周易〉训诂中存在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 38—42。

Wyatt, Don J. 见 Smith, Kidder, Jr., Bol, Peter K., Adler, Joseph A., and Wyatt, Don J.。

X

夏含夷 见 Shaughnessy, Edward L.。

肖吉

《五行大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小林信明

1951.《中國上代陰陽五行思想の研究》、东京：讲谈社。

谢桂华

(主编)1996.《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长沙：湖南出版社。

谢和耐(Gernet, Jacques)等

1993.《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耿升译。北京：中华书局。

新唐书

《新唐书》。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一版。

新书

《新书》。贾谊撰。《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

新序

《新序·说苑》。刘向撰。《诸子百家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邢文(Xing, Wen)

1993.《帛书〈周易〉与卦气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317—329。

1994.《〈周易〉帛书学:马王堆帛书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通讯》1,21—24、11。

1995.《儒学与〈周易〉——马王堆帛书研究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40—44。

1995.《〈鹖冠子〉与帛书〈要〉》。《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336—349。

1995. " 'One - Year Leave': Experience at Harvard - Yenching. "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Visiting Scholars As-*

sociation *Bulletin*, Vol. 16: 87. Cambridg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1996.《沈有鼎先生卦序论——兼论帛书〈周易〉的卦序特征》。
《中国哲学》第十七辑, 156—185。

1996.《帛书〈周易〉的成书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3,
50—54。

又见李学勤、邢文。

许抗生

1993.《略谈帛书〈老子〉与帛书〈易传·系辞〉》。《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55—63。

徐良高 见古方、徐良高、唐际根。

许慎 见段玉裁。

徐昭玉 见王旭、徐昭玉。

薛季宣

《浪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59 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

薛尚功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缪荃孙藏陆友桐据汲古阁钞本, 辽沈书社 1985 年影印。

荀子

《荀子》。《二十二子》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

Y

严敦杰

1958.《跋六壬式盘》。《文物参考资料》7, 20—22。

严灵峰

1980.《马王堆帛书易经初步研究》。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7.《马王堆帛书〈易经〉的出土对校勘学的重大意义》。《无求备斋学术新著》,162—166。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7.《马王堆帛书〈易经〉六十四卦的重卦和卦序问题》。同上,173—225。

1995.《有关帛书易传的几个问题》。《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46—54。

Yang, Jung - Shih

1991.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Design with a Proposed Model Based on the Yin - Yang Principle*. Ph.D. dissertation, Texas Tech University.

Yang, Lien - sheng 见杨联升。

杨联升(Yang, Lien - sheng)

1947. "A Note on the So - called TLV Mirrors and the Game Liu - p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202—6.

1952. "An Additional Note on the Ancient Game Liu - p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5:124—39.

杨上善

(撰注)《黄帝内经太素》。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版。

杨升南

1980.《〈尚书·甘誓〉“五行”说质疑》。《中国史研究》2,161—163。

杨维德

《景佑六壬神定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

版。

叶慈 见 Yetts, Walter Perceval。

Yetts, Walter Perceval(叶慈)

1939. *The Cull Chinese Bronzes*. London: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University of London.

殷南根

1993.《五行新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余敦康

1993.《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文化意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20—26。

玉海

《玉海》。王应麟撰。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7 年影印本。

于豪亮

1984.《帛书〈周易〉》。《文物》3,15—24。

俞伟超

1989.《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
《文物研究》编辑部编:《文物研究》第五辑,57—63。合肥:黄山书社。

俞琰

《周易集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21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易外别传》。同上,第 1061 册。

袁行霈

(主编)《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Z

詹鄯鑫

1992.《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张岱年

1993.《初观帛书〈系辞〉》。《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5。

张光直(Chang, Kwang-chih)

1976.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国青铜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3.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陈星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张惠言

《周易虞氏义》。《皇清经解》本,庚申补刊。

张理

《大易象数钩深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张家山

1985.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

《文物》1, 9—15。

张介宾

《类经图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7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张立文

1980.《周易思想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周易〉帛书浅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8)》, 84—116。北京:三联书店。

1992.《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帛书〈系辞〉与通行本〈系辞〉的比较》。《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120—132。

1995.《帛书〈易传〉的时代和人文精神》,《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 67—88。

张其成

(主编)1992.《易学大辞典》。北京:华夏出版社。

张舜徽

1982.《周秦道论发微》。北京:中华书局。

张行成

《元包数总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张亚初 见刘雨、张亚初。

张涌泉

1995.《汉语俗字研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长沙:岳麓书社。

1996.《敦煌俗字研究导论》。饶宗颐主编:《香港敦煌吐鲁番

研究中心丛刊之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张政烺

1980.《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4, 403—415。

1984.《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3, 9—14。

1988.《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中国哲学》第十四辑, 1—15。

1993.《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27—35。

章太炎

1968.《古文尚书拾遗定本》。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

赵光贤

1982.《新五行说商榷》。《文史》第十四辑, 341—346。

赵翼

《陔余丛考》。台北:世界书局 1960 年版。

郑樵

《六经奥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84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郑玄

《增补郑氏周易》。王应麟辑, 惠栋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7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中国

197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写作小组:《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 47—57、61。

1986.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沉痛悼念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沈有鼎教授》。《哲学研究》5, 封三。

周敦颐

《周元公集》。周惇颐撰, 周沈珂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01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周桂钿

1993. 《道家新成员考辨——兼论〈易·系辞〉不是道家著作》。《周易研究》1, 1—5、26。

周礼

《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 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

周沈珂 见周敦颐。

周易

《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

朱伯崑

1986. 《易学哲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帛书本〈系辞〉文读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36—46。

1995(主编). 《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5. 《帛书易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 55—61。

朱熹

《原本周易本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2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易经》(《周易本义》)。山东书局刊本,同治十一年(1872)。

朱元升

《三易备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朱震

《汉上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祝瑞开

1989.《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左传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

后 记

食堂晚餐归来，中关园的景致格外的清丽，连翘花的骨朵儿晶莹得透明。一翻日历，原来是三月三。

完成了全书的校订，本来就思绪万千，不想又赶上个撩人心绪的日子。六年前的这天，我正在滇南苍山洱海，访吊担当禅师。佳节喧闹，禅风清冷。那份情境，容易让人想到《周易》热。

书肆里不断摆有花样翻新的《周易》书，这在灯红酒绿的哈佛广场，也不例外。林林总总之中，潜心妙悟之作，有如吉光片羽。本书也如此随波而出了。

应该是第三稿了。初稿在1995年5月完成于哈佛，那个可以完全放松地躺在地上和蓝天对话的地方。当时有上、下两篇。上篇三章：《卦气说》，《游宫说》，《五行说》；下篇三章：《火、水之说》，《巫、史之辨》，《损、益之道》。第二稿完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内、外两篇。内篇三章：《帛书〈周易〉概说》，《帛书〈周易〉经文的几点研究》，《帛书〈周易〉传文的几点研究》；外篇三章，同初稿下篇。显然，本书是第二稿内篇的改订，删去了外篇的大部分章节；删去的内容，主要关于帛书《要》篇的研究，拟另书出版。这是有些研究本书没有反映、或没有充分反映的原因。

1996年年初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整整一年，我把该奉献的与不该奉献的，都义无反顾地奉献给了一个国家重大课题的学

术组织工作。当书稿有幸获选出版时，出版时限已不允许作更多的修订。这是第三稿与原先的预想有较大距离的原因。可以自慰的是，几乎每一章，作者都有新见提出，供读者批判。

我难以用语言表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学术委员会及审稿先生的感激之情。我只有用将来严肃的学术研究，回报前辈们的奖掖之恩。

如果本书能有些许成绩，那都应该归功于恩师李学勤先生。治粮食经济七年，攻中国美术史三载，六朝古都的灵山秀水未能化去我的冥顽驽钝。先生不弃我以浅薄不器，海勉提携，所期殷殷，念之每每愧疚无言。先生并于百忙中慨允赐序。皆所深感。

感谢论文的答辩委员张岂之先生、李学勤先生、黄宣民先生、张立文先生与谢桂华先生，以及同行评阅人高明先生与钱逊先生，他们为论文的修改提出过宝贵的意见。黄宣民先生多年以来对我的成长给予了极大的关爱与挚诚的帮助。

感谢姜广辉先生、陈松长先生的关心与帮助。

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帮助与合作。

《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能够结束长达半年之久、空气污染、霉湿阴暗的半地下室铁窗生活，来到未名湖畔的中关园完成本书的校订，乃是仰赖李伯谦先生、孙华先生等有关方面的爱心与努力。谨识铭谢。

哈佛的夜空，永远凝聚着浓重的学问与乡思。在那个完成初稿的不眠之夜，我毫不犹豫地而后记中恭敬地写上曾推荐我赴哈佛的裘锡圭先生的大名。然而，裘先生当时并未指导过我的博士论文。不能忘怀的是去年国庆的假期，裘先生用一个下午的时间，逐页评点了这部瑕疵满目的书稿，耐心地指出我研究方法上的一个个问题。望着点上眼药、闭起双目，口中仍在为我认真讲

述的裘先生，时间与空间霎时消失了，眼前只是一片圣辉……

我不能允许自己将此拙稿再一次呈送给寸阴似金的裘先生。书中的种种失误与不当，敬祈读者不吝赐教。

初稿后记仍是最使自己感动的文字，悉附于后。哈佛燕京学者姚大力先生、达慕思大学韩禄伯教授（Professor Robert G. Henricks, Dartmouth College）暨哈佛学友周鸿松、任占青、顾险峰诸君的帮助与友谊，亦当补识。

1997年丁丑三月三日午夜

于北大中关园

校 记：

本书交稿以后，见到江陵王家台秦简论文两篇：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66—68；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46—52。

第一章述及的李学勤先生、夏含夷先生的英文论著也已获见：Li Xueqin, "Basic Considerations on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Silk Manuscript *Book of Changes*," *Early China* 20: 367—80; Edward L. Shaughnessy, *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Second - Century B. C. Mawangdui Text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7.

作者

1997年9月4日

初稿后记

如果说，一篇博士论文的完成全在计划之外，那多少是令人奇怪的。但事实上，本文开始写作之时，我没想到会去美国；束装作别祖国之际，未曾打算终篇他乡。然而，论文终究算是完成了。一切都不是我原来想象的。没有释然的感觉。

后记是不该用来说故事的。在海外研究国学，可谓悲欣交加。所以敢于将这篇大胆而粗糙的文字匆匆寄回祖国，不仅仅是为了学位，尽管申请学位永远是辩护论文缺陷的绝好理由。只希望能有机会及早将本文修订付梓。

为全文划上最后一个句号以前，我要感谢很多人，虽然这样的感谢常常是挂一漏万。但此时此刻，这种浅薄的文字却多少可以排遣我浓重的乡思与心中的忐忑。

感谢我年迈的父母，他们对我朴素的理解；

感谢我妹妹新弘多年来对我认真的支持；

感谢我的师弟师兄、学姐学妹，他们的长信短笺、越洋电话。

感谢祖国的前辈师长黄宣民先生、裘锡圭先生、陈鼓应先生，他们对我研究的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感谢我在哈佛大学的导师——张光直先生，他的道德学问是我的终身楷模。

感谢哈佛燕京学社 (Director: Professor Patrick Hanan; As-

sociate Director: Professor Edward Baker) 提供的慷慨资助与优越条件。

感谢杜维明先生百忙之中的众多教示，以及胡博博士 (Dr. Louisa Huber)、普鸣教授 (Professor Michael Puett)、沃特博士夫妇 (Dr. John and Anne Watt) 的多方帮助与关照。

无法感谢的是我的恩师——名重宇内的李学勤先生。从选题到写作，从北京到剑桥，先生的指点与关怀贯穿了本文的始终。两周一次紫竹院师宅的亲聆教诲，春风宛在；师母大人的慈爱周至，温暖犹存。这当然不是一篇不辱师门的完美之作，一切舛谬，悉归作者。

窗前，山茱萸在浓浓夜色中如雪如冰。

邢文

1995年5月14日凌晨三时

于剑桥哈佛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征稿条例

一、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拟每年从全国范围内推选十种左右未曾出版的优秀学术专著，编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并拨出专款支持该丛书的出版。

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亦即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史等各学科领域，如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艺术、文物、考古、建筑、天文、地理、农林、水利、工程、冶炼、医药、科技、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

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只收学术性研究专著，不收单篇论文（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合集。

四、凡愿意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的学术专著稿，均需由本学科专家二人分别提出推荐书，同时由接受出版的出版社提出正式推荐意见，并由出版社寄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

五、各出版社可以推荐正在审读、排印中的学术专著，申报条件同上。

六、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不受理著作者个人直接投寄的稿件。

七、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将严格按照学术标准，对书稿进行评议，最后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入选书

目，并通知有关出版社，拨付一定出版资助经费。

八、每一年度征稿截止日期为9月15日。入选书稿须于第二年内出版。